



鰲頭

論語集註

三

□ 12
3201
5



12
3201
5

子罕第九 大全能勿軒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已海公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人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 甲第云罕言是不常言非絕不言也 林希元存疑云此利是宋怪曰我將言其不利之利非易元亨利貞之利 賢路云許明庵曰利不是貨利凡此功業效皆是命去理言不必兼數仁指心體言命仁捨是下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

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

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

欲命是氣運之流行如死生禍福之類幽遠而難必者仁是心之德門人記說夫子平日教人雖言無不盡然亦有所不言者則有三件利與命與仁是已蓋利與義相反學者而謀利則廉耻之道乖有國家者而好利則爭奪之禍起其

公羊傳曰子罕言利

子罕言利

端甚微其害甚大故夫子罕言之欲入矩而戒也天命靡常其生既禍福壽夭窮通之理窈冥而難知幽遠而難必人惟其盡入道之所當為者而默以聽之若諸人以命則人將一取必於天德尤之心生矣故夫子亦罕言欲入之自修也仁是於心乃四端萬善之統體其道至大而難盡若強以示人則未免有強等之患矣故夫子亦罕言之欲入之漸進也夫觀聖人之所罕言則聖人之所當務者可知矣△眼評夫子論仁二十篇皆論中凡五十三條其詳極矣利命亦說何謂罕言乎貴不云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講述云命仁只一理以性之所具為仁以天之所賦為命所謂性與天道是也不可得而聞之言故耳△燃犀解云此是記者之詞勿說所以罕言之故不是不言却是不欲盡言其意可想二與字有分曉記者不以理欲相混耳集註計利則害我通義史氏曰命兼運氣言命之理微猶且命之為道理隱微而難見耳此理字虛與對氣而言之理不同觀朱子語錄之言可見△蒙引云命之理微此理字不對氣而言乃兼言也右第壹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言語之節

○達巷黨人曰通義陳節齋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梁△燃犀解云達巷黨名巷之衆稱人乃達巷黨之人△又云既稱大哉孔子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皆所以資其大也無所成名猶言人其得而名之何謂惜他△蒙引云大哉二字意在博學是表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難以無所成名為大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大全雙峯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甲者御又最難△又云馮厚慈曰射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人凡專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播種之射狄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事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蔡虛齋曰執御之云要非聖人之真心也聖人果欲執御以成名者乎亦見

達巷黨人之不足知夫子矣蓋道無往不在豈必專攻一藝以成名哉學之以謙之說△陸聚崗拙講云聖人豈真欲執御以成名乎不過聞發舉而學之以謙爾雖是謙辭其實可見道無不在而聖道之大無所不能亦可見矣

○子曰麻冕禮也△大全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尺闊一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上幅闊不止一尺二寸方得△又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又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長負吉周布幅

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貶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子曰麻冕禮也今吾將執御矣

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三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

廣二尺一寸程子言曰尺當分五寸五分疏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始用二千四百
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又金仁山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疏其二
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能相傳之誤耶△章
圖通義許自雲曰冕冠總名冕之名有五衮鷩鷩和文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
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一旒為公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用十二及九七五
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象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
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衮冕以下上公亦自衮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
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至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綴玉如九旒九圭八旒八圭其九
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八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
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麻冕禮也集註作緇布冠亦總名也必減反冒銳反陟里反
△儀禮士冠禮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續麻二十升布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云
△疏云此章是夫子維禮之意二者皆古禮上節從祭者崇禮之儉也下節遠衆從下者嚴禮之分
也俱是大關係處非以形大之說云△微言主觀濤曰儉是省上夫非省財用△蔡虛齋曰用絲
比之績麻為之者較為省儉○儉可從泰不可從也味註不如用絲之省約意可見拜下禮也○有
疑云禮變無害於義者聖人之所從禮變有害於義者聖人所不從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燃犀解云泰字有權逼意把乾坤冠履之象俱未亂○有疑云章圖通義都
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處世之道

○子絕四母意大全程子曰意是發動處意發而動即是理以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
任理一而不任意不自是△正蒙曰意有思也必有得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

為不相似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微意必固我之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言
覺路云此記聖人大虛之大體也四者俱無原是心體要真寫絕字毋字見象聖心一真自如不見
有四無意者空空洞洞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之中也母必者圓圓轉轉惟義所在也母固者活活潑
潑與時偕行之妙用也母
我者變化化廓然太公
也不宜分事前事後亦不
可著些工夫此心夫子自
言曰無可無不可子思曰
夫焉有所倚曾子曰一貫
孟子曰聖之時是也△蒙
引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
者賢人之勉然也無意無
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之自
然也起於意遂於
通義遂謂將成而勢不容
已蓋意必常在事前上大
全胡氏曰意必在左有作
為之先故曰事前固我在
已有所作為之後故曰事後

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遠象

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
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程子
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子

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絕無之盡者
母史記作無
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帶也
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
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
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
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
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

日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

△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數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也故有我是三
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
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公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
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天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天
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新安陳氏曰天
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通義許自雲曰集註四
者相因循環不窮是合來看張子四者有一是外開者合看者易見分看者難明如聖人之心與天
地同流無我自不在說如無適無其在止久速是無固如佛胎弗擾之召欲往而復不在隨三都未
能隨成則止緣聖人不以去聲若不去聲必別有區處是無必所謂子絕四者是說聖人私意期必
固滯物我四者無一件聖人如何相連而生直至我若說道聖人無私意更無下三件則記者不須
立這四件條目張子之言恐是正意朱子是專為學者說又曰開看合看各有意味然而總只是私
意合看固因私意牽引來開看則各是私意所成必亦私意也固亦私意也我亦私意也石第四章
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天理之純

○子畏於匡大全馮厚齋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跽時與虎俱於子適陳過匡顏
跽御匡人識跽太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四書徵地追記云
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居△路史云匡即也本衛邑中屬晉公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
故城在焉△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刺樂箏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
曰往者陽貨公復來乃卒衆圍孔子數日乃琴而歌意曲甚而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
知孔子聖人自解也△李南黎曰畏威同以兵威之也猶云見迫於匡耳時弟子懼故夫子援天自

信直是教弟子養心不動氣方法非取必天之我術也文以道統之流行可見者言即綱常倫理之
間是也**集註**畏者有戒心之謂公孫丑下篇云當在辭也予有戒心朱注云時人有欲害孔子
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大全新安陳氏自恐人誤以為林迫懼死故本孟子言有戒心訓之△
通義金仁山曰猶云戒嚴
也**曰文王既沒**陸聚崗
拙講云文不在茲之文雖
說道之顯然文王之所以
為文者亦即厲矣△覺路
云文即典籍之文道之所
寓文傳而道亦傳也△蒙
引子曰群聖人之統傳在
文王今文王既沒矣則斯
文獨不在於斯乎言其在
我也**蓋禮樂制度之**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
文蓋禮樂制度
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
聲○馬氏

謂之大全新安陳氏曰
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
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
顯說於文而後乃可見爾
天之將喪斯文也△大全

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
文王三王如曰未亡人之
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
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
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
既沒而言以斯文之興喪
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
無動心此事天立命之學
也△千百年眼目此瞻目
後死謂後我而死者指萬
世讀書種子言亦自妙△
蒙引云大既未欲喪此
文則我之一身斯文之所
在也斯文之所在天意之
所在也臣人其如予何右

○大宰問於子貢曰
最淺殊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取小事

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
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
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
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臣
人其奈我何言必
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

曰天子聖者與荷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
平聲○孔

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

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
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

○大宰問於子貢曰
最淺殊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取小事

△脉云首節聖字勿用生知安行講太宰即以多能為聖也能是藝能淺者

名或吳一大全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大宰詒宋有大宰華督事
場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尚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平公八十餘年其間或發
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
復有問子貢者歟此大宰即其詔也最會禮藝者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大宰而亦當
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蒙引云
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脉云固固固有之固謂本來也△蔡普江劄記云大宰以多能
為聖只是一意子貢隔一又字則聖與多能有分矣△蒙引言夫子固然是天縱之不限其所至而
廢幾聖者矣既聖則無不通是又多能也明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多能子聞之曰大全朱
子曰鄙事如鈞一獵較之類△揚明云少賤是未出仕時△陸聚崗拙講云此總是言多能無與於
聖非如舊說謂上段是辭子貢之所推尊而下段又添率以意△蒙引云露出君子字面避聖字也

△鄭玄曰宰弟子子牢也△大全吳氏程曰不試為句子牢合作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蓋岸古註
之誤△千百年眼張彥陵曰點出一藝字正以藝證多能以不試證少賤也云右第章圖通義
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所以多能之故而見其不尚藝能之心

○子曰吾有知乎哉
圖解云空空是一無所有愚而無知之意屬鄙夫說△覺路云非實有鄙夫
來問只是設言無知△直解云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即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官備舉
其理也△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
即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

來問只是設言無知△直解云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即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官備舉
其理也△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
即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

來問只是設言無知△直解云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即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官備舉
其理也△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
即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

來問只是設言無知△直解云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即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官備舉
其理也△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
即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

來問只是設言無知△直解云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即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官備舉
其理也△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
即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

來問只是設言無知△直解云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即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官備舉
其理也△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
即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

來問只是設言無知△直解云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即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官備舉
其理也△王陽明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
即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

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
 一室他不能自信耳若
 夫子與鄙夫言時尚留得
 此子知識便是不能竭他
 的良知可見鄙夫之良知
 即夫子之良知非有二也
 錄△大全問執兩端與錫
 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
 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
 端方識得一箇中場兩端
 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
 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
 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
 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
 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此雖
 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
 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
 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
 夫之愚也△又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言終始本末上下△大全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

又以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
 兼之
 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
 故又言君子不
 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
 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
 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
 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
 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
 者其意相近
 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

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
 而盡告之
 如答樊遲之問仁智
 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為錫焉
 右第七十章圖通義鄒陽朱氏

○子曰鳳鳥不至
 云已矣夫是絕望之詞內
 寓不能自己意△脉云此
 章夫子借鳳圖以感嘆所
 以寄其思義舜文王之心
 非專慨天下無邦也鳳鳥
 河圖不在瑞上者在聖王
 之兆上者有聖王則聖道
 可行有聖瑞則聖王可作
 今不至不出終無聖王了
 吾道何時可行哉故曰吾
 已矣夫已者慨世之終莫
 我用非無心於天下意△
 知新日錄高中文曰孔子

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
 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
 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
 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
 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
 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
 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
 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
 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

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
 而盡告之
 如答樊遲之問仁智
 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為錫焉
 右第七十章圖通義鄒陽朱氏

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
 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
 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
 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
 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
 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
 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
 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
 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

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亦不思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心不思也

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

○子見齊衰者○大全邢氏曰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存疑云當坐而見其來他雖年少也必作起或彼坐而我過之必疾趨而過△魯路許明庵曰見冕衣裳者敬人之常情以此而施之齊衰與尊者是仁者之精非聖人不能△揚明云過之是彼坐而我過其則必趨揚明云則必疾趨而過不敢煩他與我為禮△高中文曰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見齊衰者與尊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當作坐何如曰雖夜必與小童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卿黨亦記此日雖神必變雖裝必以貌其義一也

貴者之盛服也尊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祿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

○顏淵喟然歎曰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禮三染曰衣正色裳間色

禮三染曰衣正色裳間色

鄭曰見服玄上通下全右第九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氣象見於交際之時

○顏淵喟然歎曰文林貫且云三之字持聖道言仰是思齊意彌高以不可及言鑽是研幾意彌堅以不可入言集註恍惚不可為象老子經二十一章冀都鉅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惚恍是也△老子億恍惚窈冥皆幽深微渺不可為象之意△恍惚漢書書目義作恍惚亂似有無也△通義許自雲曰恍惚不可為象聖人之道如水中月如盤中珠雖分明見得只是難捉摸定體△洪武韻惚作多揚雄傳神心省悅法言作恍惚賦云惚忽如神惚忽神速貌恍惚微渺不測貌又荒忽無方體△易上繫辭云神無方而易無體本義無方無形體△天子循循然存疑云文有二一是文不在茲之文一是文以載道之文一是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之文博文工夫此三者都要博然在茲之文天地人之文多於載道之文見之故博文工夫多在讀書上其用切之序則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云△貫且云善誘是能曲盡教人博是廣博文是載道之具即禮之散殊處約是約禮禮是天下節文即文統體處△蔡晉江都記云博約工夫一齊並至雖有先後亦不是截然而斷事△看見循循然循循浴也浴其所當用的途程而教之也所謂善誘也集註循循有次序貌大全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深淺雖高妙了又雙峯饒氏曰高說稱高爾堅妙說在前在後致知大學字克己顏淵篇欲罷不能蒙引云既竭吾才此是就博約上著象來也己字者不得或曰通意者都是化不可為之意○卓爾猶大也言見得已親切而猶未能與之為一也所謂顏顏若孔之卓也△大全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醇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知新目錄徐若景曰卓爾是夫子之道顏子皆已行得高堅前後在我矣但不免尚有安排處不若夫子

活周流從心不踰不著心思不煩力氣神無方而易無體一切出於自然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之正是從心不踰之從顏子大而末化在此卓爾是大處末由是未化處△又湛其泉曰何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是道體之真而不高堅前後也集註窈冥昏默大全雙峯饒氏曰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昏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末之高遠故引兵氏之說以明之△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云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云△又見列子楊

自可欲之謂善孟子盡心下篇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平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

之下也同註未達一間

楊子問神篇曰顏淵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胡

註故述其先難之故也

全新安陳氏曰先難指仰

鑽瞻然後得指如有所立

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

洞謂事斯語顏淵益三月

不違雍也篇右第十章章

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

顏子自言顏子之學而詳

述其故首稱夫子之道次

述夫子之教終則自言其

學之所至

○子疾病子路直解云

病是疾甚門人是子路的

弟子臣是家臣△揚明云門人是夫子在位時家臣也為臣為家臣以治其喪

無家臣通義魯哀公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夏孔子卒於魯則此疾病非將夢奠時也

又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矣大夫老而致仕得

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

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

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

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

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

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

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

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

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

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

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

象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

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

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

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大全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特指從來而言

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毫末不誠便是詐

也△揚明云久矣是自疾病至病間時而追言之△講述云久矣哉勿作平生素行只就病時言猶

云多日也詐是人不可掩

故以欺天責之深折其用

意之差△脉云行詐只指

為臣一事須淺說又字對

病時與病間言天者理而

已理不當有而有是欺天

矣且子與其死于臣之手

也鄒嶧山折衷云上二

句言有臣不足以為重下

二句言無臣不足以為輕

總是曉以不必然之故

曾子易箦事出禮記

檀弓陳氏註云易之而沒

可謂斃於正矣又云曾

也○斯已陳註無音義正

義云斯已者斯此也已猶

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

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

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

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

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

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

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

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

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

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

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

象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

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

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病

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
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
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
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

了也此則正一世事

不知行其所無事

子離妻下篇云禹之行水

也行其所無事

一章章圖通義

曰此章責命子行事之失

而見喪葬禮節之嚴前

節言不當有家臣後下節

言不祇有家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

存疑云子貢之問病在一

求字故夫子反之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價而沽不

求善價而沽△直解云今

有美好之玉如此果只自

家愛惜韞之於匱而藏之

歟抑將出佳與人求價子之

△正義云子曰沽之哉我待

沽去聲訓賣若聲則訓買於

此義不相當

又惡不由其道

孟子滕文公下篇之字

○子欲居九夷

存疑云欲居九夷祇為列國

萬物祇地而出故天性柔

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

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

夷也

漢東夷傳東有九種曰吠

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

夷玄夷風夷陽夷

○子欲居九夷

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

海之歎同或人未之諭則

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

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

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

得也又新安陳氏曰陋在

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

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

路乎

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

警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

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

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

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

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

識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

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

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買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

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買者也

○子

○子

王字彙術說文自矜也廣韻自媒也又賣也

○子欲居九夷

存疑云欲居九夷祇為列國

萬物祇地而出故天性柔

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

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

夷也

漢東夷傳東有九種曰吠

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

夷玄夷風夷陽夷

○子欲居九夷

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

海之歎同或人未之諭則

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

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

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

得也又新安陳氏曰陋在

○子

○子

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
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

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

夷陋習自可化矣。△甲第
云陋指風俗之惡言謂言

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侏僂而服左衽也。△又云
君子泛指道德之士言之

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字指九夷。講述云何陋
之有。一說作用夏變夷天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

下無不可化之人何其陋
一說作身在此則道在是

孔子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

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道之所在與俗相安不見
其陋俱通。○子曰吾自衛反魯

孔子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
聖人歎道不行之辭

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子曰吾自衛反魯存
疑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

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大

師樂及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辭也。△通義許自雲曰朱子詩集傳綱領釋此

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制亦各有

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為之便定使復其本。○子曰吾自衛反魯存

疑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大

上則知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始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太謂詩也。○子曰吾自衛反魯存

疑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大

陽崇氏曰此章聖人自其正樂之切

○子曰吾自衛反魯存疑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大

○子曰出則事公卿。△大全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

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述云事公卿是貴貴忠敬也事父兄是長長孝友

也喪事必勉是慎終內盡其哀外盡其禮也不為酒困是謹度內不喪德外不喪儀也此四者皆日

用人倫常事而以為何有於我故曰事愈卑而意愈切。△文林貫其云不為酒困是不為酒所沉溺

△脉云此即自責自脩憂勤匪懈之意非真一無所有非真明知其能而自謙也若自以為足便非

純亦不已之心矣公卿兼德位即畏大人之意出入即是內外不作出處酒困在心上看非必加甜

顛倒也纒多一酌便過其則此正聖人極精細處。○子曰吾自衛反魯存

疑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水也。△大全新安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左指水右指道也。△講述云逝指水言水即道也不可

謂道之逝者如此水也。二句一氣直講如斯則不令晝夜言。△覺路云此數化機之不息也不宜直

指道亦不宜直指水只就天地化機上闡發逝者一字可味只活潑潑地之意不可作住字解。△

又薛敬軒曰鸞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虛缺處逝者如斯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子曰吾自衛反魯存

者過。△通義此五句所包甚闊。△又金仁山曰道體之本然自大德教化說來則過乃物之體此體

是無形之體而物乃道之用圈外此道體也自小德川流指出此體是有形之體而物乃為道之質

與道為體猶云與道做質也道無形質逝者如斯夫一句意尚孤不令晝夜意思左可見蓋大德之

教化如此也。○子曰吾自衛反魯存疑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大

○子曰吾自衛反魯存疑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大

疑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大

息集註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純亦不已中庸字同註有天德便可語王

蒙引有天德乃可語王道有聖道乃可語天德如大學之格物致知聖學也誠意正心修身天德也本此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也

蒙引云此章言道體無滯更之或息所以示大體道當無滯更之或息也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勉入進學不已之詞

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即道體無窮而為勉入進學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為次乘一通義第一乘次其後招搖市一大全朱子曰招搖如鞞

記孔子世家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為次乘一通義第一乘次其後招搖市一大全朱子曰招搖如鞞

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一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

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往也夫一簣至微功隨以
此功就以此何樂於隨而
自止何憚於就而不自進
哉△然崖解云譬如是比
喻也為山是積土成高未
成是僅少之意為山而所
不者僅一土籠之土止是
不，再加一簣之土止平地
平坡之地△蒙引云此喻
人之為學廢於自息成於
自強△蒙引實土籠一韻書
籠字平聲者註云舉土器
則此合平聲△蒙引一書
經旅教篇△四書問答主
意金聲云問吾字對人說
是否答曰吾字原不對人
說對山說究竟進止只差得
一簣也

○子曰語之而不聞，甲第云語是終日與言，不聞是精神不懈，心在疑云此處可見顏子欲罷不能之辭

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
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
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左覆一
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
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
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于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面也與？
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
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
遺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
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
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
止也。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處已之所言如此，聖人之所許亦如此，可見所言俱是實事。范註：心解力行，上大全慶源輔氏曰：心
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其力是也。蒙引云：心解知也，力行行也，而
不惰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時雨，上盡心上篇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朱子曰：時雨及時之雨
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
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
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
雨之，則其化速矣。△通義
許自雲曰：集註心解字補
不惰之前，顏子聞夫子之
言，其心即融釋脫落，略無
凝滯，既心解即勉力行之，
造次顛沛，又是力行中節
自下言如物得時雨發榮
滋長，何有於惰言自然不
能已，非勉而不能惰也。是
形容顏子不惰非衆人不
惰者比。但學者讀此章，則
當自勉勵，勿憚慢，可也。蓋
聖人雖替顏子之進，亦所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
至於成，有如此者是。○子曰：後生可
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

馬知之焉於
虞反○孔子
其將來不如我之今

以勵學者之惰右第十九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稱羨第進學之辭

○子謂顏淵曰惜乎通義吳氏程曰子謂謂猶論也與雅也篇仲弓同△四書千百年眼云此字看做止極之止是論工夫造詣了云△燃犀解云子謂是夫子進思之詞惜乎是歎其死可惜進是竭力進前不息止是自忘不進意右第二十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痛惜子而見其進學之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謂以既秀且實自勉也△述云苗不秀秀不實實不實天時人事言學亦有天資人力不齊故以為喻存疑謂惜顏之死者言意還重勉人△通義程復心曰苗是喻人天資諫倍秀是喻人問學精進而聰明發達實是喻人反身而成德有讓悟之資而不能從事於學以發達其聰明是苗而不秀聰明發達而不能反身以成德使為吾之實用是秀而不實也集註此華通義胡瓜反花也亦讀作花又云此華稻花諸經中花字皆作華右第二十一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辭

○子曰後生可畏講述云無聞是德業無可稱述不重是名譽或作朝聞道之聞亦通△揚明云斯字指無聲聞說△微言王陽明云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集註曾子曰五十而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妻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達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蓋述此意△通義胡氏曰舊說以聞為聞道此以為名聞故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子曰少而不勉通義去聲下同右第二十二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及時進學而加儆戒之辭

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張中可其矣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士豈不悅若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又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細釋之也又云謂全不從不說者此等小兒貴△蔡晉江刻記云法語之言是詞嚴義正以法度之語而與之言也非叫號激切而使入難受也異與之言言之既有理而又委曲善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感也非徒金玉詞而不顧其理也△存疑云抽絲者必尋其緒故謂之釋聽言者必尋其言意之所存亦是釋也集註孟子論行王上王政色者皆自孟子下齊宣王詞也見梁惠王下右第二十三章章圖通義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求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

圖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聽

三言有用言之實

○子曰主忠信學而無

子曰君之不重則不厥學

則不同志信云

此章明學之道

○子曰三軍可奪帥

色類反△又曰白雲許氏

曰奪帥如漢王馳入韓信

壁即臥內奪其印符以易

置諸將公子無忌推殺置

鄒奪其軍之類匹夫猶言

一夫謂一小人而有志者

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

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有

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私之哉頭奪則非志矣匹夫不可奪△蔡虛齋曰此章文

對上三軍者非微賤之謂△疏正義曰士大夫已上有妻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大全勉齋黃氏曰共羨一婦人也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

志之效

從而已異言無所垂忤故必悅然不

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

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

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

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

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

不改釋也巳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改重出而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

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一軍之勇在入匹

夫之志在巳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

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

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

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

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

○子曰衣敝緼

百有眼云徐九

子曰緼袍

不恥是極形容

高明胸次

之詞非真有是

事云△直

解云緼袍是絮

麻的衣服

服之賤者

緼泉著

△大全泉想里

反著展且反

△勿軒熊氏曰

緼泉著由

記王藻云續為

繭緼為袍

鄭云衣有著之

稱續今之

新綿緼今之

續及舊絮就

好者為綿惡者

為絮朱子

云袍謂夾衣有

綿在腋底

趙氏曰念著則

難用泉麻

以著袍也如今

麻苧筋類

可置之夾襖中

者缺△大

全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綿
裝衣之謂之韻會集上聲
紙韻說文麻子也徐曰泉
麻有子也三曰泉壯麻也
百著文選二十九古詩
云著以長相思善曰鄭玄
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
也

不收不求
大全朱子
曰李闕祖云枝是疾入之
有求其耻已之無推明得
呂氏說好△揚明云何用
是言有志者其用以進道
何所用而不藏△文林貫
直云何用是無往

害也通義仁山金氏曰枝
之政反忌害之意俗或讀作
子不知德行不枝不求何用
全字路一謂之揚明云之字指
不枝不求二句△袁子凡曰
謂是誠也知知意味之無窮
而恒

伎弱者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
必求

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
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
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
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
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
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
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
人之在治
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
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

誦不輟也非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但心有所著則好境皆成魔境故夫子就其得意處而遣之
如方行而奮其枝使知百尺竿頭更有進步也
是道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枝不求之事
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通義自雲許氏曰二臧字似有不向不枝不求安得不善上
臧字就不枝不求中說惟不枝不求何足為善下臧字就不枝不求外說△存疑云是道也指緼袍
不耻說言是道也吾所謂何用不臧亦何左可以進於道耳更求為道之極至也何足以臧哉所以
抑其自滿而使之自勉也△揚明云謂此不枝不求之道也
集註耻惡衣論語里仁為美曰士志
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定與與也
有第二十六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稱美君子善處貧賤而
加激進之辭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字指百尺竿頭言松柏挺然在後不與百卉同凋△通義曰雲許氏曰木至寒而不彫者亦多聖人取
松柏者蓋松柏之受命也獨一斬斷更不萌葉如君子有剛斷者然文曰松柏不彫於冬而換葉於
春其枝未嘗見枯槁之態故聖人不言不凋但言後凋聖人言語雖不節自周備無滲漏如此△謝
鞏五雜俎云松柏後凋松柏未嘗凋也但於寒木為後耳凡木皆以冬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柏
獨以春抽新葉既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易葉者皆然也迺知聖人上字不若如此△
何是日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
集註謝氏曰士窮山大全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
義請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姚承庵曰疾風
知勁草之詩是不太宗之作晉顧凱之所作也△唐史上賜蕭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文選鮑明遠詩云時危見臣節亂識忠良
有第二十七章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以君子節操言

○子曰知者不
大全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二者之序

亦學學者言問何以勇首
 序後曰未後做工夫不
 退轉此方勇○明知者不
 惑明理便能無礙不自也
 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
 者欲去私欲必先明理無
 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動惟
 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
 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
 知為先△燃犀解云知是
 心之覺體不惑是無疑惑
 ○又云仁是心之靜體不
 惑是無憂慮○又云勇是
 心之剛體不懼是無恐懼
 △覺路云智仁勇總是一
 人不惑不憂不懼只是隨
 處而指其心體之妙如此非
 非自應用貞遇上論也亦非
 智始仁守勇成之說也△蔡
 賈五劄記云
 三首雖有次序以成德者言
 非有工夫也學者用功則當
 依此次序在第二十八章章
 圖都陽朱氏
 曰此章自進學上之序言是德

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
 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察理
 故不惑理足

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

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
 共為此事也程子

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
 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

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
 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

處而指其心體之妙如此非
 非自應用貞遇上論也亦非
 智始仁守勇成之說也△蔡
 賈五劄記云
 三首雖有次序以成德者言
 非有工夫也學者用功則當
 依此次序在第二十八章章
 圖都陽朱氏
 曰此章自進學上之序言是德

○子曰可與共
 通義曰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入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爲己
 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同出於
 道之中矣行之日熟執志愈堅擇善則拳拳服膺而不變故可與立道在日用之間適道猶就每事
 言之立則行之全德之成矣立字如建字謂聖人所制之法循其規矩準繩皆有所成立然猶能
 應事之常爾或事變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命如稱之稱物必以錘移前卻後以取其平所謂
 權也權非大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終焉存疑云七十子學於聖人可與共學也然短喪聚斂宰
 我舟求及爲之而曾子尚稱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之嘆則是大可與適道也仲由不佞不取何
 用不減子貢無語無語則是大可與適道也然子不免在於季氏則是未可與立也閔子不仕大夫
 之家可與立矣在聖人則不然南子亦見本氏亦仕是閔子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也△蒙引云可與
 立則於理之常者言盡之矣未可與權謂於理之變者未敢必也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周公
 可與權者節節皆可與者此亦爲君子會友輔仁而言宋可與權天全朱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
 說皆不合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用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
 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
 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也末盡言說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
 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人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
 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若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
 △景行館論云經權總是一物得其理之自然之謂經谷平理之當然之謂權經者固然大公之本
 權者物來順應之妙後世泥經爲死教道理權則聖人活變太用神無方而易無體天下豈有死教
 道理聖人精義入神不外眾人常知常行不能盡權總是不能盡經耳集註程子曰可與立存疑云

心慕至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可與共學矣時措中庸注云以時措之而得其宜也易九卦一行權易繫辭履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守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欽△大全潛室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陳新如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繫辭權者聖人講述云權是聖人地位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反經史記自傳亦有反經合道之語△大全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及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穀梁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異順而後可以行權○李嫂山出離婁上篇右第廿九章章圖解

也○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化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陽朱氏曰此章推用權之難

○唐棣之華爾雅云唐棣各棣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郭璞云唐棣似白楊江東呼扶核△註疏唐棣核也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棣各棣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核詩台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張橫渠正蒙樂器篇第十五云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輸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怨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當有去之△徵物類相感志云生江南山谷中

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邨李也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夫子借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

樹潤無風葉自動△姚承庵曰此二句只反詩詞而一默醒焉泛泛說為勿著理字集註偏書書作翻大全或問偏之為翻朱子曰非獨晉史為然角弓之詩固有翻其反矣之句矣石第三十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之辭

○鄉黨第十張范陽曰鄉黨一篇弟子有得於吾無意乎爾之語故記得詳密如此△勿軒熊氏曰首五節記夫子在朝廷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服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鄉至一國凡事有文反之道容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註宛然韻會既韻宛然猶依然動容周上孟子盡心篇云動容周旋中禮者成德之至也

○子曰於一恂一恂揚明云於字作在字看△通義仁山金氏曰恂本訓信莊子恂字多作懼意此若作信謹貌尤好蓋夫子無非實在鄉黨則父兄宗族之地又加謹畏耳但書恂平聲莊子恂註作去聲只從平聲亦可△存疑云恂恂必是寡言故下曰似不能言非不能言似不能言又云恂恂信定之貌貌字虛△蒙引云狀釋字義之法當如上或有於是認作容貌悞矣以似不能言及下又便便言來者則此只作辭氣說容貌在其中下節亦然△講述云恂恂二句直說信實之貌非容貌也似不能言正狀恂恂蓋父兄宗族所在則我有子弟之分故讓卑孫順不以賢智先人當如此其在宗廟一圖解云其指孔子宗廟是魯宗廟朝廷是魯之朝△蒙引云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通釋便延似可蓋其宗廟難著極言字在朝廷難著詳問字係註詳問而一通義史氏曰詳問極言通釋便便之義在朝在朝皆當如此石第一節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節言聖人在鄉黨宗廟朝廷之氣象○朝與下大夫一交林貫直云下大夫是與邑平等上大夫是位等於己的△講述云全章前一節是接下後一節是事上不可以上下大夫為下△蒙引云集註既引王制上大夫鄉下大夫五人則不可謂孔子當時為大夫有在其上者亦有在其下者○註王制大全胡氏曰王制上大夫鄉又

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鄉大國八國並

下大夫五人許氏說大全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後漢儒林傳六十九下許慎字叔仲汝南召陵人也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傳于世君在陳踞一通義程氏復心曰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

立不安也△講述云踞踞是敬有戰警不寧之意與與是自適有從容中節之意凡人過於驚惶者多踞踞倉皇禮度不免失錯夫子踞踞而又與與所謂恭而安也石第一節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節言聖人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君召使擯一通義仁山金氏曰擯以手揖賓而引之行及就位也禮作擯者謂擯相之人也△脉云古者相見之禮主有擯賓有介君因賓至故召夫子為擯擯與相不同相以相禮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又

間也故夫子之平曰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自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擯以待言色勃足躐是本
敬君來勃如者顏色之變
躐如者容止之變揜是急
趨君命而頓改其常容
揖所與立蒙引云所與
立謂同為擯者也只謂吾
國之臣僚實所使則謂之
介此是實主左相見之時
也○依周禮行人註則先
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實
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
之命以復於實而主人隨
出迎實以入也○依朱子
則只是實傳命而入於是
實主乃相見蓋朱子之心
偶然以舉其後一節耳其
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當
依周禮為說擯用命數
大全周禮行人上公九介諸侯七介子
男五介各隨其命數實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各用其命數之強生下於實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

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其在宗廟朝
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廷使便言唯謹爾連反○便使辭也宗
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
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
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
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士大夫
言聞聞如也侃侃苦且反聞聞魚申反○此
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君
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諍也君

制實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闕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
立於庫門之外直闕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海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
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悉其或為他
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
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進邇
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
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實
實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
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
君進而迎實以入△周禮
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
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始
命受事二命受職事再命
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三
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
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
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
命出封疆等五命賜之

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蹶蹶子六反蹶子
如字○君在視朝也蹶蹶恭敬不寧
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
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
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躐如也擯必又
君反○擯王國之君所使出接實者
勃變色貌躐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禮亦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
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

以方百里三百里之地者為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受管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鄉
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臣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三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
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王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一伯得征五侯九
命者長諸侯為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司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士大夫也上公之禮執相圭九寸見服九章介九
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
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敔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二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
如諸子之禮欽△通義自雲許氏曰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旌棨細之就車之乘介
擯之人禮牢之數朝位之步卿獻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通義仁山金氏曰賓不顧矣此當時禮
延賓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賓退一賓不顧△通義仁山金氏曰賓不顧矣此當時禮
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
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顧主人送拜之亦不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
顧當時辭公遂謂賓去為不顧也△文林貫首賓不顧是恐君久拱於門路欲君知其敬△蒙引云
此蓋只是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右第三節章圖節陽朱氏曰此節聖人
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用策云公門是魯君之門△不中門△存疑至不中門行不履闕是入公門時事△李
南黎曰立非待止立之謂行之所至即立也○知錄△直解鼈頭云行立即入門事立是暫立△蔡
虛齋曰依朱子上二說則中門者不在一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一邊是闕故曰謂當擯闕之間
也闕門左扉君立其中豈不只是一扉之中邪左右扉之中則左邊是闕右邊是棖豈不謂當擯闕

之間邪蓋門凡兩箇棖一箇闕也或者多不之察以為兩扉之中如此則止說當於闕為可矣何謂
當擯闕之間小註與大註總合也又與由闕右之說合○集註謂當擯闕上大全朱子曰棖如今象頭
相似闕當闕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入當擯闕之間為君位○或
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
有闕兩旁有棖中門謂棖
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
各有中所謂闕門左扉立
于其中是△雙爻薛氏曰
中間有闕兩旁有棖棖是
大門兩旁之旁木如琴壁尺
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
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
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
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
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上
夫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
出以闕西為右又以闕東
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
當棖闕之中但挨闕旁而

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疾趨而進張拱○
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
顧矣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此一節記○
入公門
鞠躬如也如不容○
大而不容敬之至
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通反○
也謂當棖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
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
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
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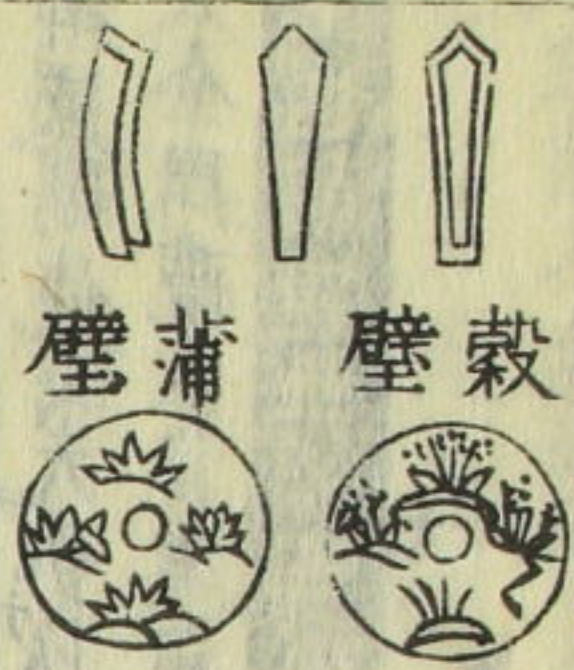
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通義自雲：許氏曰：門有二扉，門中豎一短木謂之闌。又名櫺。兩旁有長木謂之相。又多櫺，即今所謂門康。左右扉各有中，在闌東，根西右扉之中，在闌西，根東。此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門以向堂為正，謂門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王藻曰：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根與闌之間，七介拂根，賓入不中門，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此皆言賓客之事也。君入門者，兩君相見也。客君入於右扉，根闌之中，其上介，卿也。次介，大夫也。未介，士也。三介，鴈行，斜列於君之後。右前左後，而進。卿介則在東，而拂闌之西。大夫介則正當君之後。士介則拂西根，賓入不中門者，謂他國來聘之使者，不敢當客君之位。故稍東，近闌而入。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皆使者之事。公事聘享也。奉君命而行，則用東禮。拂闌西而入。私事私覲也。已之禮，非君之命，則從主國。臣之禮，拂闌東而入也。大射禮，皆曰：卿大夫皆入門，右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此右謂自外視之也。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闌東左則由闌西，疏謂由闌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闌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此經所謂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者，君出入之道。臣之法，入不敢，由此必旁闌東，則入不敢當此，而立禮士大夫。△見記曲禮。

過位色勃：知新日錄李南黎曰：過位是路門外朝之位，屏展也。狀如屏風，門屏之間謂屏之外門之內，佇立處者。古者朝禮，君臣皆立。故孟子謂舜南面而立，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禮耳。是時君尚未出視朝，故謂之虛位。君既出，則臣係東西相過，辨論政事，見虛位如見君，故色勃足躍而辨論之言有知，口才短之也。色勃足躍在過之時言不足在過之危。臣北面是君在堂上，升堂云者，乃君出相見，正禮已畢，而特命天子升堂，諮詢政事也。則當攝齊而升之時，恭慎以承寵異之命，見其狀之如鞠躬，屏氣之似不息，攝齊與入同，鞠躬屏氣與入異也。△存疑云：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為治朝人則為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內朝也。△存疑：謂屏一君中。△大全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依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爲高，實高八尺，東西當屏，牖之間，綉爲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屏。△蒙引云：門屏之間，間字亦要分明，屏之外門之內也。攝齊升堂，脈云：升堂者，朝見已畢，命天子升堂，議政事也。攝齊，防傾也。宜直躬而行矣。乃又鞠躬，是戒而整折，自氣出入，為息片人，身下升，高其氣，易至粗，踴喘急，天子屏藏其氣，而使無有似不息者，此純是一點敬謹之心所至耳。△存疑云：上，是外朝升堂明內朝也。△存疑：攝齊也。△通義自雲：詩曰：攝齊也。齊衣下，繼士曰：自上，衣下裳其實所攝，乃裳下絳也。禮將升堂，大全云：兩手攝衣去齊，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王藻疏：注似不息，一等。△存疑云：出降一等，是下堂復其位，是朝班之位。孟子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此位△李南一，黎白出，謂自堂出，出降一等，而還，顏色怡怡者，乃深察其靖獻之忠，得以自效，故不覺喜悅，非是也。而舒之謂也。△蒙引云：既和而踧踖，餘敬終不忘也。蓋在君所，可以敬勝，和不可以和勝，敬也。右第

四節：章區都陽朱氏曰：此節聖人在朝廷之儀。

執圭鞠躬：存疑云：執圭是通信之圭，見後遂還圭，璧是五帛之圭受而不還。△又云：鞠躬如不勝，是一意上如揖，下如授，又一意執圭行間則鞠躬如不勝，或有上下時其上則如揖，下則如授，此皆動容周旋中禮處也。△蒙引云：是在所往，聘之國執圭，△覺路云：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還即納之于君，執圭是執于鄰國之庭，非初受命也。集註：圭諸侯命圭，△大全周禮冬官考功記命圭九十，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十，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羔，居則守之子，故守蒲，辟不言之者，闕耳。

圭 璧 之 圖



周禮宗伯以玉作六瑞以
等邦國公執桓圭凡圭
頭皆圓下底皆方天地之
象也桓圭之形空其中雙
時而立雙植曰桓取其強
直自立而不撓也公在木
子之下侯伯之上以安上
為徑故圭形如之侯執信
圭信仲也其形寔而不虛
體直而不曲故兼信仲二
義在公之下伯之上取其
寧而不屈也伯執躬圭其形曲取鞠躬之義故曰躬圭在公侯之下取其卑而不屈也子執穀圭
其形圓刻稍殺之形于上取其美大義勇執蒲璧取器人之義蓋蒲作庶安人也執土器曲禮云
凡執土器執輕云陳註云大夫稱圭此則通上下貴賤言之執圭平衛曲禮下云執天子之器則

上稱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緩上則提之鄭玄云衡謂與心平○陳註疏曰衡也平正當心戰色上
覺路林上格曰戰色者懼君命之及則起外國之侮不蓋戰敗之恐也記所謂舉前上禮玉藻
舉前上步踵踏踏如也○禮禮有上大金問聘享之禮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
通信少間仍舊還還命圭
享是獻其圭璧璋璜非命
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
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
卿大夫凡三四次左畢所
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
物以回之又問庭實白皮
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於
庭實○問子禮有容色儀
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
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
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
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
意比聘時漸緩也○文林
貫言曰有容色是和容悅
也○黃曾喬發明云看有

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謂門屏

之間人君寧立之處所謂寧也君雖
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
也言似不足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
不敢肆也

氣似不息者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攝衣下
使去地尺恐躩之而傾跌失容也屏
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

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
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陸氏曰趨
下本無進

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
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
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
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

朝之容○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
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

聲踏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隣
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
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
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
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
踏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

也○黃曾喬發明云看有

容色則色勃時無容色可知非無容色也容色變其常如無容色也

曰發氣上儀禮八云下此皆發氣怕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含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陳射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

發氣如也疏云發氣含息者以將授王屏氣似不息今既授王降階縱舍其氣怡然和悅也又聘禮云及享發氣焉為容注發氣含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疏釋曰及享發氣焉為容者即孔子行享禮有容色一也故注引為證也此發氣即上注云含息也

私觀則已之私禮而獻于鄰君愉愉如亦和而不離于敬也註又字不作于和有知看大夫無

○君子不以緇集註揚亦大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終上忠反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布為之者或作也字非也緣俞絹一緇一反△蒙引云齊自有齊服之飾發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齊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此常服領服領緣之制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齊服用之△微言王觀濤曰齊服所以交神明練服尚在二年喪內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宜有別

前曳踵言行不享禮有容色私觀愉愉離地如緣物也享獻也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既聘而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觀愉愉

如也私觀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二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緇集註揚亦大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終上忠反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布為之者或作也字非也緣俞絹一緇一反△蒙引云齊自有齊服之飾發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齊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此常服領服領緣之制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齊服用之△微言王觀濤曰齊服所以交神明練服尚在二年喪內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宜有別

○君子不以緇集註揚亦大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前曳踵言行不享禮有容色私觀愉愉離地如緣物也享獻也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既聘而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觀愉愉

如也私觀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二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緇集註揚亦大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終篇同只齊倍音次△太全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服也緇一齊側皆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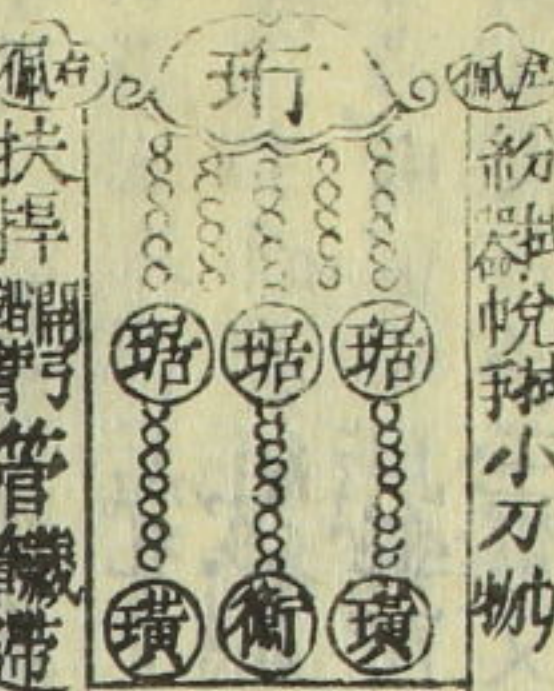
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黼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赤而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黑而白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黃而黑而成黼，為中央之間色。△脉云紅紫是間色，不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註婦人之服不重，云重間色不正上。當暑珍稀。白雲許氏曰：古之服葛絺以為衣，給以為裳，亦貴賤之等也。△揚明云：表是表著，出絺給見於外。集註詩所謂蒙。大全陳新安曰：詩傳蒙覆也。細絲之感，感者蒙謂如絲給於襲衣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鄒風君子偕老篇。細衣羔裘。講述云：細衣句是視朝之服，素衣句是視朝聘享之服，黃衣句是視朝之服，視朝用常服，故尚黑。聘享欲潔，故尚素。大蜡息民，用上色。故尚黃。△知新日錄云：緇衣羔裘為視朝之服者，乃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非徒朝於君也。集註衣以緇。△大全新安陳氏曰：表之上加單衣以祖，視見表之矣。曰緇，加全衣，重襲於緇衣上，以充脹其表。曰襲，故玉藻曰：表之視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鄒嶧山折重云：視取祖緇之義，蓋雖者衣在表上而表之矣，則露在外也。故曰緇。襲裘長。大全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玉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必有寢衣。表一凡曰寢衣，寢時而服也。不必是齊時，記在襲服之後，亦非錯簡。△四書千百年眼云：孔註云必有寢衣，即今之被也。狐貉之。蒙引曰：狐貉之毛最厚，以居非眇於晏安也。正欲保養天和，完精神使風寒不能入，而節宣吾身之寒，是亦順天時養化育之一端。去喪無所。脉云：佩兼佩玉，以象德佩，佩玉以備用無所不。三字重非以佩物，萬物皆備心中，原無不有也。△張和中千百年眼云：玉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解，能化者佩珠。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卓吾子曰：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且不離鴈，吹

佩玉各為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慮慮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由寓兵風，形矣。意不在文飾，特假為飾節耳。後之人昧其實，也是為美飾而矜之務，內若從而生厭心，曰是皆欲為侈，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弁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裝矣。竟友傳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且一有傲豈特文人求乎武人亦寧可用耶。君子無身，體入全覺，軒祭氏曰：推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微角右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日無所不佩，則又不至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紕，視乃礪，小礪金，遂左佩美，抱管，造太鬴，木遂

長。去聲。○齊王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狐貉與裘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私居取其適體。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羔裘玄冠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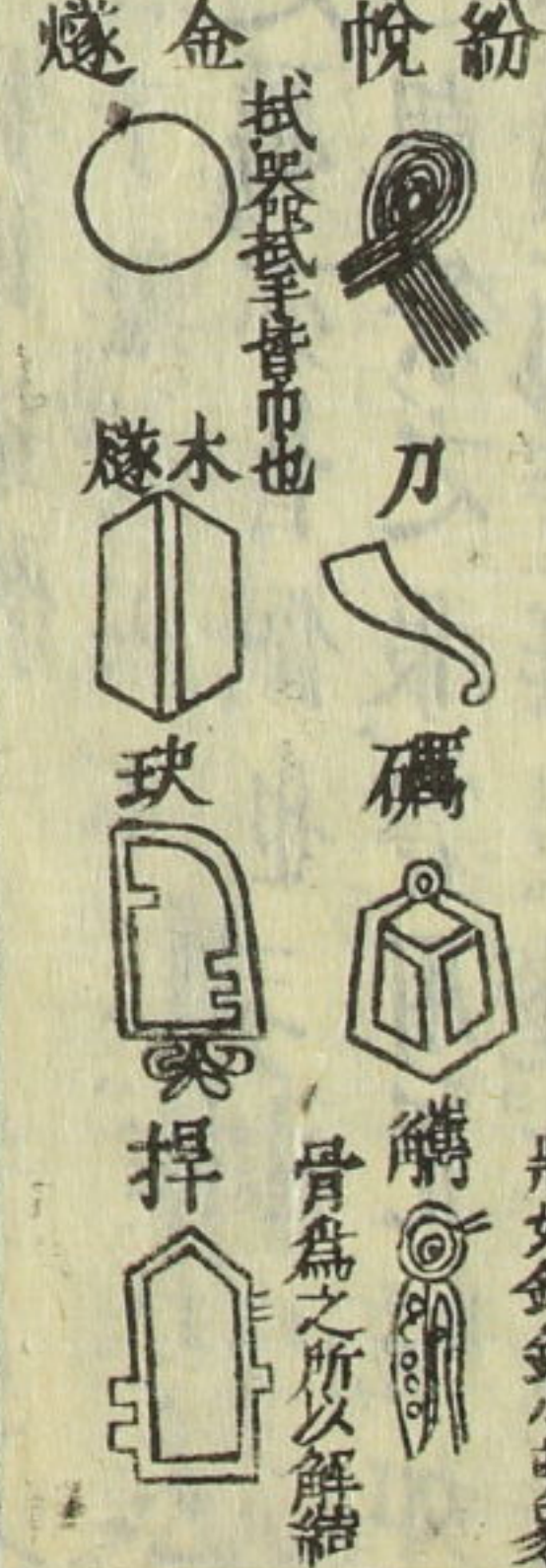
鯖貌似錐以象骨為之備戴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於祭之時恐不同於事
 父母之時爾紛悅拭物之巾也觸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其持謂拾也言可以擇也也
 管筆也遺也木燧燧火也

佩之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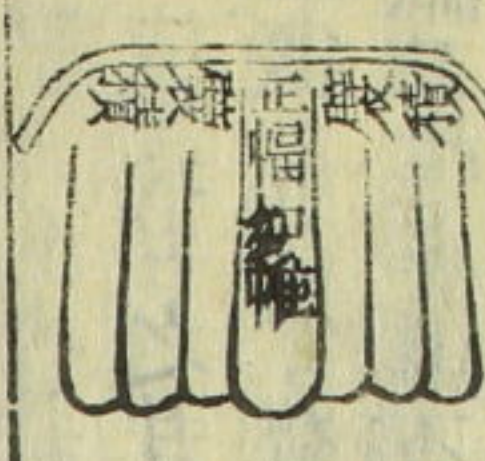


狀如錐小曲象
 骨為之所以解結
 上橫且係三組貫以蠟珠
 中組之半貫珠未懸兩旁
 旁組各懸兩珠又兩組全戶
 据上係下瑣觸衝牙有聲

事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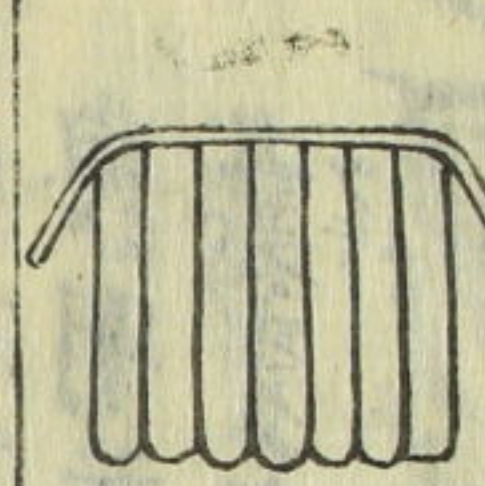


帷裳圖



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有殺縫

非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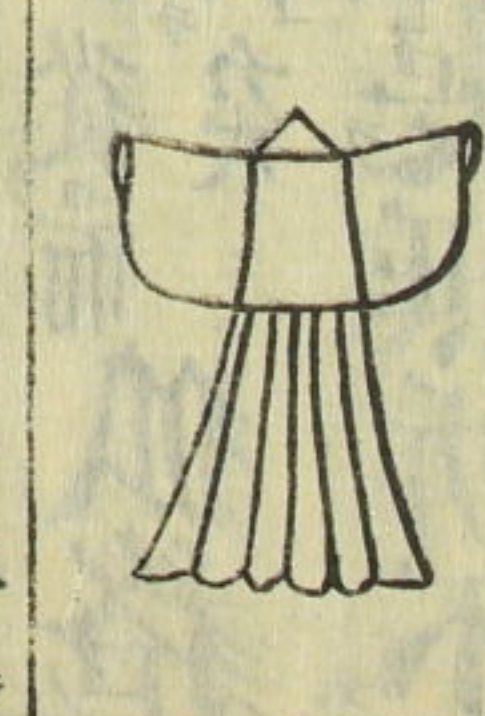
釋名云非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有殺縫

深衣前圖



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深衣後圖



非帷裳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有殺縫
 殺也又要下謂近要者狹窄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回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如何
 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其殺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上下之法所以要有殺縫也朱子曰帷
 裳如今之裙是也積積即其褶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通義其氏程曰積積上音
 壁壘衣也積亦壘也本作積謂感其腰下而疊之也俗呼曰襜亦云君擯
 大李李氏曰羔裘朝服之冠祭服用之於古故不以帛知新日錄云縹衣羔裘為朝服之服者乃卿大夫庶朝
 之服也非侍朝於君也

月必大李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五月之吉讀邦運其禮以別凶宜軍嘉爾所謂月吉也
 大李李氏曰謂每月之吉未特正月朝有第節都陽朱氏曰此節聖人衣服之制

以用喪主素吉主玄用吉月必朝服而

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禮非特孔子事也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布衣所以明潔其體也

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謂不飲酒不茹葷

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

變常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此節聖人謹齊之事

論語

○食下厭精一揚明云不

厭精者以精為美未嘗厭而夫之不厭細者以細為美亦未嘗厭而去之兩不厭字有階而安之意△直解云門人記說吾夫子日用飲食雖未嘗必求精美然於飯則不厭其精於膾則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皆所以養人故不嫌於過△膾說文細切肉也又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斬見禮記內則篇△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此記孔子飲食之節有養德之節有養生之節二意

通義吳氏程曰饘音作與三同說文糲米一斛春米九斗釋文云八斗精米也而切之按禮記少儀篇注云糲之為言糜也先糲其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疏云先糜而大齧切之而後報切之糲以餼育之涉反一音泥涉反味少儀音直報反郊姓註謂本在攝文作糜皆之涉反

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

之腥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失登不食不時不食食鐘之食音嗣鐘於其反餽烏邁反

餒而其甚反○鐘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

敗而色臭變也餒烹調生熟之節也

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

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割不正不食禮記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熟於市物未成不割人

金氏曰報切之者再橫切也

名錦說文饘飯傷熱○自內發如腹之餒自外入如兵之敗○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餒說文大熟也今作餒餒惡臭惡存疑云色惡臭惡指上魚肉言不待餒敗但色味變亦不食

失登只是生而未熟不必泥註主舉生熟割不正不必專以肉言不得其醬非謂必欲得醬謂不得所宜之醬也觀其字可見

割如大夫無故不殺甲士無故不殺大夫是也豈非所謂用以禮者歟元西川曰割不正者飲食之

若春不宰牝之類不應割而割便是不正恐非指切肉也

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為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球穿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

至京師視疾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見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若苦母而辭色慷慨

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恠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聞大怒以為獄門吏

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義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母作乎曰母切肉

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云△後漢書卷七十一列傳五十五有陸續傳食肉用醬禮記內則濡豚包茅實

醢醬內蠶魚卵將蟹

魚子也以魚子為醬

肉雖多一摘謂云肉雖多所

設肉品之多也

後能註謂以醉為節非也醉則亂矣

為人合權人字泛說○樂

言酒食者所以合權也○淡

澹章圖云淡洽沾足之意○沾

酒市○案引○酒脯出於家選

者則精潔而且無傷人之

虐也○聽兩紀談孔子沾

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沾

為權沾之沾宋文公曰沾

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詩云

無酒沾我蓋三代無沾酒

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權沾

則沾酒似以一宿酒為是

不撤薑食○豚云薑味辛得

天地之義性溫得天地之

和不撤謂每食必設不撤

去耳○醫學入門云牛

姜今人但知為胃藥而不知其能通心肺也心氣通則一身之氣正而邪氣不能容故曰太穢惡通

神明後人因孔子不撤而每好食之其實多服反少智損心氣故孔子亦不多食云○不多食○豚云不

多食適其可也○說若連連命題則指姜○案於公○案引云助祭於公家所得胙肉當日即分賜了

不徹肉○又云出三日不食之矣此記者推夫子意也○圖解云祭是助祭公是魯公之太廟△甲

第云祭肉是祭家祖的肉○食不語○陸聚齒推講云食謂會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也不言雖有人

在亦不自發言△食不語是此節正意○寢不言則附記也○食謂正會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答是他

說我答述是我述與他說

寢不言也是不與人言也

不成都無人在只我自說

此以見言語不可分只是

所在不同故分○雖疏食

陳上覺路綴當時曰蔬食

菜蔬瓜祭就是用瓜以祭

禮云瓜祭○環詩云是削

是道獻之○皇祖又何謂以

瓜字○作必字△知新日錄

牛春字曰瓜祭就是用瓜

以祭蓋隨時薦新之孝如

隨便用蔬食菜蔬也詩云

疆場有瓜是剝是茹獻之

皇祖是古人原有獻瓜之

說註引陸氏解作必字誤

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

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

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

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

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

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

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

○食以穀為王故不使肉勝食氣酒

以為人合權故不為量但以醑為節

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

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

洽而已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

可也○恐不精潔或

傷人也與不嘗

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

去穢惡故

不多食 適可而止

祭於公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

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

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

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之是藝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

胙可少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

緩耳

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

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

首書四書身法

論語

矣觀必齊如也白文原用必字又何將瓜字作必也齊如也齊側皆反一說王藻云廟中齊齊在恭懋貌前西切右第八節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節聖人飲食之節

○禮不正上有疑云只是必正席之意葉氏以方與事言太泥△講述云此記聖人心存於正雖小不忍席非酒席之席凡席地而坐皆是△蒙引一說正席是其身之正於席與正席不合△脉云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推其不坐之心正君臣父子名位之分正世道人心之防何等廣大講中要得此意△奉南黎曰席不必拘定方所東南西北皆有个正位在右第九節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節聖人處身之道○鄉人飲酒杖△大全輔氏曰鄉黨篇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斯字重看有不先不後意此老者安之心云○鄉人飲酒杖△徐氏

先既出不敢後便行則行止則止之意所以為敬長者△賈臣云斯字作節字看△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杖於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又鄉人飲酒章一是敬以盡齒齒之道一是敬以盡為主之道鄉飲酒之禮古有歲會月會杖者自六十以上皆是居鄉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斯字重看有不先不後意此老者安之心云○鄉人飲酒杖△徐氏筆精云鄉人飲酒杖雖古禮而近于戲非也按月令十二月紀日命有司大饗高誘注曰大饗還盡陰氣為陽道與土牛同義今不戲擊土牛送寒氣而戲饗之道陽氣可乎若以為戲則周公所制之禮孔子所行之事皆戾矣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正信而好禮方相氏△大全夏官方相氏掌蒙能皮△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相

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雖蔬食菜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羹瓜祭必齊如也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寤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鄉

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出不敢後○饗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饗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

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

禮方相氏△大全夏官方相氏掌蒙能皮△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相

難備同以索至歐疾以家
室中夜起而驅逐之也右

第十節章圖鄒陽朱氏曰
此節聖人君親之事

問人於他邦上再第五
問人所交之人△講述云

遣使問人則再拜以送蓋
敬其所問之人欲其道達

已意如親見一般故拜使
者即拜其人也△存疑云

此處人都忽略拜送使者
此所以為聖人也

送使者上圖解云使者行
而後拜為拜所問之人非

專拜使者也康子饋藥
昭公十九年胡傳云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故慎其身如此△土觀
濤曰未達是未知彼之藥有宜於吾身之疾不也識△講述云丘未達藥性且不敢嘗石第十一節章
圖鄒陽朱氏曰此節聖人交際之誠

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入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
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
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

蓋責人之賤畜埋當如此

君賜食必

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

生必齋之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

○君賜食必

○厥林李退禮記雜記下曰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士壹大夫再亦相見之道也△臨賈路揚
拱北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既焚不問焉而問人聖人之心同天地一說不字宜連上讀謂傷人乎否
然後問及于馬先仁民後愛物也石第十一節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節聖人仁愛輕重之等

○君賜食必行明云三必字重△微言徐做故曰速下之仁奉先之孝奇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
推之也集註餒餘曲孔曰餒餘不祭既云餒餘之名無故殺△象引云無故不殺也家有祭草及大賓乃用之

○記至薄首篇大夫無故不殺羊得食於君上摘訓云侍食是以客禮待之也祭者客之禮孔子若祭則
以客禮自處矣宜食者宰夫之事孔子先飯乃以宰夫自處也集註周禮王曰上事見于周禮註疏

四天官宰屬官膳夫疾君視之東上象引云按東首以受生氣似當西首乃受得生氣今人所傳
攝生調息之法但要向東豈其為法不同歟△引雁至東首乃常事只重加朝服拖綱上△存疑云

凡人平日寢處亦東首况病乎但聖
人病中亦有隨意時待到君視之則
正東首之禮耳集註東首以受生

大舍陳新安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
之禮

○太廟集註軍田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節聖人助祭之敬

○朋友死無所太全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不族毋族妻族無親生之是無所歸也
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
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月而殯三月而葬但日殯而不日葬則其親者正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

圖解云無所歸是無所依歸朋友之饋講述云朋友之饋節重不拜車馬不重釋祭肉△脉云饋

圖解云無所歸是無所依歸朋友之饋講述云朋友之饋節重不拜車馬不重釋祭肉△脉云饋



圖 紳 朝
君命召不講述云君命召即步行
以趨君命已出而車駕隨之不致緩
△象引云其於父母亦然石第十三
節章圖鄒陽朱氏曰此節聖人敬君

字包得廣車馬特舉其重者故用雖字非祭肉不拜者友義為天自見車馬為小也。只以不拜為主不重祭肉。石第十四節章圖都陽朱氏曰此節聖人交友之義。

○覆不尸居。四書千百年眼云陳大士曰寢以休息隨體而如尸則肆夫子四體雖展布而斂束者自存不尸也。居以謝事修貌而為儀容則拘夫子屋漏雖敬慎而順適者自若不容也。△蒙引云朱子曰女生必偃男生則必伏可見所謂偃卧似死人者非謂覆臥也朱子之言由離騷見齊雖神蒙引云狎與襲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襲謂燕見謂親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稱人廣坐之中也△摘訓云雖狎雖襲則非狎非襲者不待言矣。○覆不尸居。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當以頌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也。○周禮王

昨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主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敢當客禮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

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以襲服見君故加朝服。君命召不俟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

駕行矣。○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王者之所大督也。曰王者以民為天。周禮獻。大全周禮秋官司民掌養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國版合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請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天府。有盛饌必綠色而作者聖人之情安於質儉饌盛則有傷於中色交而起立示不安也。以盛饌為禮禮果在物。△知新。通雷風列。講述云迅烈必變不必講衣服冠而坐只是振天之怒。變其常容有警懼不寧之意。△蒙引云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并行而不相悖。△存疑云必變變其常度而致敬也。○記曰若有至誠者則有之。石第

節聖人容貌變常。○升車必正立。存疑云重在正立不容不執絲輔。

入太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

於我殯。朋友以義命死無朋友之饋雖

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

寢不尸居不容。居家容儀范氏曰寢

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寄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見禮見賓客而已。申申大夫是也。

氏謂執綏則不忌有事非是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知新日錄黃葵

峯曰車有二綏正綏主者所乘常入升可往往簡率苟且徑登不惟不立亦不執綏。圖云見如字一音現。圖中不內顧。脈云車中已升車時也不內顧不回頭而顧也不疾言是隨事而言無躁率之詞也不親指不無事而忽干指也親訓切與疾字同意二者俱重不矣容惑人意輕。直解云親指是以手指物云。

禮曰顧。曲禮上篇有節。圖都陽朱各此節聖人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知新日錄李南黎白色斯舉矣。句是記者寓意於鳥之言山梁以下則引夫子之言與子路之事以為色斯舉之證而翔而後集身知矣斯字與而後字最有味也斯舉去之速也。

盥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變謂燕見。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

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曰山梁雌雉。然此上下必有關文矣。

不內顧。脈云車中已升車時也不內顧不回頭而顧也不疾言是隨事而言無躁率之詞也不親指不無事而忽干指也親訓切與疾字同意二者俱重不矣容惑人意輕。直解云親指是以手指物云。

禮曰顧。曲禮上篇有節。圖都陽朱各此節聖人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知新日錄李南黎白色斯舉矣。句是記者寓意於鳥之言山梁以下則引夫子之言與子路之事以為色斯舉之證而翔而後集身知矣斯字與而後字最有味也斯舉去之速也。

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曰山梁雌雉。然此上下必有關文矣。

不內顧。脈云車中已升車時也不內顧不回頭而顧也不疾言是隨事而言無躁率之詞也不親指不無事而忽干指也親訓切與疾字同意二者俱重不矣容惑人意輕。直解云親指是以手指物云。

禮曰顧。曲禮上篇有節。圖都陽朱各此節聖人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知新日錄李南黎白色斯舉矣。句是記者寓意於鳥之言山梁以下則引夫子之言與子路之事以為色斯舉之證而翔而後集身知矣斯字與而後字最有味也斯舉去之速也。

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曰山梁雌雉。然此上下必有關文矣。

翔而集就之遲也。此即可以速而速可以仕而仕所謂聖之時也。象引云此理最好。凡士大夫皆當服雁弗忘如此等句。二唱二歎猶有餘味。入存疑云此章集註亦未定說。又以色列舉為上下有關文。依愚見山梁雌雉或在色斯舉矣之上。錯誤在此。謂山梁雌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白時或時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如此。此則上下支意俱通矣。不知何如。以按知者。此章訂誤似確。色斯舉矣。二句作記者之詞。子路拱之三句為重出。夫愚意作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拱之三嗅而作蓋前四句是孔子嘆美之詞。後二句是記者證其事耳。見幾。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曰山梁雌雉。述云山梁山脊也。△袁了凡曰時哉不是。飲啄得其時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

翔而集就之遲也。此即可以速而速可以仕而仕所謂聖之時也。象引云此理最好。凡士大夫皆當服雁弗忘如此等句。二唱二歎猶有餘味。入存疑云此章集註亦未定說。又以色列舉為上下有關文。依愚見山梁雌雉或在色斯舉矣之上。錯誤在此。謂山梁雌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白時或時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如此。此則上下支意俱通矣。不知何如。以按知者。此章訂誤似確。色斯舉矣。二句作記者之詞。子路拱之三句為重出。夫愚意作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拱之三嗅而作蓋前四句是孔子嘆美之詞。後二句是記者證其事耳。見幾。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曰山梁雌雉。述云山梁山脊也。△袁了凡曰時哉不是。飲啄得其時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

云△脉云時哉時哉漁以時止時飛講應得與集字面恰當子路共之非共執之謂只是因夫子時哉之嘆有感于心故色色之蓋指顧之意耳雉廼長然陽者三而作正斯舉之意翻而後集者可推斯鳥也始終識去就之時矣蓋時之義大矣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田之三嗅山大全通考董氏曰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依泉瀾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

論語五卷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九二嗅而作九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嗅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子路拚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劄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也伊邢氏曰大全邢氏名昂濟陰人△蒙引三思按依邢氏則闕孔子身上事於鄉黨所載義類爲合但雉終爲子路所共則與上文色斯舉云者不符矣○依晁劄二氏以共爲拱執之義固於上所謂色斯舉相符不關孔子事非鄉黨所載之義也故朱子缺其疑而取邢氏說在前石經一蒙引云石經者漢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故謂之石經△蔡邕今文石經論語二卷石經言圖鄒陽朱氏曰此節疑義

此篇多評了大全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第子賢不古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大全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講述云論語一書夫子並不字門人而獨字閔子何也或謂聖人言語不稱則何獨僅見於此或謂閔子有過人之賢則回參豈出其下或謂閔子門人所記近焉記言行者四第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第二章德行顏淵閔子騫云第四章孝哉閔子騫云第十二章閔子侍側云第十三章魯人爲長府閔子騫云曰云其一直云指第十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二侍側章○子曰先進云燃犀解云先泛指古先盛世言不必泥定周初進指人心之進向言於字不作之字解禮樂凡日用之情文以至節天下和天下皆是野人山林草莽之氣言其朴實△大全問此禮樂還說宗唐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生子曰也不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

此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知新日錄云姚承庵曰野字即禮失而求之野野字△蒙引云謂先進後進者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逐旋進上之意故曰進△講述云進猶言輩輩非以輩字訓進字謂先一輩人進去後一輩人又進來先進指文武成康之世後進指今周末△燃犀解云君子學士縉紳之風言其儒雅△微言夏九範曰非必當時有是言只就當時看來意向如此△知新日錄黃葵峯曰大抵時人所謂君子非指成德君子也只取衣冠士類之云耳△又湛甘泉曰先進禮樂何以爲野人也存之於野人也禮樂失而有求野之思也後進禮樂何以爲君子也壞之於君子也禮樂失而有傷時之慨也傷時之君子壞之也何以謂時之君子也時之士大夫也君子於文王周公之時文質常彬彬矣自國都而化之郊野猶是彬彬矣及其文之過而禮樂壞也亦自國都始君子壞之而野人質性而不變猶天昔之彬彬也此夫子所以猶幸其存之於野人也云○**集註**君子謂賢△蒙引云君子謂賢士大夫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也與上句民字相對彬彬雍也篇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朱註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如用字有斷然不惑時趨全是尚質所謂文弊則救之以質也△蒙引云或曰如用之夫子是爲他日得位而言故曰如假設之辭也△存疑云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章圖**用之謂用一章圖通義程氏復心曰言當職任而用禮樂也○**第一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因時人論文質之偏而欲救其弊

○子曰從我○蒙引云當時孔子在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而行如陳蔡遂入蔡陳蔡連累而近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孟子所謂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者也又孔子凡兩次適陳△燃犀

云世楚昭王聘孔子欲委之以國政孔子往應其聘行到陳蔡二國之間那時二國大夫謀欲害孔子必然強大不利於我小國不如阻絕了他乃發兵圍困孔子至有絕糧之厄其後孔子還歸魯國追思前事因發此歎△又云者字指弟子△說約云陳蔡大夫恐其能伯楚國發兵圍之絕糧七日弟子多與其難相從不舍△微言王觀濤曰皆不及門或死亡或散之四方△知新日錄李南黎曰

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子貢使楚楚人至乃得解圍此時與難門人或仕或歸或沒故孔子思之

德行顏淵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德行資質與工夫俱優也行者充養渾全而表裏如一此資質與工夫俱優也言語政事文學則各從資質發出來言語者資質明敏而詞理宜暢政事者資質練達而機務閑習文學者資質博洽而著述炳蔚此皆門人以其各有所長故分其目以記之非當時夫子有如是之品題也文學謂文章發於學也

禮樂文過其質今及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之用過於文也
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問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全朱子曰德行著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

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

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

言其意者也△蒙引云仲由字子路後為季氏宰因

稱季路○傳註弟子因孔

子○大全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朱子曰兵氏例

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

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

為夫子所言者考之未審并目所長○山堂考索云蓋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歌

廣之以詩書曰道在是已顏閔由是以得其德余賜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耕田以植苗稱黍稷皆遂其性也四科後漢書二十五鄉玄傳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西科註四科謂

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

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

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

也○子曰回也○曾子而不與○章圖通義云曾子哲之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魏史李彪自嘗之三卿孰若四科○曾子而不與○章圖通義云曾子哲之

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右第一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因聖人思念弟子而品別之

○子曰回也○燃犀解云回也深慧詞講述云助不助是補助其不及也黃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故凡有所疑問而發其智者皆助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助我非能助聖人之所本無聖心萬理咸備但機或乘動時因發之耳回非助我一句一車說下俱是若憾之詞深喜意在詞外喜亦要點得冷冷不露言△同申甫曰道理無入辨難祇曉解在中無由發明

一番辨難一番觸動無窮新意愈抽愈出義理得以大明天下此門人之助夫子也△蒙引云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為非助吾者也此豈憾之辭△徐岩泉初問云此悅即時習之悅夫子言之顏子悅之而已△直解云助我是有益於我△脉云此章嘉顏子悟道之妙只重悅不重助非助正足無不悅更無兩意云助我是實語道理雖具在聖心不觸不發加一番辨難則長一番精神豈不是助云△大全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權然領受而略無毫髮之疑矣△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聖言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也○傳註子夏之起予八佾篇云起予者商也朱註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

非助字欽○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稱贊弟子而見其學

○子曰孝哉閔子○揚明云孝哉是贊美之詞人指外人不問是合而無異詞△燃犀解云問是問際若有緘毫墨尚便是問只無別異之意非同聲附和之謂△蒙引云或曰夫子蓋以閔子賢出群

余子之右故特字之而不名如春秋季子來歸之例然孔門弟子莫賢於回天子所稱亦莫盛於回

首書四書集註

論語六

七

今其見於諸書者未嘗

以字稱閔子雖賢未及顏
子夫子亦安得獨字之哉
朱子不特解此一節者豈
以其無關於大義耶又
云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總見其實有此孝也
重在人不聞三字△大全
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稱
言出於私情人無所非聞
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
以稱之△又慶源輔氏曰
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
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
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
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
著而德著矣△又新安陳氏曰間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
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云微言表凡曰孔門弟子無稱字者此獨云孝哉閔子騫非夫
子自稱之也乃內外素有此稱也下句言字正與上相應△大全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

以深贊顏
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胡氏

其孝友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
子歎而
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月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
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
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

父再娶生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子寒母去子單母得兒
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諄然惻怛之意溢於言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
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其孝友之一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註孝友之實積於
中著於外句友字不重中就孝實德說外只是有諸中必形諸外是孝之可見者非以中為家外為
外人△脉云註實積于中就閔子身上說外兼父母兄弟外人言△微言重思自曰夫子只說孝集
註兼言友者就昆弟稱其孝耳右第四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稱父弟之德行

○南容三復白圭解云三復再三反復復者往來胸臆間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知新日錄焦

精園曰三復自圭是日日常誦此不止且誦三過更重謹言意△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未是一且讀此乃是日日
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邢昺疏云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
記所聞故又載之△直解首云此章見入當謹言首句南容有意于謹言下句夫子因以配之復有
口誦心惟意三者是每日屢讀之玩味不厭也非一日只三次復○事見家語家語弟子行篇云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自圭之玷是官緝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通
此邦有道△公冶長篇子謂南容章也右第五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取入之道

○季康子問曰脉云此章好學只宜空說勿入不遷怒二句△說約愚按此章格下諸章只是惜顏

子耳范註不必今也則亡圖解云見好學之人難得乃是冀望之意○對有詳略詳見雍也篇不
遷怒章教誨之道孟子告子下篇云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右第六
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痛憤弟子之詞

○顏淵死家語弟子解篇云顏淵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子曰

命語下

才不才燃犀解云才是有子不才是不肖子只泛說△脉云才不才兩句勿露向鯉字也死有刑刑是疏云按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魯大司寇攝行相事魯長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曹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平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在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左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夫夫位時而此註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身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註云此書又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云云

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勝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顏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槨外棺也請為槨欲賣

淵之車以為之槨淵之車以為之槨

約△諸說辨斷丘毛伯曰吾不徒行數句俱說處鯉而所以處回者却在言外如云我所以徒行則汝亦可以徒行矣又何必以車為之槨哉不可說向也不得全車于鯉今又安得全車于回云則有傷于夫子渾厚口氣△邢疏云從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燃犀解云大夫乘軒徒行非禮集註致在禮記曲禮上七十而致仕孔子遇舊記檀弓篇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而輓之賻助也助喪用也全命車王制云命服命車木於市△問命車朱子曰紀禮云大夫賜命車以鈿車所識窮乏之者得與我與云為所識窮乏之者得與朱註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或者以為一此蘇東坡說天君子一此已下胡氏之言在第七十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

車以買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常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

章聖人用財之義

○顏淵死「燃犀解」云噫傷痛聲初聞言而發為噫詞△又云天字極重道之絕續天實為之夫子不以身之存亡為死生以道之絕續為死生回死則道亡而夫子不為獨存矣故曰天喪予天喪予△覺際李空同曰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各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卷空桑寂瀆必全成之而真之王側夫聖門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天喪而誰喪哉△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喪回曰喪予而再呼天何悼之深也夫子一身道統所係而可傳托者惟回一人是回乃夫子他日所賴以不喪者今既喪則所賴以不喪者喪矣故人但知其為天喪回而不知其天喪予也夫子之意豈特為師弟之好哉

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

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悼道無傳若天喪也也

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曰有慟乎哀傷

不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

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

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痛惜弟子而歸之天意

○顏淵死子哭文林寶且云哭之字在顏淵說圖解云從者是門人曰有慟乎揚明云乎字

故△知新日錄湛甘泉曰夫子於顏淵之死何以慟也門人視之慟從者視之慟而實未嘗慟也何以言有慟乎也疑其詞以問之實無慟也慟者哀傷之過也聖人情之正哀而不傷

謂哀傷之過非聖人之心也然則何以謂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也以言其若有慟乎則宜斯人之為慟也而聖人情性之正實非

慟也諸子不足以知聖人之心之性情之正未嘗踰矩也聖人之心廓然大公之心也△又申甫曰誌云

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

止門人厚葬之蓋顏路子曰回也視

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

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季路問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

論語

卷之六

哀傷之過也。不自知也。以為不自知乎。則聖人之心。不能節其情矣。以為知乎。則聖人作也。為之。作。意。偽也。若知若不知。情。合。當。如此。聖人。恰。恰。如此。過。而。不過也。在。第。九。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痛。惜。命。子。而。見。性。情。之。正。

○顏淵死門人。大全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圖解云。門人。夫子。門人。顏子。之。友。也。△燃犀解。云。欲。得。然。未。然。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蒙。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蒙。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蒙。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

云。欲得然。未。然。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蒙。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蒙。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蒙。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

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蒙。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蒙。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蒙。引。云。厚。葬。兼。殯。斂。葬。埋。之。字。指。顏。淵。

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子。愛。人。以。德。意。尤。未。也。集。註。喪。具。稱。家。禮。檀。弓。篇。云。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人。厚。葬。之。一。字。兼。衣。衾。棺。槨。墳。墓。說。△燃犀解。云。門。人。竟。厚。葬。則。置。回。于。非。義。蓋。顏。路。上。大。全。新。安。曰。蓋。疑。詞。以。請。車。為。槨。觀。之。則。疑。顏。路。聽。之。也。

字曰。回也。視。圖。解。云。視。即。待。視。猶。父。全。在。平。日。以。道。義。事。夫。子。上。知。有。役。則。趨。有。難。則。赴。之。類。△

講。述。云。大。凡。喪。葬。之。禮。要。使。死。者。心。安。而。後。生。者。為。無。憾。耳。顏。子。樂。乎。貧。者。豈。以。厚。葬。為。安。乎。路。與。二。三。子。惟。知。盡。已。之。情。不。恤。其。心。之。不。安。於。地。下。蓋。欲。厚。顏。子。不。知。所。以。為。厚。也。石。第。十。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喪。葬。之。禮。

○平路問事鬼。揚明云。鬼神是山川五祀先祖之類。△燃犀解云。問事鬼神是問所以感格處。非

問如何奉祀。子曰未能。燃犀解云。人如父兄君長之類。事人便有全盡綱常人道的工夫。非但泛

事個尊親之人。是欲其質鬼神于庸行也。△知新日錄申甫曰。吾身亦有鬼神所當事。顧說天之明

命。是也。吾心之神。不觀莫見。其顯窮理盡性。至命事天。即所以事鬼也。敢問死。燃犀解云。問

死。是問所以處事之道。非問人如何便死。生字乃初生之生。謂生理也。知生便有盡性命無愧所生

的工夫。非但淺淺知個血氣之生。而已。是欲其求死。死于朝聞。△知新日錄。焦漪園曰。子路問

死。是問何以死也。若曰。氣散而死。死。愚夫愚婦亦知。得子路乃獨不知。而問乎。△又徐若泉曰。事

人。處工夫最多。五倫中。萬世綱常。在焉。盡人道者。在焉。知其生者。不是。但知血氣活動之生。凡罔生

幸免之人。皆不知生也。△瑯邪代際編十一云。李路之問。夫子答曰。未能事天。焉能事鬼。鬼。未。知。生。

焉知死。死。生。人。鬼。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如。此。他。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順。孫。泣。生。以。送。死。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切。問。于。張。篇。

子夏曰。切問。而近思。原始。反終。易上。係辭。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圖等禮

記。學。記。篇。云。學。不。躐。等。也。註。云。等。不。可。踰。躐。也。○書

夜者死。易。係辭。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本義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前篇行。胡浪

曰通猶察也晝夜即幽明
死生鬼神之謂欽一而二

兼氣與理言之否朱子曰
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

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欽△慶源輔氏曰一而二

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
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

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不
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

欽△蒙引云一而二者理
雖一而有幽明始終之分

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
之分而理則一深告之上

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當
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

之心

及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
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去上文樂

字即曰○魯人爲長府
蓋改○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
傷財在於得也則不如仍舊貫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夫音扶

夫子之樂亦非空在諸子氣象上問問行行侃侃是記者於辨問疑難上模寫出英才樣子樂是
記者於教育上模寫出聖心△蒙引云問問行行侃侃皆記者之詞非夫子之所言也△大全朱子

曰問問者外和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語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
訓固亦如此得英才上孟子盡心上篇三樂章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若由也不

知新目錄李黎曰若由也句不可點出行行字蓋上文行行字與問問侃侃俱記者之詞夫子只因
子路平日好勇之過故危言以戒之使無中吾言而有以終遂其樂△講述云若由也不得其死天

子就行行上看出來故危詞以警之使變其氣質也△揚明云然字亦料度未定之詞△燃犀解
云若由也句記者因行行如而先記之然字想像之詞正與氣象相應夫子慮由正愛由處與子樂

不相悖孔悝之難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悝子也子樂與太子入舍於
渾良夫長而發孔文子卒通於內悝太子在處孔悝使之焉使悝太子請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

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爲請於伯姬太子請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
孔氏之外圃圍魯一人蒙衣而乘蒙衣爲婦人服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室問之稱姻妾

以告伯姬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殺之於此以與子樂
於廟強盟之孔悝欲殺子樂遂劫以登臺臺將飲酒未熟聞亂使召季子季子曰邑宰已獲駕

乘車召獲衛大夫欲行爵食季子奉衛侯轅來奔季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行爵食季子奉衛侯轅來奔季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

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門曰無入爲也無繡復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
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由乃入而人曰李焉用孔悝難殺之必或繼之言必繼孔悝且曰
太子無勇若燔臺幸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右乞孟釐敵子路子路曰

論語

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結纓而死漢書引按班固漢書無此句及見叙傳有子路死難之事然亦非全引此句者意別有漢書稱或此傳寫之所誤歟△文選十四班固幽通賦云固行行其必凶兮註善曰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右第十二章章圖通義鄒陽朱子曰此章因諸子之氣象而記聖人儆戒之辭

○魯人為長府燃犀解云魯人指富事者府是藏貨財長乃其名為非修整是重新改作△講述云為字便有譏意△章圖通義仁山金氏曰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衍明云魯人向畫人書為是春秋書法貨財說約云金王曰貨布帛曰財△圖解云貫所藏錢數也因仍舊額不作事字訓更迫切△知新日錄黃葵峯曰知之何三字不必深泥只是詞氣從容有如此耳或以謂始而商量未決非也集註王氏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六王安石荆國文公字介甫撫州人云又傳見宋史東都事略等△日夫人△圖解云夫人指閔子不言是不關國計不背輕言右第十三章章圖通義鄒陽朱子曰此章因論勞民之事而見閔子有愛民之心二猶不足是因論取民之制而見有子有愛民之心哀矜勿喜是因論聽訟之道而見曾子有愛民之心

○子曰由之瑟世本云庖義氏始作瑟者潔也精潔其心淳正於行也白虎通云瑟者閉也所以徵忿窒慾正入之德也大者長七八尺或五十絃或四十五絃後世瑟或二十五絃或十九絃△直解云昔子路好勇故其鼓瑟常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而傲之說吾之教人以變化氣質濟養德性為要而樂之為道審聲可以知人今聽由之瑟聲如此則其氣質未變德性未純可知何為而鼓瑟於我之門乎△文林貫直云為是鼓瑟家語云子路鼓瑟蒙引云北鄙殺伐之聲又言肅殺此以天地風氣界限言說莊子曰南者生育之方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方之聲其興也△大全覺軒蔡氏曰按說莊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

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然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管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章圖通義仁山金氏曰辨樂解管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也樂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和柔居中以養其善而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在乎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光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乎體是見有舜彈五絃之琴也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股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證夫子之言門人不敬燃犀解云不敬非輕子路謂由地位只如此子路是高明之地升堂是借言學已造乎高

○言不妄發發必當○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于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

○子曰由之瑟世本云庖義氏始作瑟者潔也精潔其心淳正於行也白虎通云瑟者閉也所以徵忿窒慾正入之德也大者長七八尺或五十絃或四十五絃後世瑟或二十五絃或十九絃△直解云昔子路好勇故其鼓瑟常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而傲之說吾之教人以變化氣質濟養德性為要而樂之為道審聲可以知人今聽由之瑟聲如此則其氣質未變德性未純可知何為而鼓瑟於我之門乎△文林貫直云為是鼓瑟家語云子路鼓瑟蒙引云北鄙殺伐之聲又言肅殺此以天地風氣界限言說莊子曰南者生育之方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方之聲其興也△大全覺軒蔡氏曰按說莊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

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然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管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章圖通義仁山金氏曰辨樂解管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也樂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和柔居中以養其善而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在乎體也小人之音則不然光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乎體是見有舜彈五絃之琴也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股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按此瑟字作琴朱子蓋借以證夫子之言門人不敬燃犀解云不敬非輕子路謂由地位只如此子路是高明之地升堂是借言學已造乎高

○言不妄發發必當○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于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

○言不妄發發必當○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于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

○言不妄發發必當○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于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

明之地。直解云。堂是廳堂。室是房室。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堂是明顯處。室是深遠處。存疑云。子路之學。立繩袍於狐貉。而不耻。故車馬於朋友而無憾。便是先堂終身。誦苦葉之詩。好言蒼葉。稔之聲。是未入室。雖未入室。然升堂亦非常人所及。△脉云。夫子之門。乃道之會也。道之高。大處是堂。必從丘之門。以升道之精微處。是室。必從丘之門。以入室。之升。可以豁隘氣。而開其觀室之入。可以收淨氣。而和其養子。路隘氣已闢。而淨氣未和。故夫子借鼓瑟。微之。要他從心上做工夫。不重在鼓瑟上。△集註正大高明。大全雲峯胡氏曰。正人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象。形容室字。第第十四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微戒弟子。而復加稱許之詞。

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

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

則師愈與與平聲子曰過猶不及道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

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

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

○子貢問師。脉云。此章為賢者過之而發。子貢問意亦重。過者為愈。夫子答他以不過之不可耳。重稱過。一邊不必露出。中字孰賢是問。子之所造孰為優劣。分明有慕子張之才高。里子夏之狡隘。意過不及。就二子所學說。非以二子相較言。子張之過。未至索隱。行怪。只是好高務遠。居多。子夏亦非愚不肖之不及。只是拘而未達。隘而未廣。耳。○荷難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金匱信泰伯篇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曰然則師。然解云。玩然則字。與字非真有愈師之意。正欲究過之消息耳。△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子貢病痛與師同。孰賢之問。已有在。子張之心矣。故一問過不及之言。而遂疑為師。愈云。其抑子貢而提防。天下後世之意。至深遠矣。○道以中庸。中庸第三章云。中庸其至矣乎。賢知之過。同第四章云。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為德。上雍也。篇及中庸第三章孔子之言也。差之毫厘。此語禮記經解篇。且易語。然矣。見無之。註於為政篇。周比章註記之。○第十五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弟子之才學。

○季氏富於。楊明云。季氏是魯大夫之家。魯國是時已半入於季氏。故曰富於周公。為是代謀。意取不敏。必是有不當取。而取附是輔。他益是加增之。指季氏。△然解云。周公富有魯國。季氏取魯。以自富。故曰富於周公。△通義朱子曰。申末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然使其能勤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集註。周公以王。大全云。武王之命。成王之叔父。刻剝其民。唐書皇甫德。傳刻剝民。可乎。室宰。家臣之長。出。子曰非吾徒。文林貫首云。徒。指弟子。言。△然解云。徒。非徒。弟乃五。四軍也。言非所為。小子。群弟子。鳴鼓。是聲揚其罪。於衆。使人共曉。得。△知新日錄。李南黎曰。非吾徒。是斥之於門墻之外。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聲其罪。使無所容。於斯世。首深恩。痛絕之詞。非師嚴友親之說云。△

室宰家臣之長出。子曰非吾徒。文林貫首云。徒。指弟子。言。△然解云。徒。非徒。弟乃五。四軍也。言非所為。小子。群弟子。鳴鼓。是聲揚其罪。於衆。使人共曉。得。△知新日錄。李南黎曰。非吾徒。是斥之於門墻之外。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聲其罪。使無所容。於斯世。首深恩。痛絕之詞。非師嚴友親之說云。△

直解云。鳴鼓而攻之是齊聲。攻擊實過失。△然岸解云。日食則伐鼓于社。以陽責陰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故鳴鼓攻之。

宋諸身中庸十四章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右第十六章。

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斥弟子黨惡害善之罪。

○**柴也愚**存疑云。愚是知識上欠凡事少變通。即其不徑不實處。可見其知不足而厚有餘。是解柴之愚如此。若解他公決不然。

△知新日錄黃英舉曰。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知不足。

於何處見之。如三省隨事精察。曾子問逐件理會。亦是魯處至開。一貫則覺化矣。△章圖通義白雲許氏曰。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

錄李南黎曰。辟註訓便辟。便習也。辟開也。謂習於開張。△又焦漪園曰。辟日少誠實。若有了誠實習於容正亦無害。

季氏魯云。友便辟。朱註便辟。謂習威儀而不直。△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無意於容儀。

焦漪園曰。嘍者容貌詞氣之粗鄙。△然岸解張受先

日四也。字聖人呼各處。少珍重護惜處。○微言張

由也嘍。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入之無已也。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在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誓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也。

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

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嘍。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嘍。粗俗也。傳稱嘍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

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

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

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

崗陵曰：愚與魯必須克之，以學問，辟者必須本之以忠信，咳者必須文之以禮樂。然後可進於聖人之道。不然亦是偏，而不得其中矣。既不知所自勵，故微言李九我曰：愚魯者精神內守者也，辟咳者精神外馳者也。務內者中常有餘，務外者根本荒矣。此學術內外之辨。又徐徹曰：愚與魯相似，愚者執滯而而欠通變，魯者遲鈍而少敏決。辟與咳相反，辟者習于文而失實，咳者過於質而為野。△存疑云：四子都是舉其偏處，說其好處都不盡。蓋欲使矯偏歸正也。後來只曾子受聖人之教，子路終於此而已。故死孔悝之難，煮柴子張亦不見長進。

子曰回也其庶乎。言幾於道也。也此近道與想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億則屢中。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火時事，至聞性與

之偏，讀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能否安貧也。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火時事，至聞性與

△燃犀解云：昔肥瞻曰：庚乎謂庚幾，相近也。所近者何物？聖門惟有近道一事，不必明言而自可知。屢空，正是庚乎處在心體上看。△知新日錄徐若泉曰：屢空，未觀不聞本體也。無聲無臭之妙也。屢字處正是近道。夫子則全是空了。心體本空如鏡然，虛而能明。物不累是空，處纔一毫物累便不是空。子絕四，純空矣。屢空從克己來。△又薛中離曰：屢空者，常空也。非空而又不空，不空而又空也。知命之學也。

△貧窶詩：邶風北門之篇云：終窶，其貧。朱注云：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又能一章圖云：朱子曰：又字當作兩截看。△不受命。史記貨殖傳六十九註：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知新日錄申甫曰：貨殖，只依舊說為是。朱子只嫌他空字與佛家類。因犯其殖二字，牽就解作空置，豈高皇宋陸象山陳君舉解作心體後人，又因此牽就貨殖作多識俱不是。貨殖二字甚明，不必曲說。△蒙引云：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燃犀解云：億只是個料字，不必添出事字。中如言必有中之中，謂當理也。△又云：不受命，在乎日不因其貨殖而見其貨殖，照此心未忘四字為當。古今大全李陸峒曰：屢中亦不是褒詞。註憶意度也。總之非自然明覺也。性與天道。見公冶長篇。管仲食瓢飲，見雍也篇。富貴在天，顏淵篇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子嘗曰：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受玉，甲其容係。子貢曰：以禮觀之，君皆有死亡焉。此年公薨，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未入云者相近之詞。曰此章評論弟子而見其學識志趣之異。

○子張問善。圖解云：善，善也。良也。不失於理為善。不害於物為良。人之恒情也。道字勿就善人言。問其合道如何。△講述云：子張問善人之道，與浩生問何為善不同。彼問其人，此問其道。孟子曰：可欲之謂善，言其人也。此曰不踐跡不入於室，言其道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未入云者相近之詞。

不入云者相遠之詞。善人尚在正路上時有走作尚未望見堂况室乎。子路君子矣而望見室矣。特未進步到此地位耳。此師與由分別也。有諸已也。孟子盡心下篇云。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右第十

九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弟子之詞。既許之。又貶之。

○子曰論篤。○存疑云。論篤只是言。言言不可。言貌取人。却加貌字。蒙引曰。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蒙引云。小註云。言指論字。貌指色字。此說不是。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

外自然篤實色莊者。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知新日錄。黃葵。子曰。色莊。從篤字生。乃非重端謹意。燃犀解云。兩字字有且信且疑。未可定其必然之意。然畢竟是兩語。而意見不見。必反重下句。○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探其用心之實。而致觀久之道。

○子路問聞。燃犀解云。聞不必聞。人凡心有所見。亦是聞。子路好勇。意在必行。文林貫肯云。聞是聞人之言。善斯行。是即身。子所為。有急行意。有父兄在。講述云。有父兄在不。祖謂禮當。直解云。求也。退。這退字。是怯弱的意思。故退之。這退字。是裁抑的意思。存疑云。兼人猶言。加荷於人。謂一人兼二人之勇也。李彭山曰。進之退之。不必

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子張問善人

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

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平色莊者乎。與。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霞出中字即向前者使反

而就於中不及者進之使

企而父於中聖人造作

字之心於是昭矣上同集註

子路有問此語公治長篇有

之凌巡字書凌巡却退貌又

其懼也章圖通義仁山金

氏曰凌巡謂進退之間凌巡公

全傳文選雪賦註廣雅曰凌巡

却退也縮章圖云所六反退也

有章圖通義都陽

宋曰此章因入施教而致其失

子畏於匡文林音旨

云畏是有戒備之意△揚

明云敢是勇敢何敢死是

不輕死有死生與共意△

大全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

果敢之敢△知新日錄湛甘泉曰

敢死者敢而死也敢勇赴難而致

死也△蒙引云何敢死敢字不訓

必字詳甲必字在死字內△微言

蔡晉江曰吾以女為死只疑其

為匡人所害非疑他死字○存疑

云子在問何敢死意字不在問

何敢不死此見聖賢不以死為難

以善處死為難古謂死有重於太

山者○民生於三國語晉語欒其

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輕於鴻毛子在問何敢死是重於

太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

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

族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

生之恩同類也故一事之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

也見大全即夫子通義

也及章圖即夫子通義

具氏程曰即發語詞亦就

也猶言就使也或作耶屬

上句者非是右第二十二

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

此章顏子處患難之道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感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

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

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

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

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

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

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

也患其於所當為者凌巡畏縮而為

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退之○所以

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

之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

女為死矣曰子在問何敢死後謂相失

在後何敢死謂不赴聞而必死也胡

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

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

者而已○顏夫子不幸而遇難固必捐

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

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

離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

不愛其死以犯○季子然問仲由冉

匡人之鋒乎

仲由冉

仲由冉

仲由冉

仲由冉

如稱臣之徒是也。揚明云異是。非常之人。所謂大臣。天全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

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知新曰。錄姚承庵曰。大臣以道德勝。故其事君必以道。而不苟。不則止者。其機不相入。則奉身而退。耳。待君重。則自待亦重。此之謂大臣。湛甘泉曰。何謂以道事君也。引君當道。而志於仁也。何謂不可則止。也不可者。不志於仁。不當於道也。止者。勇止之也。

豚云。大臣以道言。不以位言。揚明云。道是仁義之道。有略。若心之非意。朱子曰。不可則止。不容則去。今由與求。圖解云。曰。今見非古之大臣。燃犀解云。具臣。乃是知效。一官能辨。中。我不是空。備臣數。詳解由治賦。求足。民。只稱得一個。具官的。夫大臣以道事君。遠曰。然則。燃犀解云。然字。

求可謂大臣與。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故問。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之。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子既非大臣。則從。子曰。弑父與君。亦季氏之所為而已。

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入。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子曰。賊夫人之子。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害已。害人說。有民人焉。○圖解云。民人指費之民。○甲第先鋒云。民人即百姓。

以教養言社土神稷穀神
以所報言何必決詞讀書
指誦古則拘拘詞章之末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有
社稷句不以事神言治
民人以事其社稷公蒙引
云此學字對行字屬知是
指後來為政之道說固故
惡夫燃犀解云是故指
平時言佞是口快的人沒
指以是實非說勿云口給
的人亦勿指子路為佞△
文林貫音云是故猶云此
所以兼上三句說傳錄取
辨於口本前焉用後樂
入以口給而言欽公治長
篇雍也仁而不佞章也古者學而一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欽道之本在大學云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脩身為本△中庸第二十章云知所以脩身則
知所以治人方冊又云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朱註方版也策簡也在卷二十四章圖通義翻陽義

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
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子曰是故
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
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
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
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
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
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
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
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
說見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

曰此章因責弟子而見為學為政之次第
○子路曾皙人物備考云曾皙字子皙魯南武城人曾參之父也蓋狂者也子曰以吾一
解云長是分尊一曰長是謙謂長不多爾指四子每章以也欲四子忘於盡言公丹鈔總錄二十六
云以吾一曰長乎爾長老
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
言曰老矣不能用於而位
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
言用世也哲之言亦用世
而非大用也冠者童等奈
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
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
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
也職既輕子抱關擊柝事
文邇鄉俗里閭不必居
表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
為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
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
與之者意在言外嗚然者
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也

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
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
過而以口給禦人○子路曾皙冉有
故夫干惡其佞也
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哲
子曰以吾
一曰長乎爾毋吾以也雖年少長於好
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
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
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將何以為用也

必有授歸退之以浴為治
 非宋人堯舜氣象大地同
 流之說又過矣曾也狂者
 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
 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
 銷壯心而耗餘生
 年少大全去聲章圖
 上聲多少之少居則
 日不吾一燃犀解云居
 是平居曰是爾平居自
 負的說語不五知是
 人不我知是負負之詞
 子路率爾通義自雲寄
 氏曰千乘之國以地實出
 軍數而言當方二百六十
 里有奇況有山林川澤城
 郭道途又當三分加一若以對建常法言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云
 飢饉爾雅云穀不熟曰飢菜不熟曰饉果不熟曰飮曰稊春秋穀梁傳云五穀不升為天飢
 一穀不升為饑二穀不升為飢三穀不升為饉天子西之燃犀解云西其率爾蒙引云子路不祖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此必二反
 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求爾
 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何如對曰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求也為

失之率爾其言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此夫子所以哂之
 云方四方也六七十里小國也如是或五六十是國之最小者三年可使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冉
 求之所任者專在政而不及於教矣既曰方六七十里又曰如五六十不曰願學而曰以俟此見其詞
 之益遜處公蒙引云三年
 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
 里教之樹畜身其後復薄
 其稅歛食之以時用之以
 禮如此則俸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矣
 爾通義云求爾上讀或
 句爾汝也屬下文亦爾點
 爾同赤爾何如知新日
 錄申甫曰非且能之願學
 焉以平日言願為小相願
 以其所學者而見之行也
 舊說願為小相以學禮樂
 恐禮樂不是臨陣學的律
 時見曰會一上禮禮春官
 大宗伯春見日朝夏見日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
 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
 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
 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
 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且能之願學
 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
 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
 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
 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
 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規曰同端玄端

宗秋見日觀冬見日遇時見日會殷見日同時見者

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并有伐之專則既

胡適至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焉註見大全

通義自雲許氏曰集註時見日會衆類曰同周禮殷

衆避宋壽也但周禮有殷類曰視文一禮也此則易

見為類不知如何然類亦見也大全韓氏曰類即

見也玄端服通義許自雲曰端衣各古者布幅二尺

有二寸此身長二尺二寸秩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按一幅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即其色也章甫冠大全應源輔

氏曰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皆以漆布為之黼爾如何燃犀解云希不是瑟音希是鼓瑟問歌漸漸佳手意鏗尔含瑟而作二句連作一句讀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然

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黼爾何如鼓瑟

希鏗爾含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

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

擊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

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

述云鏗爾一說連上讀謂鼓瑟方歇餘音鏗然說連下讀謂以手推瑟而起鏗然有鼓瑟有來瑟

間歇餘音尚存即推而起似一連緊讀不可斷古註孔安國曰鏗爾有鼓瑟之聲也莫春者

犀解云是三月上也時侯亦非有撰于暮春蒙引云暮春者春服既成暮春決是夏正若周正之

正月其時猶寒何可浴也雖今之三月若非溫泉亦未可浴故集註又附以地志溫泉之說云

又云三月似亦非寒涼之景蓋和煦之時遊行之餘兼以溫泉之浴宜斷就高燥以取涼也冠首

疏云二十以上冠者十九以下童子也燃犀解云五六六七不約定人數多寡也浴沂風

云浴謂濡衣沐髮也燃犀解致清潔除不祥也風者謂既濯而風以乾之舞雩城外禱雨處也而歸以不

盡之意寄于歌聲而旋歸禮記當次對史記仲尼弟子傳仲尼孔子九歲當與子參皆侍孔

子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參

必少孔子十餘歲矣居子路之次大全張和煦字書照詩呂切溫也單裕大全新安陳氏曰

單單衣袷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今上巳大全朱子曰漢志三月上也後除官氏潔於東流水

上而祭豈引此為證是也蒙引云上巳三月第一巳也古今用此日後除自魏後只用初三日

上巳如首丁之類巳月用也知新白錄李南黎曰上巳世後除起於後不必引及云謝肇五雜

廣及襲封府俱在焉溫泉
又云溫泉在曲阜縣南七
里云流入沂水又沂州東
北郊城縣西北俱有溫泉
土人皆秘其石為池所以澡
浴無害那地聖者祈雨之
祭名左傳龍見而雩是也
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
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
也遠為百穀祈當雨也使
童男女舞之△大明一統
志山東兗州府舞雩臺在
曲阜縣魯城南△各等
壇皆點風舞雩即此壇
壇通義云封土為壇除地
為壇△字彙云壇唐闕切
祭壇也封土為壇△又云
壇時戰以壇畔低處為壇也
天地萬物△孟子盡心篇
云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云規
規說文云規有法度事為
象引云事為猶事也△三
子者出知新日錄李南黎
曰曾皙後後是活字曾皙
欲有所問故後而未出也
△脉云曾點後後以辨志
也

而後及點也希間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未者其氣象不作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

亦各言其志謂各人都就力量能為處言不是虛誇的話分明是兼與了故點又問何由曰為國以禮知新日錄李南黎曰為國以禮所以為天下國家處皆禮也△微言丘月林曰為國以禮之所該極廣所主極精其言不讓又就中抽出言之謂即此一言一動之間率爾而對無這一點退遜的意思便知其不達為國以禮道理但語意順渾融說明便不消復問何又王觀濤曰為國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上看一言字便見是小疵若說讓者禮之實則全不能以禮讓為國矣如何為許其能乎△文林貫音云其言指有勇知友之言讓是恭敬辭遜之實處不讓是言不遜非是任

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曰夫子何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再

為國之事為不讓也唯求

則一燃犀解云點錯認是

晒他不讓為邦故問之與

是疑詞安見此以下夫子

之言也方六七一燃犀解

云六七十是伯之邦五六

十是子男之邦唯赤則非

一燃犀解云點因夫子不

明說求言能讓故仍如前

之疑宗黃此以下亦夫子

之言非諸侯而一燃犀解

云非諸侯而何言惟諸侯

得而行之此太小二字只

以禮樂優劣言太不作太

相只是出其右意△通義

仁山金氏曰上文之與點

所以激三字也下文之辨論

所以實曾也聖人陶冶之妙

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

長語而不知

夫子所晒之意故終死於

孔悝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

故聚歎於季氏曾哲又不知

體夫子辨論三

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有不

掩所以終於狂也此皆學者

所當戒也

優柔厭飲左傳杜預序六

傷而不之使自求之厭而飲

之使自趨之疏云優柔俱訓

為安舒寬之意也厭飲俱訓

為飽饒裕

意也行有不掩一孟子盡心

下篇云何以謂之狂也曰其

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朱註云言平考

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老者

安之見公治長篇也曾點云

見大意

近思錄也右第二十五章

章圖通義鄱陽朱氏曰此

章即四子言志而見氣象

求亦欲為國而不見晒故微問之

唯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哲問

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

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

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

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

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

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

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

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

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

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

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

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

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

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

已見

大意

顏淵問仁一燃犀解云

問如何是仁之本體非問

為仁也△文林貫首云問

仁是問為仁之道而已復

一

顏淵問仁一燃犀解云

問如何是仁之本體非問

為仁也△文林貫首云問

仁是問為仁之道而已復

一

顏淵問仁一燃犀解云

問如何是仁之本體非問

為仁也△文林貫首云問

仁是問為仁之道而已復

一

顏淵問仁一燃犀解云

問如何是仁之本體非問

為仁也△文林貫首云問

仁是問為仁之道而已復

顏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禮知新日錄徐岩泉曰
已者對入之稱也。人心原
自有恰好天則是之謂禮
只為人已之私隔之所以
不得為仁。△集游園曰禮
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以
禮以名如湯之天則詩之
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
已見生焉則岐克已所以
復乎禮也。△又云。尤西川
曰禮者體也。良知之見於
四體與其事為也不言以
禮而言非禮勿非禮勿即
禮矣。此聖言所以為無迹
也。△覺路李東一曰禮字
與已字對看分明與尋常
說禮字畧不同。以天理節文釋之似未妙。已者形骸之謂也。禮者無體之謂也。禮記云無體之謂禮。元初太虛渾渾淪淪何處添着純是天則此便是禮。克已便是克去有體之已。復禮是復於無體之心。已克即復禮。非克已後方復箇禮。禮復即是仁。非復禮後方為箇仁。並無先後漸次工夫。集

本心之。△大全輔天曰仁我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已謂身之。△大全
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也。甲曰口鼻之欲也。人我克之類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
在裏着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禮天理。△大全康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
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
儀章脉理也。不曰理而曰
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
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蒙引云禮者天理之節文
也。猶言天理之當然。故下
文只由大理事無節文字
歸德與。蒙引云歸猶與
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
把這物歸他。稱道入亦
然。把這好各目加他便是
把這箇歸他。字義須
解得切甚速而。△大全新
安陳氏曰其速以一日言
至五以天下言其機。蒙
引云機者發動所由物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

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

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

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

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

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

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

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

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

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

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

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

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

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

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

性偏難克。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

命也

二十一

所由以失者也故古人有曰決機又曰其機如此言其所係也如爲仁則係於己故曰其機在我曰
日克之矣大全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皆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入講曰如此
便了性偏難克蒙引云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或曰專指氣質不兼理非也氣質者理所繫屬實
偏則理亦隨之矣性偏難克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性坦率之類如子路之剛重季張之便子
夏之狹隘冉求之退縮之類非禮勿視一類解云聽以聲言以詞說看動以事爲動斯字指四
勿而上節意亦該公魯路云勿之工夫不在視聽言動言言在心止微言玉龍溪曰視聽非禮非
淫聲惡色之謂顏子只念頭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遠而後言動亦然公知新自錄鄭東寧曰非禮
者其過不及也顏子請問其目故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之視聽言動已之目也非禮勿視聽
言動脩己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更無已矣禮也者已之所本有也故曰復非禮者已之所本無也
故曰勿動容周旋孟子盡心下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成德之至也軍事之事書說命篇三惟事
事乃其有備云孔安國註事事非一事也蔡沈註事事其事也史記陳平傳云張仲曰平負不
事軍事又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友見參不事事程子曰程子文集及小學子居言篇服膺而
事中庸第廿章云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視箴曰此已下四
箴古又後集亦載之應物無跡古文註云泛應之物亦無形跡蔽交於前又云物欲交蔽變亂此
心大全胡氏曰心今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又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
體而言制之外又朱氏曰至蔽交於前左有非禮而視故制之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
此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聽箴兼養其大雅基民篇云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宋夫性小學註理也人之秉彜所得於天之正理也知論大全陳曰
知指氣質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遂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之而無彼我之間也又

思錄註云知識誘放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直覺古文註云知猶欲也誘猶導也引也
欲心道引而物至人化於物禮記樂曰知該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古詩家引云節
秉彜之性也直彼詩言直彼漢思孟子萬章上篇節尹耕於有辛野湯使往聘之既而然後曰
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覺
覺後覺云知止有定大學
閑邪子離婁上云陳善
閑邪謂之敬大全朱子
曰防閑其邪其於外而在
其實於內言其感陳矣
章圖云曠則到反急也
慶源曰曠言靈氣其爲欲不
爲氣所動故靜不爲欲所
分故專樞機易係辭七章
云言行君子之樞機匪我
出好與我蔡傳好益也戎
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菽
之分出悖大學傳十章言
事而出者亦悖而入非法

條自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
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
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
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
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
爲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
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
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
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
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

此言目之謂也

此言目之謂也

不道孝經云非先主之法
言不敢道非先主之德行
不敢行是法法不言非道
不行法△動儀造次里仁
爲美造次必於是失詭造
次急遽苟且之時戰兢
詩小雅少晏之篇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朱傳戰戰
恐懼兢兢戒謹習與性成
商書云茲乃不義習與性
成此每升之言本謂習於
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朋
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
成者也○蒙引
云此章及聖賢復授心法
蓋從古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其相傳秘指只是一精一
執中精則致天二者之間而
不雜所謂至明以察其幾也
則其本
心之正而不離所謂至健以
致其決也○**第一章**章圖通
義鄭陽樂氏曰此章因仲弓
問仁而見傳授
之心法又曰此章是孔顏傳
授心法吾道一貫是孔顏傳
授心法一貫是孔顏傳授心
法一貫是孔顏傳授心法一
貫是孔顏傳授心法

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又曰
此章因入施教而正言爲仁
之道仁以爲德
○**仲弓問仁**○又休賈直云
問仁亦是問爲仁之道出問
是人所易忽者大賓是人指
所敬重者使
見大賓是貴客如見大賓
則無一人可肆△蒙引云
仁非敬不存非恕不行積
敬則所以處已者未免於
私意而有以來人之怨不
恕則所以處人者未免於
私意而有以來人之怨能
敬且恕而仁了故內而在
家則父母稱其孝兄弟稱
其友外而在邦則以上得
君以下得民總歸是仁之效
上章天下歸仁此章邦家
無怨總歸歸仁之反也○
朱注字行字意思如何△
直解云大賓是有德有位
的賓客大祭是如郊祭廟

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
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
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
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
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
頌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
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
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
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
一人能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
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
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
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
言仁只說出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
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

可見求仁之方仁以德之
一端言

○司馬牛問君子存疑云
憂愁也是秋禍患之至懼
敬恐也是禍患至而驚恐
觀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
見家引說未是

○大至厚齋馮氏曰內憂
其兄外懼其禍曰不憂不
懼惟家引云內省不疚何
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
使其能至於內省不疚則
為難憂懼之心亦自釋

○其平日通義仁山金
氏曰平日所為無愧於名
二句又補內省不疚以前
工夫無入而不自

○中庸第十四章云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右第四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
章因人施教而解其憂懼之心

○司馬牛憂曰脈云憂曰是念愁而言也玩其口氣還是傷其悲不能歸同氣之光雖有若無意

非憂其將死之說集註
牛有兄弟左傳哀公十四年墮入于曹以憾民故之墮在衛逐奔齊公問
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雅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頑子車亦與
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大全
受孟子盡心上篇云莫非
命也順受其正君子敬而
文林曾言云敬是諸格
兼身心動靜而言無失是
無間斷意與入是待人接
物△揚明云敬恪敬無朱
是敬有始有終四海博物
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
通地在其中七戎六蠻九
夷八狄皆近海濶謂之四
海△大全雙筆鍾氏曰敬
在心恭在容

如兄弟
也大全新安陳氏日子夏
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
一如字讀誤皆愛敬之如
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以

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
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
方不外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
是矣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諉乎
牛意仁道
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
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
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
也揚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
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
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
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為仁之大槩

辭害意孟子萬章上篇成丘蒙問詩而孟子答之之語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蓋與子喪明禮記檀弓篇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公大全慶源輔氏曰觀喪明字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

陽朱子曰此章解人憂慮之心而見子夏言詞之疾命以氣言天以定分言○子張問明文林貫百云明即是不為人所欺惑意謂是下子已底事纔說得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裡說交來不覺想是想壞已底事纔說便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知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害者曰浸潤之譖

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全及通義△甲第先鋒云不行是說體不得行於人△覺路王山子泰曰不行謂諸惡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人之諸惡也△煥犀解云不行是心體不為所動△紫引云浸潤之譖以漸而入人之深也△正義云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以成垢穢譖入之言如水之浸潤皮膚受之受塵亦漸以成之便使人不知覺△韓文十九送齊驛下第序云膚受之譖不行於君註孫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不謂遠直解云遠是明之至而不蔽於淺近也

肯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司

馬牛憂有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亡

然者憂其為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已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平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亦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子張問明子曰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思也。蒙引云：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之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蓋自為一說。亦不必與書本旨合也。書曰：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朱氏曰：此章即事情之難察者而見君子才智學識之明。

○子貢問政。然犀解云：時政急務分田制里，不奪農時，閭閻有乃積乃倉之富，國家有六年九年之畜，則食足無事而耕散處為民有事而戰連合為兵，簡之以教之，以味矣。字可見。又云：夫子三言有富而教之之意。△存疑云：是時謂至此方施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又云：夫子三言有富而教之之意。△存疑云：是時兵食尚在民間，計倉廩是民間倉廩。集註不離叛衍明云：註不離叛是居常而有尊君親上之心，思

勢與人心俱盡欲去，以保其二。子貢曰：必不。又云：必不得已，是事勢更危迫二者指食信何先。是何者？稍緩則盡先去。民無信不立。微言自民無信不立，不但謂信不可去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其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為大盜資者。且將兵食兵而亡之矣。△存疑曰：民無信不立，是說信必不可去之意。集註大全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朱氏曰：此章即為治大節之中而見信為重。○棘子成曰：君實言云：君子之德，言實者，忠信誠懇之謂也。文者，威儀文辭之謂也。質，俱就言動看。

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遠也已矣。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荊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于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譖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

微言自民無信不立，不但謂信不可去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其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為大盜資者。且將兵食兵而亡之矣。△存疑曰：民無信不立，是說信必不可去之意。集註大全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朱氏曰：此章即為治大節之中而見信為重。○棘子成曰：君實言云：君子之德，言實者，忠信誠懇之謂也。文者，威儀文辭之謂也。質，俱就言動看。

不行焉。有不得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則無兵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是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則無兵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棘子成一燃犀云棘姓之

後為棘氏支从東束音刺棘木重喬低者為棘△圖史合致云成衛大夫萬姬統譜云子成之後改為棘子

賈曰惜乎知新日錄黃

莫峯曰子貢所謂君子也非指有位亦未是成德君

子也猶云有道德意趨云耳△折衷云子成之說乃

崇本抑末之意故曰君子

然意雖厚而言則病今雖

駟馬不能追其舌矣蓋甚

形容言之一失而不可復

救也合夫子以下總是惜

意△揚明云駟是四匹馬

其行至速不及△通義仁山

金氏曰駟四馬也古者一車四馬故曰駟謂言出舌雖四馬不可追而

及之此必當時諺言文猶質也

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也

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也

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

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

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

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

答也愚謂以入情而言則兵食足而

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

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

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

死守之不以危

急而可棄也○棘子成曰君子質

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

人交勝故為此言

其行至速不及△通義仁山金氏曰駟四馬也古者一車四馬故曰駟謂言出舌雖四馬不可追而

及之此必當時諺言文猶質也

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也

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也

棘子成去其文獨存其質猶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與君子小人之賢否豈不可辨△說約云愚

按家引上二句子貢述所見下二句折子成之言也

又云虎豹喻君子犬羊喻小人

朱氏曰此章因論文質而

見一子言辭之病

○哀公問有若

按哀公十一年十二卒皆

有冬鍾連年用兵於邾又有

齊擊此所以年飢而用不

足但謂公之意欲加賦恐

未然也魯自宣公稅畝時

已加賦了豈有更加賦之

理只是值年飢苦民貧賦

不能出而國用有不足故

問於有若

者△大全齊氏曰稱者者

廢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

大夫故止稱雉△家引云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於夫

於有若者君臣之辭於夫

子貢曰惜乎夫予之說君子也駟不及

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

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

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

於有若百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

○哀公問

子則稱孔子而不名君師之分俱要有也齊氏以孔子嘗為大夫只稱姓而有若只為齊人故稱各此說意度之非其說亦感近難通且孔子雖為大夫非人臣乎有若對曰講述云徵法兼貢助二法貢法十中取一助法十外取一註云君得其一民得其九者非專言貢亦言其大率耳

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徵乎徵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徵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三矣故有若講但曰二專行徵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二即所謂什也公以有若不喻其肩故言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主獨分貝

不足百姓與君共者也君奈何不行徵法哉上什一天下之一楊子注言第一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二小貉小貉公孟子皆子篇云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朱註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無藝左傳昭公十六年之字右第九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因論賦稅而見有子有愛民之心

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入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徵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徵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徵之當務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張問崇德辨惑圖解云德心所得崇積之使高惑心所疑辨別之使明△蒙引云德者心所得惑者心所蔽也△王與註云主忠信是立定其本而徙義則財加積與系之功△說約云姚本庵日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裡者已之事△微言方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立徙義則日王忠信則本

文伯曰主信之外非別有
宜處從義非于忠信上有
所增添只這點實心渾全
無缺是不減即是增有自
積而不自知者知新日
錄由甫曰主忠信從義五
字勿斷言主忠信去從義
也工夫全在從義上而忠
信其主本湛其身自中心
為忠實心為信心中故實
也△大全朱子曰主字須
重看是要將這箇做主從
義自家一車未合義遠從
去那義上見得又味甚合
義須更從去今都合義云

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夫聲○愛惡人
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
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則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
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
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
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
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一篇齊景公
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
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

△微言辭四原曰生死舉重而言窮通得喪皆其類也
誠不以富圖解云富是疑惑富積於胸中與是事事皆顛倒極可怪思△又云郝仲輿曰引詩以
見人情之異程子謂富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下章齊景公問政疑錯簡在此然義未為不
協也△鄭玄詩註祇適也
堂堂乎張也子張
篇也註堂堂容貌盛也石
第廿一章章圖通義都陽朱
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
其失
齊景公問政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齊景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子，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論語卷六 三十一

事孔子對曰君圖解至君臣父子字俱去人說下君臣父子字俱指成個人公衍明云政之

為道不在紀綱而在倫理夫子之言雖為景公而發其實政之大本也集註是時景公上大全日左

傳昭公三年上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嫁姜齊侯使晏嬰請纓室於晉既成晉景公受禮叔向從之

實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故弗知不知其也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

四鄙音亮丘區為侯及釜鍾四先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金四豆為區區十六十四區為釜釜下斗

四分登成也釜下則鍾不計四斗陳氏三豎皆登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

於海濱不食其民參其方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而或燂於位及休處位及之燂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復民將

焉避之○又見昭公二十六年景公又多內左大全日左傳景公五年上齊燕姬景公未入生子

不成而死不成表冠也諸子密竊以之茶發諸于庚公子也齊景公受茶安孺王諸大夫恐其為

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吾聞音聞於慶慶則有疾疾亦姑謀樂

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後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諸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為其

群公子於萊萊齊東鄙也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齊景公

子在萊有六年八月陳管子使齊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茶於駟不至殺諸

孺子之下公曰善哉炊崖解云信如一字是經思議上君臣父子俱指大字下不君不臣不父不

子俱指失所以人說八止解云景公有感而嘆曰君令異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善哉夫子

之言乎信如君無怨憤而不君臣有革命不臣父為惡德而不父子弗承訓而不子則綱常大壞禍

變攝作雖擅國之富而有其累吾安得享其食哉惜乎景公徒善其言而不能行也集註釋福不

定大全日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嬰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後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

其粟予民以太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不陳氏改為田氏宗族益強景公

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茶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茶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

茶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佐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是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

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魯是孺子奔魯田乞使入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

田乞之家是為悼公為使人殺孺子茶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

悼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由恒心害監止

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脩釐子之政以木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日姬平采芣

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弒簡公於徐州信立簡公之弟釐是為平公田

恒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

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

自入官而至官成一段立
政居官之心無替也故曰
始終如一云云朱子曰居
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
忘在事上說欽知新日
錄徐岩泉曰忠是為民為
國之實心

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因
入施教而言為治存心之
要

○子曰博學此章已見
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右第十五章章圖通義鄧
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兼盡
知行之學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云不日善而日美從休嘉本體看出成者其人美有端緒因為贊相扶翼以成之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訓政之名云子帥以正帥
字最重有得率之義公覺
路因之曰孰敢二字最
宜玩孰敢者畏心也此與
大畏民志同上下之道交
相畏者也有畏其下之
心所謂赫赫具瞻是也然
後下有畏上之心所謂有
耻且格是也

引云葉字從草從木從世
草木一葉上生二葉一葉
相承猶人之父子相繼也
也故曰葉之字出詩
經

句繹奔魯曰使奉路要我音無盟矣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
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
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
所以全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其信也

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
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
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
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必
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
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程子曰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
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
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
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
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
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

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出治之本而見感化之機

○季康子患盜圖解云：魯盜益多為民害△燃犀解云：問求出盜之方

之文林貫言云苟是誠△存疑云民之為盜坐於慾而所以率之者上也苟

吾子之不欲則上行下效廉則風行雖身便為盜

而亦不肯為矣會之凡假設之言明其不非為也

○竊病大全云盜魯國柄蓋亦反其本孟子梁惠

王信節之字也而彼無亦字事見春秋傳左傳哀公三

年季孫有疾命正當桓子之寵臣無欲付以後事故新命勿從也

之南齊本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也則肥也可

子在朝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用臣曰南氏生男則以生於君與大夫而

立之今生矣男也故告也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也則肥也可

殺者召正當不反長廟也及通義有第十八章章圖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上下感化之道

○季康子問揚明云問政是議論政治如是設知無道是民之惡有道是民之善就是歸向

△文林貫言云就是超就有道是為金之事

○為政者民所

○為政者民所

○為政者民所

○為政者民所

師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

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

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

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

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

善矣上之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子曰

失威儀。夫之上化。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若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君子之動不可不慎。欲會則

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者服玩味上

一作尚孟子滕文公上篇云君子之德風也。草尚

之風必偃。以身教者。此二句見後漢書列傳三十一

一第五倫傳。亦第十卷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

章明上下感化之道。

○字張問士。揚明云。士是學者通稱。達是隨處皆通。文林貫百云。斯字作即字看。直解云。如何斯可之謂達。乃問所以達之故也。若只問何謂達。則和家必聞子張已自認聞為達矣。德乎人而行無不得。乃朱子會下文所謂達字。而正解之。非子張之所知也。子張對曰。存疑云。據達是行無不得。聞是各舉

著聞行無不得者。自然有各舉。名與舉聞者。未必行無不得。此其不同也。子曰。是聞。知新日錄中甫曰。聞者。自外有聞也。從耳邊來。達者。自此達彼也。由心中出。文達二字。字義說得透。便曉得誠偽

也。仁者天理。質直者存此天理而無所枉也。是內之仁也。好義者行此天理而無所累也。是外之仁也。微言方文伯曰。質直好義說者紛紛。有以忠信分忠信者。有以質作主。直作忠信者。又或以忠所行合。直所為義。外者不知。總此誠懇無私曲的念頭。而又事

事當理以求無愧于此心。則所行與吾所存相合。義何嘗在外。天聞也者。揚明云。色取仁。是外貌彬彬

△燃庫解云。色不但顏色。凡顯露在體上為人所見

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在邦必聞

言各舉者聞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

大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天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王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

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的俱是取仁者向人前十分親愛也。居之不疑。存疑云。居之不疑之字。指仁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燃犀解云。居是安。△甲第先鋒云。不疑是泰然。而不疑欲入信之也。△無所忌。中庸云。小人而無忌憚。

○樊遲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救其務外之失。

○樊遲從。脉云。此章以心作主。德本心之理。慮者心之惡。惑者心之蔽。崇有積小成大。意修有克治掃除。意辨有分。辨明白意。三件以崇德為主。德是本體。慮與惑是外障。害哉問。燃犀解云。嘉其遊息不志養心。先事後得。上講述云。攻其惡。攻字最有力量。蓋惡匿于心。潛藏隱伏。倘不力攻。何以能去。△又云。樊遲近利。則不能後得。略則不能攻。已惡粗猛。不能懲小忿。故夫子皆因其病而藥之。△燃犀解云。其字作已。字惡是心曲。

○樊遲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救其粗鄙近利之失。

○樊遲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救其粗鄙近利之失。知言其務皆以用言之。然不公何以能愛。不明何以能知。言用而體在其中。△引證云。愛入知入。分而論之。一屬仁。一屬知。合而論之。知入乃所以愛入。重知入上。△知新日錄申甫曰。愛入心之所注。注仁也。知入心之覺所別。別智也。樊遲未達。遲因思曰。愛入則無

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况後世乎。

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愚此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

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

切於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為已。

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

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與本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

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下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

所不愛曰知人。則便有分別分別。明則愛似乎難偏者。其遲之所以未達也。

曾氏名幾。字吉甫。河南人。傳見宋史及言行錄等書。學曰樂直。然厚解云。舉是用直立心制行中正。錯是舍。諸是喪。枉是心行邪曲。存疑云。舉直錯枉。知也。使枉者直。又不止於智矣。夫子二語已包于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言。爾也。揚明云。鄉也。猶言前月也。集註為知者之事。大全新安月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

子夏曰。富哉言乎。謂言之廣也。子夏就曉得使枉者直是仁。故曰富哉。夫子之言。不止言知日。文因舉禹湯之事。以明之。集註不止言知。大全新安陳氏曰。一語而該仁知。故曰富哉。厚

陶伊尹。章論一名。外邑。縣少具之。商。伊尹。名執。有莘氏。得嬰兒於空桑之地。居伊水之上。因以伊為

氏。厚解。右第。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則仁知之事。而見相資之道。

○字貢。問友之道。然厚解云。是問交友之道。直解云。忠告。是見人有過。盡以告戒之。無道之是委曲開導。△脉云。此章以忠字作主。管道是舍。用忠不可。則止。文是舍成其忠。友字作交字看。朋友是問友之道。△知新日錄申甫曰。不所則止。非棄之也。機柔殺且俟之。尚可後圖。

集註友輔仁。見下章以數見。歸里仁為美。子游曰。朋友數斯歸。右第二十三章。

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交友之道。者愛人之仁。一者見幾之智。

○曾子曰。君子。甲第先鋒云。文指詩。其是華之文。會友。是會那朋友。講論以明其道。△文林貫直云。仁是五心之全德。輔仁。言這友為我進德之助。意△脉云。此章一申看。重仁字。大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

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

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

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去

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

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之。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

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

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息

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

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

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

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

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

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

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皆自是文即仁之昭著以友會友不是泛泛講論全是類其切磋琢磨以剖折吾心之天理完養吾本然之心德是以友輔仁也不死兩層云△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一句是工夫。一句是主意非兩平也。學者學為仁而已為心之外更有何學。君子以道之散見者相講習而行之無非以友輔養心德而已矣△又湛其泉曰。又者詩書禮樂也。人倫物理之懿道之寓也。何以會也。相與講習乎此也。講習乎此則心存乎此。氣質隨焉。德性養焉。上達天德矣。輔仁之謂也。△燃犀解云。陳伯玉曰。以字重文會友而日以則未會之先。自有所玄覽而非博焉以溺心友輔仁而日以則會友之時自有所主持而非徇人以忘也。右見二十四章圖通義鄭陽朱氏曰。此章見取友為學之資。

氏曰。學者之間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功。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曾子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明。取善以輔。
仁。則德日進。

論語六之卷終

論語卷之七

子曰先之而後從之... 子曰先之而後從之... 子曰先之而後從之...

林貫百云政就諸侯之國政言... 身勤勞其事... 存疑云先之即道之以德意故註曰道猶引道謂先之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而後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

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 請益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

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

所告姑使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之深思也

義仁山金氏曰先當去聲... 謂率先之也... 而行此篇第六章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請益曰一文

林貫百云益是加增於先勞之外... 蒙引云夫子之意云先之勞之二者是定

了何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是益之也又云子路之間多請益又多不足於孔子蓋其性勇心粗不能細職遂志以求道理又云子路之請益意在先之勞之之外夫子卷以無倦意不出乎先之勞之之內

▲大全双峯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懼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苦之以此字疑以饒氏說為最好

更也通我仁山金氏曰先有司先平其微言其無障曰小過不救則人無所節展但小學看得活無心之過雖大亦小有心之罪雖小亦大▲熾屏解云賢有德必有能舉則從眾人中舉而進之于朝直解云赦是寬宥昔仲弓為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之說堂兼聚或若不分在於先何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使各專去辦理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人有太過固不可不懲若小小差失一槩苛責則法太密而人無所容故必於小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曰焉知賢蒙引云舉亦所知謂汝但舉其所知之賢才爾所不知者人未必不知皆將舉而周之矣其言愈之哉夫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如此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何

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

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曰焉知賢才

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焉於度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轍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其祖名實素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

况天下乎

必求以盡知。時之賢才
哉此說。是且與大註。程子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
其親。合。一。說。汝。雖。不。能。周
知。而。未。必。至。無。所。知。也。汝
既。不。能。無。不。知。而。他。人。則
未。必。皆。不。知。也。為。汝。謀。者
但。舉。亦。所。知。之。賢。才。其。亦
所。不。知。者。於。已。而。付。其。所
不。知。者。於。人。則。何。患。賢。才
之。不。及。舉。哉。此。說。不。是。
微。言。徐。玄。扈。曰。人。其。舍。識
非。謂。薦。之。于。我。也。即。人。引
人。得。之。意。然。解。云。人
知。人。人。亦。舉。豈。皆。舍。之。我
與。天。下。人。共。知。共。舉。何。等
至。公。○**人各親其親**。大全新安陳氏曰。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一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
以為論。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在公私之間。蒙引云。只在公私
之間。余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章句**。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言。治設施之要

也。通義。行山金氏曰。魯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則是身楚及衛也。十年。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及
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在上。前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微言。王規。濤曰。為政。屬衛。君
不屬孔子。待子。有委心。而
聽。意。不。作。虛。位。以。待。說。據
國。拒。父。等。事。孔。子。決。不。明
言。只。宜。含。蓄。然。解。云。
待。子。為。政。是。設。為。之。詞。以
探。夫。子。策。術。之。先。着。必。也。
正名乎。揚明云。必也。是決
斷。正名。是。正。父。子。君。臣。之
分。微。言。哀。公。九。曰。孔。子
正名。曰。必也。曰。子。一。決。一
疑。正。我。必。用。此。而。衛。難。用
此。之。意。○**章句**。是。時。出。公
不。上。通。義。云。禰。乃。禮。切。父
庸。也。蒯。聶。乃。輒。之。父。也。蒯
聶。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
不。父。其。父。父。庸。曰。禰。輒。繼

之道皆當。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子曰。野哉。由

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

不能闕疑。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

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

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

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

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

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

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

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

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聶之子輒。以

拒蒯聶。夫蒯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

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

袁公是禰其祖謂以禰唐之禮奉其祖也子路曰有是文林貫曰云是指其名奚其正猶言何必以其名為禰○遠於事情

史記孟十列傳為迂遠而關於事情○子野故甲○然屋解云野字是無精密之見沉潛之思所不知是自家心上有過不去的所在闕如非闕疑有歉然自疑不敢輕議之狀▲知新

日錄黃葵發言闕如疑之狀也與率爾相又○闕疑為政篇云多聞而疑疑慎而言其餘云云率爾

先進篇云子路率爾對曰云云名不正則言揚明云名不正君臣父子名分不定言是稱謂之言不順是多窒礙▲折衷云名不正句是下大頭腦下五者皆其流之弊名不正下五者便一齊都到節節推來且非有先後次序也▲大全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救

救始得却教他取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名不當其實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此名名不正凡二以實字而言前云名實案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案則名不正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事不成則禮不燠屋解云禮樂指了身之禮樂如君臣父子之間有序而不紊便是禮和而不乖作便是樂事既不成禮樂即廢弛矣▲大全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與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申瑤泉躍淵云只事不成一句該禮樂刑罰言▲覺路顧九疇曰禮樂只據本身說即教化之本刑罰是罪戾之加於不妄教者禮樂只是個序與和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爭反使是樂○施之政事講述云施之政事與事不成事字不同上事字就名講此事字就實講故君子名之文林貫言云必可言是稱謂無道辭意必可行是事事成意▲蒙引云君子一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字着方說王規薦彙註云前是反言名之不可不正此是正言名之當正無兩意▲楊明云苟且無所苟言必名正言順求當其是意○衛世子蒯賁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本宋女召宋朝宋公字太子蒯賁通宋野時人歌之曰既定必婁婁○南子毒婦吾女殺父老也假世家也喻宋朝太子蒯賁之譏陽遂曰太子蒯賁從我而朝必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宋夫人見太子蒯賁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嗜而走曰蒯賁控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蒯賁遂其黨鉅大公子蒯賁云云云公次子蒯賁之左傳定公二年初衛侯游於郊子南僕對御車公曰余無子蒯賁將立女對曰邱不足以及社稷君其改圖衛侯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邱與於他上言用不同且君及於高若若有之邱必聞之且下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也食馬不避見前篇閔子侍側章註右第三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

可育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未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鄆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樊遲請學稼

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

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

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

為治之本

○樊遲問學稼。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不知非不及之謂。謂不似他。也。言吾所業。盡自在。不似老農老圃之所業云云。▲邢疏云。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註云。種穀曰稼。如稼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大宰職云。園圃疏草木。註云。樹果疏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鄭云。周禮註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饋。郭璞云。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小人哉。小人哉。蘇子由古史云。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此孟子所謂詩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舜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為已。憂以百祗之小。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脉云。小人非言志趨之卑。只是謂稼圃原是。小人的事。一手一足之是。勞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大。有志於稼圃。則亦小人其人矣。▲燃犀解云。樊遲出言。悟其非。遂呼△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傳註。孟子曰。滕文公上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云云。上好禮則民。○賞降丁天行曰。禮自軌度。上言不單指容貌。義自舉動。上言不單指用舍。信自精神。上言不單指學。令三莫不敢帶。三好學。說來正見。大人學術自有禮義信三作。可以締結四方。策惠不能以此為好耳。▲燃犀解云。上字當。小人看。好是根之心。而達之。政皆好也。根心之敬。而進之。節節全皇者。上好義。根心之制。而達之。舉措張弛。皆是。上好信。根心之誠。而達之。條教。号令皆是。○傳註。磁織縷。正義云。傳物志云。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王國志云。涼茂傳云。襁負而至者。十餘家。註傳物記云。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肩之而行。四三。還而。為。舉。不。以三。及。則不復也。○右第四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言。子務。為。小道之失。

而其詞。言溫厚和平。可為立言應對之法。謂只口頭。謂心不能。授之以政。使之行政。意▲燃犀解云。不達非全不曉。只有所拘滯。不能負。變使是以。命。出。使。四。方。指。列。國。不。能。專。對。上。又云。不能專對。非。詞。莫。措。對。得。不。會。未。能。不。九。不。耳。▲揚明云。多。指。誦。詩。三百。亦。以。存。疑。云。以。訓。用。為。字。只是。語。助。詞。▲正解云。究。經。將。以。致。用。也。有。如。誦。詩。三百。見。古。人。治。迹。聞。口。人。言。詞。不。為。不。多。矣。與。之。取。位。而。使。之。行政。不。能。通。達。事。理。而。殊。設施。指。置。之。宜。及。使。四。方。不。能。獨。見。獨。裁。專。對。而。以。理。服。人。則。誦。詩。雖。多。不。過。口。耳。之。學。無。躬。行。體。驗。千。夫。亦。奚。所。用。哉。石。第。五。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見。究。經。為。致。用。之本。○其。身。正。上。甲。第。先。鋒。云。其。字。指。上。人。言。▲大。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夫。音扶。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有謂農圃之不知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

全女峯饒氏曰身正其身
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蒙引云
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
者訟此訟字只是退有後
言意不是告官也。可以行
義孝弟之類解說只是大
學其所及其所好而民
不從意。第六十章章圖通
義鄧陽朱氏曰此章明出
治之本。

子曰魯衛之一然犀解
云政是綱紀法度存疑
云兄弟言其相似也不足
說相為伯仲。脉云魯衛
開國之初周公尊尊而親
親康叔明德而慎罰始何
其隆。後綱解注地廢墜不
舉於既弊之休祗適之盛
不見兩國相似故
曰兄弟云云。覺略云世
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
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
為周公康叔之遺風
猶存而無人振起之故歎
其長有惜之意有警之意
○集註政亦相似大金蘇氏
曰衛之政交不

子不一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
○子謂衛公了燃犀解云居室以治生言夫子非取居室取其居必恬淡意有是室之財貨器用
初有時同苟合矣。直解云合是聚合完是齊備象是精美三備苟字是聊且精略的意思。存疑
云二有指家中凡事所有
者不在器用如錢財官室
田園皆是聚合也是凡百
所之物都包。但未齊備
耳。完者齊備無一件欠缺
義是其完者俱精好工緻
無糊塗苟且又云聖人說
衛公子刑為人善居室何
如方其始有之時在他人
雖合而猶不以為合必求
至於盡合也彼則曰吾今
已苟合矣既而少有也在
他人雖完而猶未以為完
必求至於盡完也彼則曰
吾今已苟完矣又至於富
有也在他人雖美而猶未

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者意有在也

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康叔之後○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康叔之後○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康叔之後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康叔之後○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康叔之後○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康叔之後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以為心求至於盡也
彼則曰吾今日苟幾矣夫
與合而完由完而幾既可
見其循序漸推而無欲速
之心而其合其完其幾又
皆曰苟而已又可見其所
欲易足而有節而無盡
之心云云

直解云孔子
說人之嗜欲無涯則其貪
求無厭若衛公子荆之處
家可謂善矣蓋公子荆先
食後量其食時居處服
食之類草草初具而已在
他人處此必狂求其尺布
而後為快也彼則曰吾今
已苟且聚舍矣推其心使
其止於始有則亦以是為
足而不復求矣其幾而後
彼則曰吾今日苟且完備
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
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
矣其幾而後

到富有的時節然未必至於精
加矣彼則由合而完由完而
幾可見其隨處而安無貪
其所欲有節而無盡之心
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賢
矣哉

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
攝刑相事孔子聞之使人
往視其朝清淨而少事
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
有二十五人習治天下其
間
免矣况荆乎

此篇第七章云子夏為莒
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云云盡義不偷篇
子謂韶盡義矣云云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圖解云庶
物為心其欲
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物為心其欲
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御也

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
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則近於禽
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
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
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
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大宗亦云庶且
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
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

其止於始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其幾而後
彼則曰吾今日苟且完備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
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其幾而後

到富有的時節然未必至於精
加矣彼則由合而完由完而
幾可見其隨處而安無貪
其所欲有節而無盡之心
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賢
矣哉

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
攝刑相事孔子聞之使人
往視其朝清淨而少事
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
有二十五人習治天下其
間
免矣况荆乎

此篇第七章云子夏為莒
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云云盡義不偷篇
子謂韶盡義矣云云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僕
御也

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
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則近於禽
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
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
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
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大宗亦云庶且
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
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

其止於始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其幾而後
彼則曰吾今日苟且完備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
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其幾而後

到富有的時節然未必至於精
加矣彼則由合而完由完而
幾可見其隨處而安無貪
其所欲有節而無盡之心
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賢
矣哉

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
攝刑相事孔子聞之使人
往視其朝清淨而少事
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
有二十五人習治天下其
間
免矣况荆乎

此篇第七章云子夏為莒
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云云盡義不偷篇
子謂韶盡義矣云云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勝乎聲去上聲

○為

相繼而久

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適衛冉有僕
御也

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
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則近於禽
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
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
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
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大宗亦云庶且
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
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

其止於始有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其幾而後
彼則曰吾今日苟且完備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
則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其幾而後

到富有的時節然未必至於精
加矣彼則由合而完由完而
幾可見其隨處而安無貪
其所欲有節而無盡之心
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賢
矣哉

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
攝刑相事孔子聞之使人
往視其朝清淨而少事
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
有二十五人習治天下其
間
免矣况荆乎

此篇第七章云子夏為莒
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云云盡義不偷篇
子謂韶盡義矣云云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子適衛冉有在
僕御也也執轡在手也
曰庶矣哉蒙引云夫子入
其境見入其生聚之象因
嘆曰庶矣哉

指衛民之眾矣哉是深嘆之詞海有曰既

制田里六全及舉饑氏曰田是所耕之田里是所居之地存疑云田即百畝之內田食所出也里即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講述云制田里是富民之具薄賦歛是富民之法田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祖稅薄亦不外周官之法

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子曰如有王者必其化亦不止此

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

三事大全慶源輔氏曰父生師教者治國三事○或曰庶富教是也▲蒙引云當以三事主庶富教言父生師教君食便足民生於三之義而非能以三事之意矣輔氏之說非是又明前漢書文帝紀孝文皇帝名恒高祖子後漢明帝紀明帝名莊光武太子太宗新唐書太宗名世民高祖第二子通義仁山金氏曰文孝文皇帝也文帝之時烽火萬里可謂庶矣陳陳相因賜民田租可謂富矣又曰唐太宗貞觀四年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取給道路可謂教矣西京又曰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故謂長安西京後世稱為西漢▲按大明一統志西京長安城也在陝西西安府也雍通義仁山金氏曰天子之學曰辟雍宗廟子弟事詳于後漢書禮儀志也今略之出大全及章圖通義矣唐太宗亦出大全及章圖也本見唐書儒學傳矣教亦至章圖此下總說二君有第九草章圖通義番陽朱氏曰此章即為活本節而見設施之次第

子曰苟有用文林貫百云苟是設若用我是委國授政者指國君說期月指十二月也○是止講述云用我非淺淺用之必委以國授以政言必聽計必從憂樂不能過身樂不能移左為信用之事所以得行其道▲脉云重用我二字用是委國而授之政聖人雖無治求可之心而期月有期月之功雖無功必成之心而三年有三年之功可者興衰起廢其故期孰不細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幾存疑云可也如農人治田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有秋○史記孔子世家也

子曰善人為善人是有諸已的人為教百年是以善繼善相繼而久也○不必說父子相繼勝字重看我暴君也便是勝殘勝殘便去殺我不作兩層云云▲覺路并今陽曰百年字法着不必指定一人與父子相繼之說善原是天地一元之氣氣化至百年則還元故善人之化必以百年為期非徒言也▲蒙引云勝者冬也勝者冬之使自述俱限也○高惠至文景帝名盈高惠帝太子

期非徒言也▲蒙引云勝者冬也勝者冬之使自述俱限也○高惠至文景帝名盈高惠帝太子

景帝名啓文帝太子諱則漢書帝紀通義仁山金氏曰高祖自漢王即帝位共十五年孝惠七年呂氏專政八年孝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年右第十一首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又於為治之效

○子曰如有王者○然犀解云如有乃撓度之詞二者謂天道致治之王者非受命之王者世不必三

十年世世皆有意而後有漸清意仁是一團元和氣在人心公溥無一毫已私曰仁在守宜乎康無

一處偏枯曰仁必字見一時亦仁不來蒙引云此仁字主理言故曰教化滋無兼教表意大全

饒又峯曰此仁字是教化決洽無一人不實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覺路云必世云者蓋難

乏之詞也必世內有澤民工夫至于仁則上下如一矣朝野如一矣然犀解徐九一曰如有者

嘆其無有也而後者嘆其不易也此夫子憂世之詞○禮記三十年為一說文云三十年為一世

從世而更長之○教化決洽章圖云決字業切通徹也即其效也蒙引云效謂實迹三年有成前章漸

民章圖云漸字廉及亦如字流漬也淪骨章圖云淪盧批及沒入也熾息委反骨中脂有案

○子曰苟正其身○然犀解云苟誠也文林貫旨云其身指為大夫者之身從政兼正君正人

說然犀解云從政指卿大夫從君為政上正其君下正其民存疑云從政正人也故下曰如正

人何大全及峯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

發蒙引云為政兼君臣不必依饒氏說主以君如字奚不為政孔子為政季桓子為政於魯之

類蓋彼兼君臣言此專為君言四書筆記云從政內有正人意人字兼君臣說右第十三首章圖

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見人臣輔治之本

○冉子退朝○圖解云凡下見上皆曰朝然犀解云晏非日晚比常期為遲耳便有指刺意有政

只說存政勿添出有國政來此定是魯國之政但季氏與家臣謀於私室則專矣子曰其事也揚明

云私家之事其故事政議於家雖政亦事而有政然犀解云若如是國家大政當議于公朝言其與

○衍明云古者大夫雖致在君有太政亦與之共謀○集註政國政上大全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

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事為不知者此與記檀弓下夫子為弗

聞也者而過之同一文勢

○然犀解字玄成唐太宗賢臣也封鄭公卒謚文貞傳詳

于唐書及貞觀政要等也

○獻陵之對唐書魏徵傳云

文德皇后太宗之居既葬

帝則花中作層觀以望昭

陵○然犀解引徵曰徵熟視

日臣昏昧不能見帝指不

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

陵○太宗母昭陵則臣固

見之帝唯為觀觀出大全

右第十四首章圖通義都

陽朱氏曰此章諷弟子而

儆權臣以見正名之意

○定公問一言定公濟

民以義使之於肌膚淪於骨髓而

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

能○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

致○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

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

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

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

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

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

君名宋見前

揚明云一言是一句語只那是那家

隆盛文林貫目云只那

是國家從此而治意有諸

是問有此理否若是其

邦言直解云幾是期必

的意思○
小雅楚茨篇蒙引云詩
云如幾如式幾期也式法
也楚茨詩傳曰神之錫福
其來如幾其多如法也法
謂法度世間法式何限無
一物無法無一事無法故
曰其多如法此幾字與下
文兩不發字幾字同人之
言曰文林貫目云人之
言是時人的言語難且責任之重正見不易亦自責任之重以輔君安民上說書大禹謨云禹曰
后克難厥后臣克難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如知為君之○燃犀解云如作其字者知不從既得有
惕然警懼者實知得也○真註戰戰兢兢一詩小雅小是篇也句也宋註云戰戰恐恨兢兢成謹曰

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

子為不知者而諉此必季氏之家事

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

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

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

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
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
時有此言也如知為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
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
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
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曰一言而喪
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言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
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
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九

揚明云不可幾亦是未可遠心意

心樂乎

揚明云只是說為君別無樂處

而文林貫目云唯是獨燃犀解其言指人君詔誥令違是臣民皆奉行不敢違越

直解云定公又問說一言

與邦既聞之矣若說一言言語便以可喪其國者亦有之乎孔子對說喪邦禍也

一言之間便
未可若是而必期其禍然亦
有之今時人有言說道我
不是喜樂為君只是為君
時隨我所言臣下都遵奉
而行無敢違背此乃其所
樂也時人之言如此自今
言之君令臣從固無敢有
違者然也看君之所言
何如其所言善有益於生
民有利於社稷那臣下每
都依著行不敢違背則生
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
安豈不是好事如其所言
不善有害於生民有損於
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著
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

揚明云不可幾亦是未可遠心意

心樂乎

九

其禍世稷必為之危而國不可以為國矣然則唯詩莫違之丁言豈不可期於我邦乎夫邦之興亡不細故也而皆始於一言大學所謂一人定國一言僨事亦如此覺路張止石曰四幾字有作庶幾說定期望意有作幾微說定金並彼此之意又齊其庶幾處辭相近辭乃知期字不可批殺只取必字看便融

之遠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

外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云云右第十五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為時君辨慎言得失之歸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

如拾遺亦是如獲雞，俱是他人雞，入其家便掠而殺之。

之。瑯琊代醉編七云：呂氏春秋楚有竄躬者，其父竄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竄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而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為人姓名。

孔子曰：吾黨之。燃犀解云：吾黨指吾道言，直者亦指人。

存疑云：無隱直也。清直之名害父子之親，不直之大者，故葉公以盜父攘羊為直，聖人以父子相隱為直。然石碻之為父而不隱其子，厚奉璫之為子而不隱其父，懷光者弑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碻以父殺子，於理順於心安，李璫以子殺父，理似稍久，安於李璫恐其

不知備而見害於父，不是叛父，雖君後能死之，此則得也。若愚意，李璫當死於其父，知其未備，先以死諫，父不從，則繼之以死，或者父意可回，萬一不可回，亦使其君知為之備。如此則君臣二者兩全無害矣。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此直字即人之生也。直之直所謂本心之自然，非德直身而行之謂也。父自然愛其子，子自然愛其父，故互相容隱，乃順此自然之心而發之，其為直孰大於是？所謂直其心而自直其身也。若誣父攘羊，乃矯揉此自然之心，以責攻計小直之名，其為不直孰大於是？所謂徒知直其身而不直其心也。云云。

此十四字，孟子盡心上篇之字。石碻十八章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明父子恩。

樊遲問：何謂直？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問：何謂直？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謂聖人兼動靜皆有非無在也。

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速，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恭是端莊而不褻狎▲文
林貫育云與人交接時
節思是盡心不欺意▲楊
明云不可棄是純此恭敬
忠之心身不可得而棄矣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雖
乏夷狄一句不可以時時
處處並言乃於身之所任
處而見其心之無時不然
也亦不可泥夷狄字只是
極言其無間斷如在與立
終食造次顛沛之類

微上微下大全慶源輔氏
曰聖人之言實微上下此
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
過如此近而辟益於一身
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微上微下
德無一致也程氏復心曰微上微下是無精粗本末
面益於其註晰然清和潤澤之見益豐厚盈滿意蘊聚而不用庸于二章▲蒙引云充之則則面益皆

以自慎言推而遠之則篤恭天下也以及多言微上微下此上下以地位言所謂上下二理也而難一舉也
篇先難而後獲愛人顏淵篇有十之章意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我仁之道仁以德言
○子貢問曰如何文林貫育云士是學者的義名又云如何斯可謂士猶云如何始於士者
存疑云行已自耻不仁不
智無礼無義之事皆耻而
不為也▲燃犀解云不辱
君命詞令之有章舉止之
得休生死利害之不屈于
君命有光不羞辱他▲知
新日錄李南黎曰不辱君
命不專在應對重氣躬上
乃在子貢以上人矣
問其次燃犀解云次是
次於有耻不辱宗族是同
宗共族之人於孝是孝各
于家鄉党是吾鄉本里於
弟是弟名于鄉▲講述云
宗族鄉党分稱孝弟互文
也然孝只行于父母于宗

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面益背推
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
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

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
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
難不獨貴於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

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
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矣
行去聲硜苦
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
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
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
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
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
之屬噫心不平聲斗筭名容十升筭
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

命書

族為切，弟道無往，而不在于凡所處，皆有長幼，故泛言鄉黨。互文中亦自有意義云云。存疑云：此孝弟只是下端，非為仁之本。及弄舜之孝，兄故謂士之次，宗族亦可曰族。鄉黨亦可曰族。鄉黨亦可曰族。宗族於鄉黨，猶黨於鄉黨也。知新日錄：焦滯園曰：孝弟之人，却以為士之次者，為其止於孝弟，而此外無才之可稱，僅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也。曰：敢問其次。然犀解云：次是次于孝弟，言必信，執定期，必要信實，行必果，執定期，必要決，確確是小石堅確狀，他必信必果，必此變通，小人哉，不器，量淺狹，只是拘泥，見不到大處。王現濤真註云：信果何病，病在兩必，字不必，則變化無方，故大必則執一不化，故小。文林貫目云：抑亦不足之意。○德註：市井之人，大全云：言誕行縱。史記刺客傳云：市井之人，正義云：古者相聚而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曰：今之從政，揚明云：從政指當時大夫，勿指定三家如何問，或為王否。然犀解云：何如，非問可以為士，問今之從政者，方之土何如。蒙引云：上文集註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管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何足備士之數乎。覺路華未齊曰：斗管，主器量，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者，豈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管，借言此，即譏管仲器小之意。乃鄙薄之詞，直譬便批。右第二十章章圖通義：鄒陽采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為士之道。又曰：此章兼志趣才能德行操守言。子路問士，則專自入倫交際言。

○子曰：不得中行，而必也狂狷者，吾與也。直解云：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不及，中道行者，與是傳受云云。太全南軒長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必也，狂狷，解云：言所與，必是此兩樣人。且虛虛說，勿云可造，于中行，狂者，進取，然犀解云：進取，以志言，是超然獨往之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不為以守言，心上斷然有所不屑，非徒矜持于事為之迹。大全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為，以取於善也。文林貫目云：進取，是德欲進於聖人，業欲進於常主，有所不為，如非道非義，不為意。○德註：

○子曰：南人有言曰：「然犀解云：南人是南國的人，無恒是無恒久之心。▲揚明云：南人，殷掌卜之人。▲蒙引云：南人之言，非以巫為小，蓋以其重也。故註亦推其小意云：尤不可以無常。此無恒，謂無常心也。▲直解云：孔子說南國之人，有常言說道，凡人之處已處人，皆當有恒久之心。若其人而無恒處事，則或作或輟，而存始無終。處人則一反一覆，而多變難測。這等的人，雖忠貞，賤彼亦不可。

○子曰：不得中行而必也狂狷者，吾與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

○子曰：不得中行而必也狂狷者，吾與也。直解云：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不及，中道行者，與是傳受云云。太全南軒長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必也，狂狷，解云：言所與，必是此兩樣人。且虛虛說，勿云可造，于中行，狂者，進取，然犀解云：進取，以志言，是超然獨往之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不為以守言，心上斷然有所不屑，非徒矜持于事為之迹。大全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為，以取於善也。文林貫目云：進取，是德欲進於聖人，業欲進於常主，有所不為，如非道非義，不為意。○德註：

以為云云。不恒其德。講述云。不恒其德。或義之蓋。義進也。羞辱。外至。故曰。進。▲然。屋解云。或。非一人之詞。▲大全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奉。辱與。之。▲程子。易傳云。或。承。之。謂。有。時。而。至。▲朱子。易。本。義。云。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謂。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曰。不。占。而。占。▲大全。南。軒。張。氏。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常。取。羞。不。恒。占。茲。而。信。矣。矣。▲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揚。明。云。不。占。是。不。自。占。驗。於。心。非。卜。筮。也。▲講。述。云。人。之。無。恒。者。亦。不。玩。夫。易。之。占。辭。每。玩。其。占。言。不。知。無。恒。之。取。羞。石。第。二。十。一。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以。恒。心。勉。人。而。致。敬。戒。之。辭。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辭。承。進也。子曰。不占。

○子曰。君子。和。天。全。南。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可。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齊。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蒙。引。云。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朱。子。此。說。極。妙。差。之。毫。厘。則。謬。以。子。里。君。子。以。同。而。異。夷。齊。兄。弟。非。不。和。也。各。認。其。是。而。已。▲知。新。日。錄。南。軒。曰。和。同。外。而。和。只。一。般。故。易。為。混。淆。其。實。君。子。以。理。相。成。小。人。以。利。相。附。故。均。此。情。也。在。君。子。則。為。和。在。小。人。則。為。同。所。以。人。君。貴。辨。也。▲然。屋。解。云。五。味。不。同。物。而。後。謂。五。音。不。同。聲。而。後。吐。和。而。不。同。當。作。如。是。觀。石。第。二。十。一。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交。際。之。殊。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無。乖。戾。之。心。同。者。有。何。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也皆思是都去情惡那人
 ▲脈云二何如皆疑其為
 賢二未亦皆謂未足以定
 其賢▲講述云此與眾所
 必察眾惡必察不同彼所
 謂惡就不賢者言此所謂
 惡就賢者言▲大全慶源
 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同
 流金注之人鄉人皆惡恐
 是詭世民俗之人故皆以
 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
 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
 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
 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
 行矣左可必其人之賢也
 右第廿四章章圖通義
 解陽朱氏曰此章合善惡好惡之心而致遠入之道
 ○子曰君子易燠屋云君子小人皆指在行者言我悅我共是一人▲蒙引云事自我事彼而
 悅則彼悅我而喜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難悅想則易事▲知新日錄云易事而難悅檢只是道
 已難事而易悅檢只是箇有已忘已則不邪側媚不足以動其心而斤長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
 皆錄之則兼有已則惟求以適己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本已皆無可庸者此其心胸器宇迥然不同
 故居人上者得一君子可以消天下邪佞之風開賢才效用之路得一小人及是易事若易悅而又
 有難悅者在難悅者難重
 而又有易事者在此左是
 居上之休外右第廿
 五章章圖通義
 日此章明君子小人在心
 待物之殊

○子曰君子泰一存疑云
 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
 負才者氣象▲然匪解
 云泰是且休之心仰不愧
 俯不怍此身絕無牽絆而
 習卷自如那有驕驕是日
 驕之心任人有好處他只
 不放在眼裡一味把淨氣
 狂態表駕過去▲蒙引云
 君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

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
 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
 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
 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奸則必
 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
 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
 人之心私而刻大理人欲之間每相

反而
 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
 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
 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
 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納者
 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
 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子

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
 惇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
 惇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惇
 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切切
 惇惇
 怡怡
 如也
 可謂
 士矣
 朋友
 切切
 惇
 兄弟
 怡怡

君子循理內省不夜則自然心廣體胖故孟三樂注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而心廣體胖亦具此意▲大全云峰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句謂驕者於高泰者於肆此則以泰為安錄驕為於肆肆驕一字包齊高俊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詠云此章驕泰之辨自心體上言不著氣象看泰是心廣而體胖驕是志盈而氣盛泰無心驕有心云云石第廿六章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春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剛無欲教果敢。知新日錄申甫曰剛毅不訥有工夫亦仁之異名也。△港甘泉曰夫剛仁之剛也。毅仁之果也。木仁之本也。訥仁之謙也。△李南黎曰四者加以工夫便與仁為一。工夫亦只是常操存此心以培養其質實。△邢疏云仁者剛無欲亦謙故剛近仁也。仁者必有勇貌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朴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訥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存疑云無於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此全是太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石第廿七章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以近仁資質言。○子路問曰如之直解云子路問於孔子論士者人之義務然必何如而後可以謂之士乎。△大全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惛惛者勤勉詳盡而不強其從。△有言且忠愛之誠而無動忤之害。△存疑云切切懇到也就情意上說。惛惛詳勉也就教言上說。怡怡和悅也就顏色上說。切切是竭用瞻相察意惛惛有忠告善道意謹錄說未是蒙引說得好。△燃犀解云切切如刀之切物情義切切絕不放寬。惛惛訓告之詳勉絕不忽略。怡怡藹然和悅。○集註賊恩之禍兄弟切德則易賊恩。△善柔之損李氏篇及善柔友便僂損也。△大全朋友怡怡則失於善柔。石第廿八章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見為士之道。

○子曰善人教民甲第先鋒云善人指在位者說。△燃犀解云善人教民不其教也。講武乃教他為善節修其孝弟忠信者也。△衍明云此見兵不可輕用也。可以者謂無乖離之患。後云之禍也。△脉云不專是為戰而設。然禮義既明人心自奮。故亦可以即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獨養國家之元氣且此國家之神氣其功用益不少也。亦宜最亦玩味。△講述云善人與賊殘去殺善人一般。即戎謂用之為兵也以善人而教民躬行以率先之至誠以感動之至於七年則民皆深於感戴而羽其於法令故可以即戎。夫教民本不為即戎而教。教成則可以即戎云云。○集註春月三年此篇第十

△講述云克伐二者

相因好勝便自矜便好勝
怨忿一時之忿恨終身之
恨即忿之留也可以為仁

矣按文林世皇曰云矣字下
有乎字然犀解云為仁
言欲過而理自存可以為
純理之仁若有個矣字非純
詞分明定以此為仁但略
略實之矣子曰可以為仁

然犀解云惟是舉人之難
制者九制之將四者一切
遏抑使不得行其所着為
處即其所得為處是誠耶
為唯吾不知謂未知本原處如何不知是未定之詞△制即云可以為難不是說之之辭不行而謂
之難者蓋言伐怨欲之私藏於杳冥冥然之中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最難制也今能塞之而使不
流止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難蓋有甚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駕馭者故曰難△法說云常人之情

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於中則必行之於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難矣
即天理渾然自然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仁也○集註渾然出千前揚子法言之字有第一

○子曰士而懷揚明云
品格超于凡民之謂士懷
是念念在此的意居是意
所安處乃居非居處也△
文林貫百云懷居是留戀
不捨意△然犀解云居不
止居華凡一切適意之境
恋恋不舍者皆居也△存
疑云凡意外便安所在皆
謂之居宮室居也盧海足
以給衣食車馬足以代勞
僕從足以給使令亦居也
士而懷居則沒於利而不
見義敵於欲而不見理何
足以為士△知新日錄云
士志於道志天下國家懷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

使不得行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
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
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
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
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
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已
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
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
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
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

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
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子曰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
孫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甲順也

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萊

居焉可乎。齊姜謂重耳曰。懷與安實敗名。嗟乎女子之見。愈及此。况男子為士者乎。
○子曰邦有道揚明云。邦有道君相皆有其道直道可行之時危言有舉世不致言彼獨敢言危行有舉世不敢行彼獨敢行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危行處世立身之經也。自小人視之見其危君子原非有意於危也言遜權也然所謂遜只是有餘不敢及之意非委靡不振之遜小人為床下之鬼天理亡矣存疑云危言危行亦不出當理之外但自世俗視之見其危耳無道危揚明云邦無道君相皆無其道直道行不得時危行是不改節意言遜是委曲不抗激非避禍之故說約附錄錢氏曰危行言孫言有時而孫也若說危行孫言便不是

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音請臯五報

反盪十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

○子曰有德者心醒人解云德理得于心言是德發為言仁絕理勇仁發為勇人克養于內曰人誠有德乎則以心得發為詞章必有言若徒言者縱議論文章鑿鑿可據未必真實而有德也人誠仁乎則以平理奮為正氣必有勇實若徒勇者縱慷慨昂英上見奇未必直心而有仁也○

集註和順積中此八字世禮記樂記篇一章圖通義程氏復心曰和順慈也英華言也無私仁也必為勇也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而氣之強不仁之勇也以必言則有此而於彼者可知以不必言則有此而

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臯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上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音夫
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於彼者未可知以或字言之則所以見其不必也△蒙引云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又云園內註仔細則或便候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值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

○南宮适問於一燃犀解云稟有方滋丹荒於遊也并遊曰盪非陸地行舟之說俱不得其死然二人俱以力殺身欲有天下而卒不有禹稷躬稼只言微時勞苦而不顯榮不開平水土事有天下禹

以為君士非兩樣△蒙引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須為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云云△微言徐若泉曰君子之心自是尚德贊

義之深不覺其辭之再△又王規濤曰君子以入品言尚德以心術言已然之泉云但付諸古未

定之報施可俟諸天適意如此△容齋隨筆第十六云南宮适問羿豕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

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吝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將大其尚德至於再言聖人

之意斯可見矣△袁了凡刪正云君子以入言尚德以心言忠非若以入論本文二句皆有若人字

安得謂尚德若以心論豈有心未純而可矜君子者總之通是心通是人對當時說則曰君子就所

問說則曰尚德○東註羿有窮山淮南子曰夷羿有窮之君也偃姓云云以東夏后相公子春秋傳

詳見左傳襄公四年也○東註書益稷篇暨稷播云云○東註南宮适問羿豕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

交相稱贊之辭

○子曰君子而一甲第先鋒云君子是志行之王揚明云君子是成德者不仁謂一念之蔽於於

有矣夫是空或有之小人悖德者也是空辭○衍明云有矣夫者疑詞未有者誤詞○知新

李南黎曰君子猶有不仁見純仁之難也如此小人竟為不仁見竊仁之無益也如此○一說此

句是夫子提醒人心語不宜重矣言謂小人不仁足說即君子容有不仁的時候教學者當無時而

不純其心慎誠此意同△燃犀解周介生曰君子小人不是平論上有全為下句發例△大全朱子

目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

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

得那白也○東註毫忽漢書敘傳云造計於利忽註

云利未善也忽蜘蛛網也韻會云一蚤為忽十忽

為絲十絲為毫石弟七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

章難仁道之難能仁以心言

○子曰愛之能文林貫旨云愛之之字指子言象

是成其子為好人的意思志是忠君直解云象是

命語

○子曰愛之能文林貫旨云愛之之字指子言象

是成其子為好人的意思志是忠君直解云象是

命語

○子曰愛之能文林貫旨云愛之之字指子言象

是成其子為好人的意思志是忠君直解云象是

命語

○子曰愛之能文林貫旨云愛之之字指子言象

是成其子為好人的意思志是忠君直解云象是

命語

○子曰愛之能文林貫旨云愛之之字指子言象

是成其子為好人的意思志是忠君直解云象是

命語

○子曰愛之能文林貫旨云愛之之字指子言象

是成其子為好人的意思志是忠君直解云象是

命語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

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材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光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

勞苦之事誨是規諫之
▲燃犀解一能勿字見
理勢之心來▲同首一
空不是教字教是我施勞
是彼任誨字不是諫字諫
乃小臣之取誨乃大臣之
功▲又錢希声曰愛之忠
焉勿斷作句能勿二字當
作詰問語氣一切空翻俱
成套徑▲存疑云此為當
時有知愛而不知勞知忠
而不知誨者發▲覺路那
大白曰愛發方忠誨不止交
予君臣仁者愛人不成破
那禽荒之愛與入忠不成
做那婦寺之忠凡言忠愛
者然○集會抗之愛東漢楊彪子修為楊所殺楊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輝讀作密
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解犢之愛探為之改容大舍及婦寺之忠章圖吳伯章曰寺如字按周禮寺
人誌寺之言侍也釋文無音人韻音侍謂字本在周禮卷官也孟子作侍按詩大雅瞻仰篇匪教匪誨

特惟婦寺刺幽王廢每列在奄人以致亂之詩奄人也▲丹鉛總錄十四云文選宦者傳論寺人
堂女官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必
貴在忠愛之實也

○子曰為命神圖解云
為命是做鄭國詞命達于
鄰國者▲燃犀解云草創
是起彙規橫間架已定四
之字俱指詞命討論是討
求他典故議論他當否備
餘謂元溢者修除不足者
增飾潤色是化旧使新易
裡使雅更敦字句便繁然
可規▲講述云草謂略為
大意創謂建立體制詳謂
搜尋典故論謂講議可否
條謂裁其太繁飾謂增其
太簡潤色謂化陳為新易
裡為雅

燃犀解曰神諶名皮仕

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
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
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
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
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
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王
故孔子以為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
收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
僭主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止之
其後卒召自公以致禍亂則其
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問管

百八章章圖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交際之道

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飲疏食沒

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太
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

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
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
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
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
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
之學則槩乎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
其未有聞也
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
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

於鄭云云世叔即游吉。日子太叔云云。蓋章圖云。葛古老切。本作彙。又未脩治也。子太叔通義仁。山金氏曰。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衛太叔亦作世叔。如太字亦稱世子。更此。前漢書元后傳云。數更憂傷。註師古曰。更經也。右第九章章圖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諸侯之詞命。而見用人之效。

○或問子產。揚明云。問是問其人。下問字同。惠人也。言此人乃惠愛其民之人。蒙引云。惠人兩字。全在心言。集註不專於寬。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以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斃之。則多死焉。故寬難。云云。問子西曰。彼。燃犀解云。問子西是取其能立國議政。人物備考云。子西。楚公子申。子西其字。平王之庶長子也。集註立昭王而詳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又大全及章圖有之。召自公致亂。大全云。專見大望。或問止。至善章內。史記云。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子勝。干兵。以為自公。自公好兵。下士欲報仇。而伐鄭。子西許而未發。兵八年。晉伐鄭。鄭急。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自公勝怒。乃遂與石之等共殺令尹子西。子西。楚子朝。因劫惠王。王亡。走自公自立。為王。

○問管仲曰。人。燃犀解云。疑其忘君事仇。揚明云。人也是說此人也是個公品者。微言徐微弦曰。彼哉外之之詞。人也。內之之詞。直隸云。人也是說此人也是云云。或人又問管仲之為人。何如孔子說。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燃犀解云。奪是桓公奪。以與神。沒齒言其窮之久。無怨言是心服管仲之功。無怨恨之言。存疑云。子產稱其愛也。管仲稱其功也。子西則不在所稱矣。魯春秋。此三人都是巨擘。故或人以為問。集註駢邑地名。通義吳氏程曰。駢邑在益都路。臨朐縣。蒙引云。依馮氏。則以三百為三百家。依胡氏。則以三百為三百社。凡二十五家。大抵古者皆以戶計。其曰書社三百者。亦只云戶口之書於社版者。三百戶耳。未必是三百社也。荀卿所謂。荀子仲尼。魯而云齊相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太智也。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太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惡也。高氏國民。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敵也。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云云。釅乎。大全新安陳氏曰。釅平。斗釅之物。謂一人平等。皆未有聞於聖學也。章圖繫居代及大率也。右第十章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

○子曰。貧而無怨。正解云。貧。逆境也。若處貧而無怨。尤之心。非有定見。定守者。不能此常情之所難。富順境也。若富而無驕。矜之態。少知義理者。皆能之。此常情之所易。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存疑云。無怨者。以義命自安也。無驕者。以義理自守也。難易須兼事勢人情說。云云。石。

○子曰。孟公綽。孟公綽仲孫氏字。公綽魯大夫。詳。

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魯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揚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子路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

圖史合攷十三▲燃犀解云趙氏與秦同出伯翳後飛廉五世孫曰造父善御周穆王賜之趙城遂為氏魏本畢公高之後姬姓武王封高于畢有畢萬者事晉獻公與趙夙共伐霍獲耿魏一邑獻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萬後為魏氏云▲講述云孟公綽為魯大夫夫子病其任之不當謂其優於趙魏老則不可為大夫明矣謂其不可為滕薛大夫則不可為魯大夫又明矣不言魯而言滕薛不顯斥之也或曰魯之衰弱與滕薛無異故託言之▲直解云孔子謂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必當因其材而器使之如孟公綽為入廉靜寡欲而才幹則短本宜於簡而不宜於繁者若使他做世家之長就是趙魏之木他也為之尚有餘何他家老之職惟端在謙以領率群僚而已公綽之廉靜寡欲固自優於此也若

欲下莊子之勇再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功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紆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又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

見其才德

使他人做去夫就是滕薛小國亦所不可何也大夫任一國之政非有德能治劇之才者不能云云

○子路問成人燃犀解云若作似字等間看不作取法字知哲也勇以果敢之氣言莊以泛應之才言知廉勇藝皆性之作用文非文飾是化之也正是節之和之意禮是經曲之禮樂是音律之樂文之云者是致中和神偏屬物任氣質復有禮樂之文▲楊明云文當陶鑄字看之字指知廉勇藝禮樂就上申正和樂說▲又云藏武仲名紆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徵云下莊子魯大夫曹叔振鐸之後支庶

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志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也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

食米於下因以氏焉。史記列傳第十云陳軫曰下莊子刺虎案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遊族舍其人字莊子云云。○然揚子法言云虞夏之書渾渾然云云中正和樂。摘訓云中正與偏倚相反屬禮和樂與駁雜相反屬樂亦之為言。○章圖通義云可者僅辭亦可未至於僅也。曰今之成人。揚明云然字指文之以禮樂。然犀解云危以處變言授命只是捨生不限定死。見字是於利害上見得透。久要是乎曰自家期許非與人要約不忘是必踐乎生節久要。四書章句百年眼陳伯玉曰平生之言非止約信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父之時移勢變事不從心往往退步此便是無骨幹久要不忘則一生之根履可知云云。○存疑云忠臣實心為善也見神思義見危授命此實心

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不否。○子

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

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名亦衛

人。文子為人其議不可知然必公明廉靜之上。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

為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蒙引云上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言也。下亦可以為成人對上文言也。○集註天下之達德中庸二十章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曰唯上孟子尽心上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聞斯行之見先進篇終身誦之子罕篇也。○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論成人之道。

○子問公叔文子。然犀解云夫子指文子不謂笑取都是稱文子之行乎字疑詞。人物備考云叔文子名枝衛大夫也云云。○集註公孫枝也通義吳氏程曰枝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公叔發因明賈然犀解云公明賈是衛人事實無考。公明賈對曰然犀解云告是指以不忠等告夫子者。過是言過其實時是當言之時然後言是言不妄發樂是遇也悅的事然後笑是不妄笑義是合理之宜然後取是不妄取其指文字然指時言樂笑義取如此豈其然乎豈文子固已能如此乎總是輕輕然之意。○覺路立鞠懷曰其然信時言樂笑義取之詳曰豈其然乎破不忠不笑不取之疑。○蒙引云其然豈其然也豈其然乎不可以上句為微疑下句為深疑。蓋聖人語氣含法忠厚自如此。講迹云豈字便有不然之意其字乎字尚是未必然之詞聖人語氣微婉忠厚類如此。大全以其然為微疑豈其然為深疑蒙引非之。○集註時措之宜中庸第二十五章之字朱子章句既得於心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上篇之語。右第十四章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知人之明。

○子曰臧武仲。然犀解云以是挾據的意求為後是請為善君立地後嗣吾不信也。決言其要君

▲章圖通義曰雲許氏曰魯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乎為後訪於臧孫紇此紇即臧武仲仲為之官紇為後是為季許子孟氏思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初子名羯其御豐黜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黜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以公鉏

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黜
詐之報讎而成其事孟孫
卒公鉏立錫為孟孫後孟
氏因閉門生於季孫曰臧
氏將為亂臧孫聞之戒孟
氏將奔齊人除道臧孫使
人助之而使甲士從已而
觀孟孫又生季孫季孫終
攻臧氏武仲出奔齊既而
蹄防使來告於魯曰約非
能為害也知不足也言使
甲士從已但慮事淺耳故
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其
凡臧為為臧氏後武仲遂
奔齊此事按左氏或代以
他語為直意又曰武仲既
出魯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
公二十二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公鉏而愛齊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
為馬止家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孫豐黜孟氏之御謂公鉏苟立錫莊子度丁請豐黜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
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
之或避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
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
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
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
其然豈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
乎蓋疑之也

氏孟孫卒公鉏春錫立之孺子秩孟孫長一奔齊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生於季孫曰臧氏將
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難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備人除難道臧孫使
正夫遂正助之除於夷門用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執鹿門之
闕以出奔齊臧賈為在魯
二人乃官叔娶壽國所生
與亂兄弟也臧武仲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大龜出
蔡曰不蔡曰紇不侮失
宇宗祧敢告不卑紇之罪
不及不祀予以大蔡納請
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列防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言使用從已但慮
重耳非敢私請荷守先
祀無廢三黜又仲與官叔
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
紇致防而奔齊全○集
註要君者無七孝經大義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
也武仲得罪奔齊自邾如防使請立
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
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
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
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
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
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
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子曰晉文
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
反○晉

小章語好知不好學陽貨篇云好知不好學其蔽也

物而誅其用意之好

○子曰晉文公一不為事

詳見人物考及圖史合攷

▲燃犀解云誦是行事誦

詐在陰謀取勝皆是不正

是不由正道正是行事由

正道先仗大義以服人心

皆是

疑云一句俱就行事言也

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

▲燃犀解文津云陳慧生

曰既曰正而不誦太子則

無賊詞矣何必為誦心之刺乎

○集註力假仁孟子公孫丑上篇之字彼善於此孟子盡心下篇

云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子

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北杜相諺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

及喻地遠不相干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吾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友實

征之以來輔周室賜吾先君履

所踐履之界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南貢包

弟不入包裏宋也禹貢荆州包圍菁常蓋取三谷之第包裏圍成之以貢周王祭不共無以繼酒

祭

為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

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寡

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

人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

不復若其問諸水濱師進

次於陘楚地夏楚子使屈

完如師使大夫詰師退

次於召陵次於召陵之地

以聽楚之成

全 文公則

伐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及諸侯圍宋如晉告

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

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

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

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

文公各重耳齊桓公各小白譎詭也

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

者也雖以其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

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

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

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

此故夫子言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

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反

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

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

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

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

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

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

管仲忘君事讐忍心

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

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

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

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

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

去聲○子

論語

二十七

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諸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晉侯曰不可失矣言可先輸曰定入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三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惟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私許復曹衛以搆之私許一國使告於楚而後復之權雖也孰死春以怨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王怒從晉師來使與曳柴而偽遺楚師馳之原軫以申電公族公所空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君之穀三日

貢意不レ死猶レ可レ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相之則已甚矣レ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レ被皮寄反衽而審也臣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レ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レ諒小信也經繼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入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

揚升菴集四十五卷相文論正五朝莫大乎相文相文之事莫大乎會盟會盟之舉莫大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集註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余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レ石第十六章章圖朱氏曰此章詳論伯者而見其處事之不同

○字略曰桓公レ燔犀解云紉是桓公之弟齊襄公之子仲忽將輔紉以定齊而桓殺之召忽子糾之臣死之不忘同事之情管仲亦子糾臣不死忘射紉之耻脫紉之囚不死于難曰囚前叙事而以已意斷之故加一曰字未行乎疑心之私而抹レ之文林貫曰云死之是死子糾之難曰是子路之言レ揚明云仁指理言子路疑其害理而未仁レ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人齊大夫也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為亂僖公之母弟自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表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紉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レ襄公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レ小白レ夷吾來奔九年春齊侯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濟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レ言欲放棄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置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刃及堂阜レ齊地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俟レ言管仲治政事之才多於故人也使桓公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

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也公從之レ子曰桓公九レ燔犀解云九紉同謂糾結之使恰以共尊周男用也夫義服之不用攻戰力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他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誰似他仁重言以贊之レ講述云五伯相文為盛桓比文九為近正焉當時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入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他之利澤及人即一馬天下民受其賜之意然其仁謂

當時誰有如佛之仁。即微
管仲。吾其被髮之意。一說
謂怨之死。寧如佛之仁。未
是也。右第十七章。章圖通
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
伯者之佐。而於其功。以
事功言。

○子貢曰。管仲。然犀解
云。非仁。亦指忍心害理言。
與是疑詞。▲存疑云。召忽
之失。在於輔紂。不在於死。
管仲之失。在於輔紂。不在
於不死。蓋紂不可輔。二子
不可以死。可以無死也。○
集註。子貢意。山。大全。輔氏
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
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死。子貢者。故以佛之不死。為猶。可。而以其相。稱。為。已。甚。而。非。
仁。子曰。管仲相。存疑。子貢罪。管仲。重在。又相。之。故。聖人。先。兼。其。又。相。之。言。而。解。之。▲講述云。匡正
也。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撥。夷。狄。以。正。羣。臣。之。分。是。謂。一。匡。之。功。至。今。人。皆。知。臣。之。不。可。無。君。夷。之。不。

可謀。夏。總。是。受。替。他。之。賜。被。髮。句。不。單。兼。撥。夷。言。當時。若。無。管。仲。一。匡。之。功。則。天。下。已。無。君。臣。華。夷
之。多。分。就。與。夷。狄。一。般。此。見。管。仲。利。澤。甚。大。不。可。以。為。宋。仁。▲然犀。到。今。今。字。是。自。管。仲。至。孔。子。時
之。民。受。賜。是。受。一。匡。之。賜。吾。字。猶。言。官。軍。○集註。霸。與。伯。同。風。俗。通。義。云。霸。者。把。也。駭。也。言。把。持。天
子。政。令。糾。率。同。盟。當。若。四
夫。山。然犀。解。云。太。婦。是。無
識。見。者。為。說。是。做。出。小
信。來。豈。若。非。不。若。也。旁。人
論。佛。豈。復。似。這。等。人。▲揚
明。自。經。是。自。縊。而。死。因
投。其。尸。於。溝。瀆。▲顏。會
屋。韻。瀆。從。谷。切。說。文
溝。也。▲講述云。末。節
只。言。管。仲。不。死。之。為。益。非
指。召。忽。之。死。謂。無。也。諒。只
是。徑。徑。必。死。意。不。必。作。死
糾。公。有。說。也。集註。後。漢。書。引。
引。後。漢。應。劭。字。仲。遠。獻
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
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
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
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
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
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
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
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
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
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
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
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公叔

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
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子
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
曰。可以為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
位。日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
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
己。二也。事君。三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摩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
聲。○喪。失位
也。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

溝流人莫之知也。○周王珪。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

高祖。真珪不能輔道。流寓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世民伏於玄

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公聞吾兄弟奈何。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主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即往。太宗謂位拜。諫議大夫。共出大。而後有功。天全云。輔太宗。致太平。右第十八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伯者之佐。而稱其功。仁以事業。言神非仁者。而有仁者之功。

○公叔文子之。○燃犀解云。臣是文子家。臣大夫。是後。權為大夫。僕是其名也。事實無考。子開之。可。燃犀解云。聞之。是文子沒。後夫子聞此。若僕之事。文指心事。光明言。▲存疑云。文子之謚。在於薦。僕聖人。聞其薦。僕之事。而稱其無愧。文也。▲講述云。夫以己之私。臣而存於公朝。是不蔽賢也。以家臣之賤。使與已同。亦是不忌賢也。即此一事。便順理成章。故曰。可以謂文矣。文是成。章。順理二字。所謂錫民爵位。與三善俱不必入講。○集註。順理。存疑云。順理成章。言順理而可觀。臨法亦有。一見公治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皇。三善。一。大。全。慶源輔氏曰。知人。知日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云云。右第十九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進賢之美。

○子曰。衛灵公。○燃犀解云。言是私論無道。指。整倫失序言。▲燃犀解考云。衛灵公。名元。衛襄公子也。▲王觀濤真註云。子言靈公無道。蓋所言不一。記者約其大旨。如此無道。就。彝倫綱紀。不張說。▲圖解云。是字指無道。孔子曰。仲叔。蒙引云。本文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言不主。二人之才。言。▲燃犀解云。仲叔圍。即。孔文子。○宿賓客。是待鄰國來。聘問之使。治宗廟。是主。祭祀之禮。○軍旅。是主。簡閱訓練之事。▲蒙引云。本文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言不主。二人之才。言。○集註。詩曰。無競。詩。大雅。抑之篇。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入。則四方其以為訓矣。右第二十。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大君用人之效。

○子曰。其言之。○燃犀解云。言是無忌憚言語。不。作。是無羞愧心。為是行。難。是。不能。行。其言。▲又云。不是。要。入。織。口。結。舌。正。要。人。竭。力。去。做。事。以。免。此。內。愧。▲大。全。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為。而。言。▲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作。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不。出。此。躬。之。不。速。而。仁。者。之。言。必。認。章。圖。仁。山。金。氏。曰。東。漢。書。引。此。句。作。則。其。為。之。也。難。

右第二十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教人謹言以為力行之本。

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

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德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子曰。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誦之。○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太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

而不自度其能。否矣。○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

而後有功。天全云。輔太宗。致太平。右第十八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伯者之佐。而稱其功。仁以事業。言神非仁者。而有仁者之功。

○公叔文子之。○燃犀解云。臣是文子家。臣大夫。是後。權為大夫。僕是其名也。事實無考。子開之。可。燃犀解云。聞之。是文子沒。後夫子聞此。若僕之事。文指心事。光明言。▲存疑云。文子之謚。在於薦。僕聖人。聞其薦。僕之事。而稱其無愧。文也。▲講述云。夫以己之私。臣而存於公朝。是不蔽賢也。以家臣之賤。使與已同。亦是不忌賢也。即此一事。便順理成章。故曰。可以謂文矣。文是成。章。順理二字。所謂錫民爵位。與三善俱不必入講。○集註。順理。存疑云。順理成章。言順理而可觀。臨法亦有。一見公治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皇。三善。一。大。全。慶源輔氏曰。知人。知日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云云。右第十九章。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進賢之美。

○子曰。衛灵公。○燃犀解云。言是私論無道。指。整倫失序言。▲燃犀解考云。衛灵公。名元。衛襄公子也。▲王觀濤真註云。子言靈公無道。蓋所言不一。記者約其大旨。如此無道。就。彝倫綱紀。不張說。▲圖解云。是字指無道。孔子曰。仲叔。蒙引云。本文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言不主。二人之才。言。▲燃犀解云。仲叔圍。即。孔文子。○宿賓客。是待鄰國來。聘問之使。治宗廟。是主。祭祀之禮。○軍旅。是主。簡閱訓練之事。▲蒙引云。本文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言不主。二人之才。言。○集註。詩曰。無競。詩。大雅。抑之篇。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入。則四方其以為訓矣。右第二十。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大君用人之效。

○子曰。其言之。○燃犀解云。言是無忌憚言語。不。作。是無羞愧心。為是行。難。是。不能。行。其言。▲又云。不是。要。入。織。口。結。舌。正。要。人。竭。力。去。做。事。以。免。此。內。愧。▲大。全。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為。而。言。▲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作。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不。出。此。躬。之。不。速。而。仁。者。之。言。必。認。章。圖。仁。山。金。氏。曰。東。漢。書。引。此。句。作。則。其。為。之。也。難。

○陳成子弑一 人物備考
云陳恒又名常。曰成子。
田完之後也。又云齊簡
公名壬。悼公子也。▲燃犀
解云。首標陳成子。書蓋書
子。則恒之終于失討可知。
這是記者書法。○集註事
在春。左傳齊簡公之在
魯也。簡公。陳公陽生。子壬
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闕止
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
成子懼之。驥。諸朝。五月
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闕止
庶兄。執公子舒州。申生。弑
之云云。出大。全。孔子沐浴
而。燃犀解云。沐浴是積
誠以感動之意。陳恒。節陳成子。弑其君。莫理法所不容。○愚按。天子討意不在陳恒。身心乃在其弑
君之罪。▲大全張子曰。天子討而不殺。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
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心。因周制。都有殺逆。諸侯不討。而討。○集註。致仕。按。章圖。致仕。作。致事。小。注。

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

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

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

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夫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

告老而猶請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

哀公討之○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

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

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

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

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

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

自命三子而使告之○三子告

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

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

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

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

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以克也此非

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

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

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

云致事或作致仕非重其事而章圖朱子曰孔子因陳恒之事而正討賊之舉此天下之大義也
斯事一正亂臣賊子無所容跡三綱既整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舉是豈可不以爲重而
忽之乎請以八通義程氏復心曰哀公之不能討三子之不欲討聖人豈不知之沐浴而告行其
義公曰告夫三子燃犀
解云使夫子告孟孫叔孫
季孫分明魯君亦假聖人
以警三子意勿作君權不
狠看孔子曰以吾
解云知君之意出而自言
▲先進篇以吾從大夫之
後朱註云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君曰告夫三子揚明云此
句是孔子述君之言欲使
三子亦知君令臣共之三
子告不可燃犀解云告
兼告以陳恒弑君魯公命
討之言▲文林貫言云不
可見三子不從其請意▲

之新書曰...

何語

魯路兩不敢不告，離吳瑤先曰：一是欺詞，一是警詞。一見五為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君乎？一見吾為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在位之大夫乎？當時天子不問罪，方伯不連師，而孔子侃然倡大義於魯廷，雖未能與五討桓，而桓同已討矣。○**集註**程子曰：左氏按知新日錄，高中玄曰：左氏所記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願所舉何如耳？如所舉非義，不待言矣。誠為義亦必用力，而始能濟，則力皆義也。子待三軍，則誰與？曰必也臨事而慎，好謀而成者也。若不審微已，不量勝負，而徒口義舉，迄無成事，聖人固不若此也。蓋當是時，孔子豈徒較力，遠以此可克之勢，欲魯君棄其身為以成討賊之事，蓋亦莫非義也。伯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義，而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云云。○**胡氏曰**：魯

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

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子曰**：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

為己也。○**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玉使人**

○**子路問事君**。存疑云：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事說諫諍說。揚明云：勿字禁止之詞。蒙引云：勿欺也。泛言犯之，指諫諍言。脉云：勿字要看得細，勿欺是事君第一義。須說得徹，欺君乃自欺也。勿欺從誠意工夫來，就事君上說，犯只勿欺中一事。存疑云：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

○**子路問事君**。存疑云：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事說諫諍說。揚明云：勿字禁止之詞。蒙引云：勿欺也。泛言犯之，指諫諍言。脉云：勿字要看得細，勿欺是事君第一義。須說得徹，欺君乃自欺也。勿欺從誠意工夫來，就事君上說，犯只勿欺中一事。存疑云：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己也。○**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玉使人**

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大人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

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大人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

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大人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

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大人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

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顧忠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說在圈外。▲大全勉齋黃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云云。右第二十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明事君之道。

○子曰：君子士。▲大全朱子曰：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并下底道理。▲燃犀解云：達者，足此通彼之謂。各就所向言。▲蒙引云：達，一也。朱子於上達則日進，下達則日究。上下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義。▲邢昺代辭篇十一云：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

○子曰：古之學者，一甲第先鋒云為己，只在身心上做工夫。未求人知意為人，只是外面粉飾。○程子曰：講述云：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以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為己，則其仕必為己。其學為人，則其仕必為人。此與成物喪己之說互相發。右第二十三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為學之心，而歎世俗之衰。

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王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出。○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子曰：古之學者，一甲第先鋒云為己，只在身心上做工夫。未求人知意為人，只是外面粉飾。○程子曰：講述云：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以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為己，則其仕必為己。其學為人，則其仕必為人。此與成物喪己之說互相發。右第二十三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為學之心，而歎世俗之衰。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子曰：古之學者，一甲第先鋒云為己，只在身心上做工夫。未求人知意為人，只是外面粉飾。○程子曰：講述云：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以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為己，則其仕必為己。其學為人，則其仕必為人。此與成物喪己之說互相發。右第二十三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為學之心，而歎世俗之衰。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子曰：古之學者，一甲第先鋒云為己，只在身心上做工夫。未求人知意為人，只是外面粉飾。○程子曰：講述云：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以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為己，則其仕必為己。其學為人，則其仕必為人。此與成物喪己之說互相發。右第二十三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為學之心，而歎世俗之衰。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子曰：古之學者，一甲第先鋒云為己，只在身心上做工夫。未求人知意為人，只是外面粉飾。○程子曰：講述云：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以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為己，則其仕必為己。其學為人，則其仕必為人。此與成物喪己之說互相發。右第二十三章圖通義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為學之心，而歎世俗之衰。

為天之樞，天樞無時不運，而未嘗離乎本垣，此即思不出位之義。▲大金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又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位矣。▲四書千百年眼鄭孩如曰：此位字，舊以素位之位，言官貴貧賤等位是也。然此語原出艮卦象辭以吾心之直位，言象所謂止其所止之字，由此言之，思不出位之位，就律言性也。素位之位，就律言性之所止也。▲脉云：此章與素位不願外不同，要看思字。思止於理而便是不出其位，位即天理之所也。君子身之所處，亦止其處云云。○集註此艮卦一易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也。

子曰：君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也。猶言自謙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也。

子曰：君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也。猶言自謙辭。

艮卦大象傳辭云：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也。

子曰：君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也。猶言自謙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也。

子曰：君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也。猶言自謙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也。

若為餘刺故曰過

論語

三十四

氏曰此章明言行之當然

○子曰君子道者文林

質自云二節下知仁勇之

人○燃犀解云君子即下

仁智勇之人道即成德之

道無能言說有一件做得

仁者不憂此功下二節

見二空篇解詳集註故不

贅出○子曰夫子曰燔犀

解云自道直言也是夫子

自道其本休▲揚明吾自

道直云夫子自說自己誠

語蓋已契聖心之虛体矣

勿作謙辭▲通義具氏程

曰身卑自下者聖人之常

夫子自道無能此則所謂

謙詞也此曰獨云謙辭其以謙詞釋自道字

也此不說君子道說君子道者二下說夫子自道也

○子曰君子道者文林

質自云二節下知仁勇之

人○燃犀解云君子即下

仁智勇之人道即成德之

道無能言說有一件做得

仁者不憂此功下二節

見二空篇解詳集註故不

贅出○子曰夫子曰燔犀

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子

曰不逆詐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

平逆未至而迎之也信未見而意之也

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

辭言雖不逆不信而於人之情偽自

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一

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

不逆詐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失

不逆不信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微生畝

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

微生畝知新日錄錄義恭曰道由也行也中庸曰道者自道

也此不說君子道說君子道者二下說夫子自道也

○子曰君子道者文林

質自云二節下知仁勇之

人○燃犀解云君子即下

仁智勇之人道即成德之

道無能言說有一件做得

仁者不憂此功下二節

見二空篇解詳集註故不

贅出○子曰夫子曰燔犀

解云自道直言也是夫子

自道其本休▲揚明吾自

道直云夫子自說自己誠

語蓋已契聖心之虛体矣

勿作謙辭▲通義具氏程

曰身卑自下者聖人之常

三達德教人此章之仁智勇是不敢以三達德自許

○子曰方人燃犀解云方人足比較今品學問高也

明云平哉疑詞非竟相為賢知新日錄錄義恭曰

君子之學只在反己自脩

之不暇而何暇方人詭譎

亦窮理之事不是

○子曰不思人燃犀解

云不己知是不知己之學

不能是學問不到處

林貫曰云不能是不能進

德修業意圖解錢希孟

曰不己知已而且己知全

是自己精神十分透徹然

後從而應之譬之空谷傳

聲萬里映月會首已便不

能作影响矣故淮南子曰

○子曰君子道者文林

質自云二節下知仁勇之

人○燃犀解云君子即下

仁智勇之人道即成德之

道無能言說有一件做得

仁者不憂此功下二節

見二空篇解詳集註故不

贅出○子曰夫子曰燔犀

解云自道直言也是夫子

自道其本休▲揚明吾自

微生畝與本一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微乎

夫字而辭甚低蓋有齒德而隱者

栖栖依依也為伎言其

務為口給以悅入也

孔子曰非敢

為伎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而不通

而言直如此其

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

如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其細也。許曰：雲曰：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民。謂是寬愛也。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通子曰：何以報德？廖序解云：何以是反，並辭有報施不得其平意。朱子曰：以德報怨，本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怨，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即是無理。視與千金，吾更無輕重，斷然是不得也。以直報怨，以直報怨，知新日錄高中云：曰：問以直報怨，何以直？曰：直，目知也。謂其非直，則知直矣。曰：以直報怨，怨自有報之道焉。依註所云：乃泛然之理，非以為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報之矣，有怨者，變情取會，於至公而無私矣。其于無怨無德者，則又何以處之？何以爲直？怨德報則報之，無德則焉不報。則不報無怨，怨焉出乎心之公，得其理之正，斯爲直而已矣。云云。謹述云：以直報怨，至公也。公，蒙引說：理當愛取者，節愛取之，而不念其怨。理當憎舍者，節憎舍之，而不避其嫌。全不于怨怨上，是謂至公。存疑謂：理當愛取者，是不當報便，不報理當憎舍者，是當報便，報之。此說猶是私意。存疑云：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取，這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舍，這便是當報則憎之舍之，而報也。通義程氏復心曰：按後漢蓋勳嘗與蘇正和自仇家州刺吏，忍鴆欲殺，正和訪之於勳，或勸勳可因此執，勳曰：不兩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謀鴆，勿殺，鴆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請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眾使君謀，不爲蘇正和謀也。然之如初，此以直報怨者也。百第三十六章章圖通義：廖序解朱氏曰：此章論報施之道，而見聖人公平仁直之心。

○子曰：莫我知也。廖序解云：莫我知，是心下有獨知之契，在沒入曉得。文林貫百云：夫二子有慨嘆意。貢曰：何爲？蒙引云：吾人所不知者，莫在云云。何明云：知我者，其天自爲。云：默然耳。言我心與天相爲默契，而又孰得而知哉？存疑云：天是蒼蒼之天，天者理而已。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則其理與之相契，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若作理說，不是理，無知何謂能知聖人。覺處是學，處處是達，處處是天。我之無得於天，則覺天之無得於我。天知全在自知內，自知全在其字上。天不在蒼蒼而在於我心。默然之內，此潛脩獨得之事云云。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人事中，有天理是上達。○真註定，以及此蒙引云：幾足以及此，此指其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冒而不察，孟子盡心上篇云：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百

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學以知言。○公伯寮怨子。大全新安氏曰：怨，說讀也。惑志，疑心也。燃岸解云：惑志，公伯寮言季氏之心，爲伯寮之言所惑，方是權力，猶是尚建陳戶也。大夫以上有罪，其言于朝，以下陳戶

夫。育扶。○夫子自歎。子貢曰：何爲其以發子貢之問也。

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天，不各於人，而不知怨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其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

市▲脈云力是權力非勇
力之九○**集註**公伯寮一
燃犀解云公伯寮事實無
考子服氏人物備考云
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
也孟氏支慶孟獻子生孝
伯魯伯生惠伯惠伯生耶
伯耶伯生景伯耶陳尸也
周禮註存罪既殺陳其尸
曰葬▲**胡氏**曰大夫以
於朝上以下於市上
曰道之將燃犀解云道
將行自人有用我之祝言
命也指氣數之通言道之
將廢此句泛說勿指某說
命也指氣數之塞言▲**脉**
云命以氣數言行廢夫子只說道與命並不論及自家▲有疑云言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容固不能
便之廢道將廢也與命也其實非察所能廢▲蒙引云上一句自虛說不必因謝氏註便以察之
想不行為道之將行以察之想行為道之將廢若如此說如何馬說得公伯寮其如命何一句有解

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
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理然習而不察則
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想子路
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
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太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
於寮之言也肆陳
戶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
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

○**子曰賢者辟世**楊明云賢者是不忘天下之人此二字實下辟世是隱居待天下之清次是又一
等之意△燃犀解云辟與隱不同隱則一意隱遁辟則隱之中而不與于隱尤有不忘天下之心辟
世非高隱所以待天下之
清也○**集註**伯夷太公
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燃犀解云其次
只是又下等意次遇也非
次賢也辟地所謂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也○**集註**去
亂國如百里奚去虞之
秦△**脉**云註去亂適治
治字活看蓋此邦明知其
亂而彼邦尚未可知故適
之以圖行道若真有治邦
則辟世者亦當出矣**其次**
辟色燃犀解云色禮兒也
接遇之禮喻知其意不在
我也○**集註**禮貌衰如

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想行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失於命而
後泰○**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然也○**子曰賢者辟世**○天下無道
而隱若伯夷
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去亂國
適治邦
其次
辟色禮貌衰
而去
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
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
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子曰作**
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
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衛靈公顧謂蘧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

然與程子說似不合然大意却不著細看當見得

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

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

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

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

磬樂器荷擔也莖為有優劣也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曰作者七人

○子擊磬於石門

通義

仁山

金氏曰

○子擊磬於石門通義仁山金氏曰磬編磬也以至為之皇甫謚高士傳云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在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講述云有心哉擊磬乎以一句讀言有心於世哉斯人之

為之時無可處之則無可事之人而遠引以去不復出矣正指晨門荷蕢沮溺之徒云云△又姚承菴曰作與隱不同隱潛伏而不出作見幾而去也○集註不可知其誰章圖云作者有三說橫渠謂義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制法非有述於人者於作字若有情而遺文武亦不當曰七人矣王輔嗣蘇子瞻列原文以為當屬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然不當兩番重說且以隱逸之人為作起亦未妥包氏曰長沮桀溺晨門丈人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七人當之以上下章皆說隱處相合然於作者二字終說不通此必有闕文誤字惟於之闕疑可也○石門四十一章圖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記隱者以見世道之衰

擊磬乎蒙引存疑俱兩句讀言斯人有心於世哉看他擊磬便見語氣似截斷
 △通義云或問聞磬聲如何知夫子之心不怠天下朱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按知琴聲中有殺心後漢蔡邕之事也於中庸第一章莫見於隱節註內詳出之既而曰鄙哉木也木解云既者已然之詞鄙鄙陋無通達之識莫已知上下無交莫知其道△文林貫百云斯已猶言即止△爾雅云由膝以下為獨由膝以上為股由帶以下為厲△然岸解云然衣水曰厲以手握衣水曰擗字曰果哉未也脈云果哉言荷蕢者此言何其果於忘世哉信如此果於忘世亦不難但我不知為耳此正是擊磬傷本心不可說聖人欲為其難△知新日錄姚承菴曰夫子說果哉未之難矣不是嘆荷蕢之果只明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既而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備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

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子曰果

哉未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木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

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

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

始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

自家人心事若云要如此果於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是天下忘不得吾身亦欲為世用云耳詳觀未言尚沮溺丈人微生等言皆只明自家心事不曾刺入△又曰莫已知而不為果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處看此章語等是問於荷蕢耶△又鄭中甫曰果哉一句言果若子所云哉亦何難之有直指前面鄙哉所言之○集註視

天下猶一蒙引云視天下猶一家兼中國之外說中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一人又切於一家矣△禮記之語也

○子張曰書云見前書悅命上△說約云愚按通義兵氏程曰諒陰按尚書作亮陰孔氏釋為宿默與下文三年不言語意重複未是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為梁庵諒既生而柱楣前

論語

論語

論語

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既練之聖室而遂以梁廬總該三年亦不通矣故集註以為未諱陰與聞其義一也白雲許氏曰諱陰未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閣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階之下木夫土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相故曰梁閣△燃犀解云不言是不發號令○集註高宗以前的高宗商王名武丁中央賢君也○子曰何必高○燃犀解云何必猶云不獨古之人凡高宗以前的高宗皆然指三年不言君節上古人君薨天子之死△四書千百年眼云古人兼天子諸侯說百官亦兼王國侯國之臣說△邢疏云按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叙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師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注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今雅云冢天也冢宰太宰也○集註三年之喪中庸十九章云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云云右第四十三章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居喪之禮

○子曰上好禮○燃犀解云上字後就為政者言禮字包得禮凡自一身矩度以及廢政品節皆是易使是知其分所當為而易于制馭不是役使△大全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集註禮達而分定此句出禮記禮運右第四十四章章圖通義鄧陽朱氏曰此章明為治之本而見禮之效

○子路問君子○文林貫旨云君子指聖德言△燃犀解云問君子之道如何○子曰修己以敬燃犀解云已非昏昧即放逸須索要修以敬者常提惕若思尤是為主于內既不使昏昧又不使放逸則非僻無由入而養成此精明之休已纔得脩整停當真是君子提宗學問△存疑云敬該動靜合內外微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於爾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皆此敬也

徹上下者自一身之脩以至於百姓之安皆此敬也○百修己以定人△文林貫旨云君子指成德者言敬是戒慎意脩已猶云把敬來脩已△燃犀解云修非空修一已便是無家寡無小大無敢慢之意故修已時節安人時也已獨也人則眾矣△文林貫旨斯字指修己以敬言○百修己安百姓又云

修己即安百姓也百姓則天下之人△白虎通云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有五官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集註其猶衍明云病是病已不修無以安百姓非病百姓之未安總見其重在修已上安人安百姓並不重○集註篤茶而

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子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

分定故○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子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

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

百姓其猶病諸○夫子之

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

一章云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四靈畢禮記禮通篇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信達順此四字亦禮運語聰明睿知易係辭及中庸有此字有第四十

○原壤夷俟正義云夷踞也俟待也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又云說文云踞踞也躡節坐也禮推人心違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文林貫首云無述是無善行可稱述意△燃犀解云死休息也至死而傲心猶不肯休息△文林貫首云賊指亂常欺俗言△林子曰或曰原壤肆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與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置有夷俟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不置有叩杖之舉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與原壤者殆非夫人之所得知也○集註原壤

孔子人物備考云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故人也叩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父矣及之不訖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夷踞踞也大全饒氏曰踞踞鳥好踞故謂之踞踞又或謂之鳴夷夷即踞也石第四十六章章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孔子待故人之道○關黨童子將燃犀解云益進益者指童子○集註與是禮部韻云異奇也見其燃犀解云居近處先生之位二其字俱指童子△存疑云吾見其居於位是居於正位不偶坐△微言云先生非師也學士

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有加以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

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

杖叩其脛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踞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踞踞以待之也沐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踞踞然○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是罍也與與平聲○關黨者之稱將命謂傳賓王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

年長者謂之先生。謂求益者也。然解云言其無謙下之心。不是求益的人。欲速成者。無自卑之心。有躐等之心。不止童子之位。欲進於成人之列也。○集註禮童子

禮記檀弓云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殯。△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共鈞不循此禮。△全勅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石第四

十七。章圖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

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終

道

